

草木葱茏，海水幽静

骆英 商震 周所同 聂权 刘年 张作梗
熊焱 灯灯 霍俊明 唐小米 慕白 莫卧儿
高鹏程 天天 包芭 唐果 吕达 申有科
三米深 齐宗弟 张牧宇 翩然落梅 沈文
夏沫 马文秀 刚杰·索木东 爱新觉罗·德龙

词语的银器正被轻轻擦亮

杨森君 杨梓 王怀凌 邱新荣 单永珍 雪舟
导夫 阿尔 刘岳 林一木 张富宝 西野
查文瑾 瓦楞草 常越 马晓雁 王强 苏小桃
马雪梅 杨贵峰 马杰 王金林 木耳 马生智
李向菊 孙燕

天空是永恒的出处和归宿

马泽平 周瑞霞 民冰 马占祥 马骥文 张伟
寇艺儒 马晓麟 马存梅 锁桂英 王学军 杨桂香
马相红 吴玲 陆小梅 丁永贤 马彩芳 马鸿儒
杨宗林 余生成 马超 田淑兰 牧心 马彦仓

在我们的来处和去处之间

苏涛

目 录

(诗歌专刊)

2018年第3期 总第44期

刊名题字 王正伟

顾问 马洪海 丁炜

文学顾问 李进祥

名誉主编 杨学礼

主编 马占祥

副主编 吴玲

执行编辑 吴玲

编辑 马秀花 刘丽萍 余海堂
马泽平

校对 马东清

主办 同心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 同心县文联《同心》编辑部

地址 宁夏同心县行政中心二楼

联系电话 0953-8022197 8022941

邮政编码 751300

电子信箱

小说:tongxinxiaoshuo@163.com

散文/评论:tongxinsanwen@163.com

诗歌:tongxinshige@163.com

准印证号 宁新出版[2018]第35007号

排版制作 李茹

印刷装订 银川天之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段小妹(外四首)

骆 英

她是一个回乡青年的妹妹很乖很甜
她只读过小学但长辫长过了腰间
她很羞涩 总是对我的眼神躲闪
我很喜欢她总和她的哥哥打成一片
有一天 我从城里带回一架老式
相机

她不得不站在了我的镜头之前
终于我能够眯着眼看清她美丽的脸
我还说这种相机好用但是对焦太难
在她快要流泪的时候我终于按下
快门

黑白照片中她的痛苦和不安更令
人爱怜

当然了 后来她肯让我坐在她的
车座后面

稻田里拔草时也肯让我用她的花
头巾擦汗

在那青春的夜晚我夜夜难眠
我幻想带她远走高飞 洗衣做饭

我想麦穗很长也有收割入仓的时候
高粱很红也得割下来上交公粮
结果在我离开农村的前一天我摸
了她的乳房

她的哥哥在前边骑车一次也没有
回头

金 虹

金虹是独子是我的篮球伙伴
我打中锋他打前锋
他投篮比我准
他比我招惹女生
我有点嫉妒就总说他速度不行
女生们都说他的动作比我优美轻松
那一天
清晨插秧他身边尽是女生
我插五行他插七行多挣了两分
女生们心甘情愿地帮他分苗补空

第二年的秋日来临
秋收的夜晚公社大院放映电影
他说胃痛躺在炕头独自一人
结果他死了
据说是煤气中毒引起了心脏并发症
他被埋在贺兰山上的一道山梁
后来我的母亲也葬在了他的附近

再后来
他的坟墓渐渐长满了枯草
后来
他的清明再没有上供
后来
我用红漆重描了他的墓碑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金虹之墓
死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四日

兰花花

阴天 傍晚 黄河水很浑很慢
它从一片云流出又流进了一片云
马玉成细着嗓子哼唱兰花花
我想哭又想跳进河里边
他一手揪着破衣洞对着云唱
他说过兰花花就住在河对岸

那年代唱这歌可是不得了的大麻烦
兰花花被算是淫词滥调
可锄了一天的地实在是让人厌烦
他悄悄地唱我悄悄地听心都凄然
他不识字可他唱着唱着泪花就闪
他拉长了调像在河水上涨
那黄河可是又宽又远没有船
想象着兰花花实在美似在眼前
我就在河滩上使劲向河对岸看
河对岸的骆驼正在走远
一个知青从此把兰花花思念

读马列

土炕的好处是可以堆放许多马列著作

夜晚 土炕烧热后革命的热情肯定高涨

读《资本论》我知道为什么革命
可《反杜林论》让我一头雾水

那年代 咱们可真是装得很彻底
什么都懂

我在田头向女知青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

看见她的睫毛很长很密藏着伤感
冬日我在土墙上刷写“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在胜利前进”

棉衣裹着漆桶我却冻得嘴唇发青
反林彪我们在深夜手握钢枪在黄河边游行

星星很亮口号很响惊走了野狐
心怀悲愤大家纷纷开枪向野狐射击
打光了子弹回房睡觉一夜无梦
在被窝里唱《三套车》从此我唱歌走调

我从不穿新衣服腰里总系着草绳
时时注意身上的补丁不能少于七片
必须牢记《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区别

还要防止五类分子的羊偷吃社会主义的草

在灯下读《牛虻》及《绞刑架下的报告》泪流满面

拿起五零式冲锋枪擦了一遍又一遍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
我们绝不做资本主义的苗

后 记

后来 是一种日子和岁月的概念了
可是 我总是以为我是知青还在
计算工分

我在福布斯榜上加减乘除

以一个黄会计身份清点财富
有一天 我想 这也许是回去的
最好时刻

以一个都市人的身份以及一个富人的面孔
第一次有人对我冷言冷语
他说真虚伪你不是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么

我就想去你的 这算什么话
那是你的农村凭什么要我扎根
也有人告诉我他的生活比我不差
有牛有羊还在乡镇中学代课
我说 大家都好 赶上了好时代
第二次有人要求我掏掏腰包
因为他年老体弱多病无助
我眼睛湿润帮他住院买药
也捎带帮他的小孩买点衣物
有人就说他的房子很破
需要买地买砖为儿子娶媳妇
第三次我为乡亲们建了个幼儿园

作者简介：

骆英，本名黄怒波。中国诗歌学会会长、诗人、企业家、慈善家、登山爱好者。生于甘肃兰州，成长于宁夏银川，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隐身术(组诗)

商 震

草

古钱币不能流通

老梅花

一朵朵梅花
像古老的铜钱
串在这株老树上

这株老树一定有话要说

才一年一年地张开古铜钱的嘴

老树已枝干铁青
表皮龟裂沟缝纵横
像被翻过的史书

隐身术

这阵风很大
几块多年没睁过眼睛的石头
也挪了挪屁股

梅树的缝隙里
藏着太多的冬天和雪
有说不出来的沉重和冷

一阵风过去
大地被刷新一次
下阵风过来
再把上一阵风刷新

老树每年用一些花朵
告诉我们
历史永远有你不知道的新鲜
老梅花不香

我体重轻身量小
风一来
只能双脚离地跟着跑
经常被这一阵风

吹过河对岸
下一阵风又把我吹回来
河里的水流很急
比时间流得还快

为了不让时间看到我
在水面漂来荡去
我藏在风的缝隙里
让时间只听见风声
看不见人形

芦 花

那一片白色
是我最后的去处
鸟儿为觅食飞为求偶唱
我只为心底的风舞蹈
落到流水里是花
陷进泥沼也是花
喜欢芦花的人
才能闻到它的香

没有什么东西能躲过白色
政治经济历史

人与人的真情假意
都会归于清白
这一片白色
正漂洗我的骨头

去火星

据说火星上找到了水
我就穿着宽大的衣服
站在楼顶
等待一阵大风
把我送到火星上
我要在火星上开荒
种玉米和白菜
盖茅草屋
养两只鸟和我聊天
带一支横笛自吹自听

有了这种想法以后
好像我已经到了火星
过上了没有人也没有鬼的日子
出了窍的魂灵啊
再也不愿回到肉体中

白鸟鹅

一只白色的鸟儿
远看很漂亮
近看也很漂亮
只是它一张嘴
就散发出腐尸的臭气

在一起的时间不多
我不懂事时,他因
政治问题在监狱里
我长大工作又到了外地
等我可以让他过上好日子时
他却得了癌症,走了

微风吹过
白毛翻起
露出它漆黑的本色
哦,这只鸟鹅
披上了白色的羽毛

想爸爸,是
因为他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现在我温饱有余
觉得很对不起他

从此,我开始警惕
那些红色的鸟儿
金色的鸟儿
花色的鸟儿

一天,我对妈妈说:
“我经常想起爸爸
这几天,我要写一首
想念爸爸的诗”
妈妈一边淘米做饭
一边说:“想就是想
还用写呀”

想爸爸

爸爸去世六年了
时常会梦见他老人家
我这才懂得,老人的去世
就是让子女思念的
爸爸活着时,和我

作者简介:

商震,1960年出生于辽宁省营口市。职业编辑,诗人。出版有诗集《大漠孤烟》《无序排队》《半张脸》,随笔集《三余堂散记》《三余堂散记续编》等。现居北京。

家书(组诗)

周所同

给父亲

你给我的爱,最早来自一辆板车
在省城拉煤、送货、讨零活的板车
那时我还小,不知你是村里最早的大
打工者,是“不务正业”被阶级斗争的灰尘

站在村口,我等过早晨再等黄昏
等你的板车捎来面包,新衣和糖果

你给我的爱,最早来自一支水笔
我用它第一次写下自己背书包
写作文,吃糠菜也打补丁的姓名
写下你草帽上的风雨, 锄头下的汗血

写下你低处的牛羊时,我也是牛羊
你给我的爱,最早来自卑微的青草

在逼仄中屈身,在挤压里忍受
凡事退一步,让别人先走
你给我的爱,最早来自弱者的智慧
如此,我是你的病毒、伤口和隐患
而我的病灶也会传染却失去疼痛
平民百姓都是如此活下来的
除了名字,一无所求也就一无所有

我还在这个世界上行走,还在
自己的阴影里一边遗憾一边愧疚
你给我的爱,最早来自一个等待
等待儿子陪你过一个生日
简单的事情,被我简单地忽略
我在梦里追悔,醒来垂泪
想送一件新衣,故人已离去许久
.....

给母亲

除了你还在,还能应答我一声……

与你相遇之前,未出生之前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
恍如一粒草籽,无名无姓的草籽
叫我鸡,我就是鸡,叫狗就是狗
叫我瓦罐或水桶,我也会失声答应
第一个抱起我,喂我第一口奶水
第一双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我有了你
躲在你的纽扣后面,一粒草籽
用两颗乳牙,喊了一声娘亲

什么也不想是,什么也不想有
跟着你,我只认你的鸡你的狗
只想做你手边的瓦罐和水桶
除了卑微除了轻,一粒草籽的爱
仅有两片叶子,却承受你一生的
凉荫

除了爱,你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要
只要一盏灯,梦里为我打开房门
我还是那一粒草籽,又小又黑
一样什么也不想要,什么也不想有

给妻子

你是一粒米,我是另一粒米
放在一只碗里,就是我们的日子
没有什么比少比穷更需要节俭
那年月,除了守住一缕炊烟
我们像仅有的两枚纽扣,等待
女儿出生,为她缝制一件御寒的
衣衫

萝卜、白菜加上粗木的桌椅板凳
再加上一盏灯,生活则更加简单
同一片云彩下,我们顶着同一片
雨水
来回奔跑,像燕子衔泥垒窝一样
奔跑,为省下一粒盐、一杯奶
我们曾徒步走过停在身边的车站

关掉灯我是黑夜,推开窗你是白天
从青丝到白发,我们是一样的柴
米油盐
相互改变又相互依赖的岁月里
仿佛只做了一件事,把女儿养大

把老人养老,而我们还是那两粒米
不曾多也不曾少,还在一只碗里

这辈子,给你的太少欠你的太多
唯愿你比我活得更加长久,如果
还有来生,还有相遇的路口
我会补上今生欠你的嫁妆和指环
还想听你的唠叨,埋怨,甚至争吵
当然,我们还是那两粒纽扣
当然,我们还要把女儿抱在中间

给女儿

那时你小,比一只羊羔还小
还记不住七星瓢虫背上有几个斑点
和花纹,你喜欢蝴蝶、小鸟、萤火虫
喜欢会飞的翅膀,两粒小虎牙
和一双小眼睛,想吃天上的星星

那时你喜欢笑,你笑,替我笑
偶尔也哭,我就假装替你哭
像乡村的篱笆,跟着牵牛花跑
我跟着小铁铲、小水桶、小辫子跑
多么好,小积木房子铺上你的小

手绢

里面住着三个小小的泥人

我的女儿,你在小衣服小鞋子里
慢慢长大,我却在一件旧外套里
突然变老时,也突然变小
你一再重复我叮嘱过你的话:
出门带伞,过马路小心,生怕我
走失
认不得家门,仿佛两只鸟儿
飞着飞着,就交换了翅膀和羽翎

就像这个早晨,你备好早餐等我
醒来

我还在梦里,走在送你上学的途中
那时你还小,比一只书包还小
比你更小的小玩偶、小泥人,现在
我更加喜欢,这有多么美好
我们都还小,只喜欢更小的东西
住在一只贝壳里,听蓝调的大海
替我们朗诵躲过的风声,雨声和
涛声

给自己

轻信过很多东西,才开始相信自己

我是稻草人，乡下的稻草人

只有一双假想或者等待的眼睛

在雨里是雨，在风里是风

想在云里雾里飞，却没有羽翎

雪和霜都是白的，都是等来的灰烬

其实我的梦很浅，恍如身旁的积水

呼吸很轻，草木一样无声

我的爱更小，只为一粒米呈现或

消隐

不说话不离开也不四处走动

把借来的破草帽，旧外套还给谁

谁就欠我一生守望过的早晨和

黄昏

忘记假想、等待、轻信过的东西

闭上眼，曾经的水火忘记曾经的

泥泞

只留下肩头一只鸟窝，它才是我的

知音

我的田埂从来很低、风雨太频

我是稻草人，藏在比我更高更深的

杂草里，秋虫一样自己向自己低吟

作者简介：

周所同，山西原平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北方的河流》、《拾穗人》等。

聂权的诗(组诗)

聂 权

瞭敦瞭禹

浑不闻八十年前风声

不见当年炮火印迹

瞭敦瞭禹

此处,鸦片战争

已形似蝉而子皆若虾

三位总兵同日战死

人获之

母即去就子

此日前,浙江总督余步云

不是解救

拒派援兵,愤怒抛出

而是比青蚨更壮烈的陪伴

一纸批复:

母子煎出的味道

“小题何须大作!

“辛而美”

抑故意夸大其词,

是一种意态凛冽的

为他日论功乎!”

人间绝佳美味

两年后,不战而逃的

晓峰岭

太子太保余步云

草木葱茏,海水幽静

始被斩首、弃市

其年,已 69 岁

刘戈说迁徙

星夜快

没钱寄信，怎么办？

走回去，把小家安然抵达的消息
告诉大家

你看啊，一条大汉，太爷爷

踏山岭过大河穿小路

餐风饮露

又走六七天

推开那山间小屋门

道一声：“我们到铁岭了！”

便匆匆转身，又从本溪折返

星夜快啊

那时，身体不值钱

仙 去

还好，这是传说

或许并未在现实中发生过

缑氏县仙鹤观

常于九月初三夜

有一道士仙去

此观，非常人可入

非专心、明志、天姿高颖、精进修

习之人

无资格入得，自律刻苦的

七十多人，每年

九月初三夜

净身、盛装、洁心、打开门户、望月

等待飞升的一刻

而事实上，所谓成仙消失的道者

都做了黑虎的口中食

虎穴中，发现了他们的

冠帔、鞋子和骨殖

还好，这只是纸上传言

未必构成一种

一边努力一边本是镜花水月的虚妄

未必构成

一种隐喻和另一种悲凉

还好，很多时候

我们的付出，终有所得

朱 鹮

朱鹮的出现

是凡俗生活的一种惊喜及洞穿

多少人穷尽一生
想要抵达朱鹮一样的人生：
它们在温暖浅塘中、绿草间
食虫鱼、振翅、昂首、理翎
硕大身躯，艳红宝石样头冠
偶尔腾于半空
便引来注目与赞叹
温饱无虞，现世安稳
不需理料天敌
寿长，鸟寿
三十余年
约等于人生
一百五十个年头
专情，一雄只配一雌
有他鹮侵入其间，二鸟
交颈，呈备极欢爱之态
使它羞赧退去
雌亡，雄不复他取
雄不存，雌亦孤独度过半生

信智村的神仙

穿过半个大海
到达一座风浪摇晃的斜坡
我们爬上高高的柿子树

采摘鲜红果实
树旁，信智村石屋住着的四个老人
毫不介意
这些抢盗，他们只是
摇摇手：“涩。”
他们拉出一筐柚子
杀半筐清凉与甘美
中和我们的冒失、无知和苦涩，他
们用斧头
砍半爿野猪肉
要送给我们
山腰“咯咯”鸣叫的鸡们
也要送给我们
白云在天，也在他们身畔流动
他们的笑容让我们知道
他们过的是神仙的日子

脸 面

苍南多奇山。碗窑古村
此地，叠嶂重峦
仿佛无尽，山中
太奢侈，八百年
户户绿意葱茏，家家
流水环绕，太奢侈

草木葱茏，海水幽静

处处鸣珠溅玉
太奢侈
一架瀑布，悬于
另一架之上，这一架
又悬于另一架之上
奢侈极了，无数水的清澈的布匹

来做无穷的脸面

作者简介：

聂权，1979年生，山西朔州人。有诗集《一小块阳光》《下午茶》。获2016年华文青年诗人奖、2017年华语青年作家奖等奖项。

苜蓿花及其他(组诗)

刘 年

苜蓿花

青菜上有青虫
捉下来,准备喂鸡
你坚持放生
说那是要长翅膀的蝶
不跟你争论
你是个真理的化身
你系着蓝底苜蓿小印花的围裙

阳 戏

阳戏的调子和湘西的柴刀一样
末端,有一个弯而尖的钩
状元郎还在唱,锣鼓还在响,三娘
还在后台补妆
台下,已经没有一个人了
状元郎挥挥水袖,示意乐师们继续

定情物终将亮出来,沉冤终将得到

昭 雪

棕 熊
在辽阔的针叶林里,独来独往
喜欢毛茸茸的雨
喜欢飞鼠溪,喜欢游泳,喜欢蘑菇
和鲑鱼
我克制住自己,不袭击人

大多数的时候,躲在树洞里
看鹅掌般的叶子,一片片落下。看
猎人空手而还
看白雪,慢慢地埋没人间
我把爪印,深深地刻在树洞里

草木葱茏，海水幽静

大西北

我的孤独，像阴山；我的忧虑，像
祁连山
我的内疚，像白雪皑皑的贺兰山
只有一望无际的辽阔，才放得下
这是我一次次，落日一样，走向地
平线的原因

买盐记

走出门，想了想

返身回去

把煮冬瓜的火关了
超市隔着两条街
对于回来
我没有绝对的信心

作者简介：

刘年，本名刘代福，1974年生，湘西永顺人。喜欢落日、荒原和雪。主张诗人应当站在弱者一方。出有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行吟者》，散文集《独坐菩萨岩》。

张作梗的诗

张作梗

手扶拖拉机

来,让我们坐在这村乡最后的
牧歌上,突突突突,
沿着篱笆坑洼不平的影子行进。

—

一边喷吐着浓烟,声嘶力竭,
一边把最温柔的桃子,最雪白的梨,
细数进怀里。

纯手工操作的方向,偶有偏差,
便会将村路甩出去老远。
沾满泥巴、沙子和草汁的口音,
需要一罐头顶着的开水不停灌洗。

有一次,长驱二十公里,
它把我们带到镇上。

三麻袋土豆换成了钢精锅、粉条、

鱼、草纸和盐巴。

一个铁匠铺搭顺车来到了村里。

大嗓门。一张机油涂抹的脸。

四个跑单的轮子……

现在,它倒退着跑成记忆里的一团
阴影。欢乐不再构成
星光下的颠簸。——来,让我们
坐在这突突突突的阴影上,
生铁锈蚀的气味,
将把我们再次送回村乡……

梨花谣

梨花带雪? 不。

当它们竞相绽放,
仿佛白云堆在树枝上。

回来，

我们不是追逐花朵的蜜蜂。

我并不感到贫穷和难堪。

避开踏青的人群，相携着走过梨

树下；

你问我悲哀是什么颜色？

这个琳琅满目的世界，我无物可购。

我本想摘两朵梨花，

我要采买的东西，

顺手却指给你看夕照——

从没生产出来。

远远地，村乡衔着落日，沉落在炊

让他们满载而归吧。

烟中。

——我的篮子永远空着，

一个古怪的山谷，被暮色填满。

像一张饥饿的口朝向世界。

然而我们不是渴饮花露的蝴蝶。

有关空，没有什么比这只篮子更

当大地重归寂静，我俩并立梨树下，

有体味。

你转而问我——

我挎着它站在街头，但不是乞讨，

“悲哀是什么气味？”

而是向人们兜售着里面的空。

我本想指给你看落日，

我兜售晾衣绳上一件旗袍里的空。

顺手却捡起一朵

——星光下大菜棚里生长的空。

无心碰落的梨花。

爱过的身体，空如衣冠冢。

空篮子

1.

怎么说呢？

雨偶尔会下。雨后的大地一片空蒙。

当我挎着一只空篮子持续从别处

我挎着空篮子穿过人群，

风将里面的空吹得婆娑生姿。

刀 子

刀子不慎从他口中滑落。

刀子跌碎了。

刀子散落一地，

被风吹得乱跑。

刀子跌碎了。他的嘴闲寂、

颓败，像不再被使用的

磨刀石，很快生了锈。

又下雪了

刀子跌碎了，仍难掩锋利；

因此有人扫走它。

有几粒遗落草丛，忽闪着，

像不甘闭上的眼神。

噢刀子！秘藏于口中，

曾是他取悦世界的主要方式；

而今，刀子从话语中滑落，

刀子跌碎了，

言说散落一地。

刀子有一瞬间的迷茫。

但很快，又从失重中卷起身。

如果世界曾是它划破的伤口，

刀子正掉进

自己炮制的伤口中；

而倘若世界已愈合，

刀子就是结痂的创面。

又下雪了。寂静在腾一个地方给那

无处藏身的白色。引咎离去的人获

得了

赦免。超度众生的时刻终于降临。

有关那个一再被引述的天使有

什么好说的呢？她也许只是一个

钟形罩。

关注树根被细雪慢慢裹埋，

直到那儿走出一个结满冰碴的

父亲。

空气中似有猫爪走过的痕迹；那是父亲在

仰望，在用不在的手祈祷。他曾经

想拥有一捧雪，最后只收获了一

抔灰。

又下雪了。冰冻的欲望何其强烈。

走到电杆下，背对墙壁借个火，

我又呼吸到了父亲胡子上劣质的
白色

烟草味儿。生死像雪粒，带着一丝
无奈

穿过烟圈；那缓缓消散的，是怀念？

不！和父亲的纠葛永远没完。我们
不过

将大地上的事情挪到了天上去
解决。

他偶尔回来，但不是用真身，而是以
“下刀子的方式”；漫天飘落的刀子，
看一眼就是钟形罩。看一眼就伤
口满心。

某首古诗上的封条。

一部分眼睛被搓成绳索用来捆绑
散架的屋顶，必有另外一群手朝向
天空，劫掠着雾霾里的黄金。

橡胶树在哭泣、哭泣——只因为有
更多的刀割开了它的嗓子。

务实的理论家摸出袖管里的烟囟，
优雅地步上屋顶花园。

那儿，贫民正失去其最后的贫民窑。
“救赎的猫腻。”一个食品行商人在
袋装的封口偷偷塞进纸条。
天气在变坏。我走到哪儿都触到
额前携带的那根冰凉的绞索。

迷 恋

我迷恋啜饮花蕊里的交响乐；但
常常

为此失声。土地深处，窝聚了
数不清的虫豸、腐烂的门槛和
星星的骸骨。死在其上舞蹈，
活人是挥霍不尽的打击乐。

无知成为贴在行将拆迁的

雨中望乡

我的乳名被一窝蚂蚁蛀空。

我远在故乡的童年蓬头垢面，无人
收养，最终被一滴雨拐走。

梦中，我总是在故乡的某个沟坎
踩空。

老屋门前的杨叶声，
经过无数场雨的翻印，

仅剩下一丝记忆模糊的底色。

他变得非常不适,或别扭——

我有一件墨绿色的地衣,如今已
遗失,
我有两只黑色的、
贴附在朽木上偷听春天翻身的
耳朵,而今已锈死。

“身处繁华的都市中心,灵魂却
寄养在一个遥远的乡村;
脚在地面行走,
头颅却飘拂在空中。”——这就
是雨。

这就是雨中的我——

他眺望故乡,不是用眼睛,
而是以一颗孤悬又哭泣的
凄冷之心。

当他自久居的斜坡地带……

他看蜻蜓斜着在飞,
池塘,有一个柔韧的坡度;
树,一律倾着身子,好似它们的脚,
就要长到头上;
而劳作——无论掘挖、
砍伐,还是刈割,他总发现他的
一部分力,改变方向,
往斜刺里溜走,或消失。

尤其——当与人交流,
他感觉他的舌头与喉咙间有一个

活动

夹角,说出的话因
转弯而
常常遭人误解,或嘲笑。

作者简介:

张作梗,偶用笔名庞贝。1966年生人,祖籍湖北京山。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随笔、评论的写作。已出版诗集两部。

时间终于让我明白(组诗)

熊 焱

我记得某些瞬间

十六岁那年,我做了一个大手术
全麻后醒来,下午的阳光正端着
颜料

涂抹着窗口的画板。树枝上的鸟
儿正拉着琴弦
唱出大海激越的潮音
我欣喜地摁住心跳:多好啊,我还
活着呢

多年后,我在悲伤中喝得酩酊大醉
夜半醒来,头疼若绽开的烟火
窗外的灯光仿佛胜利者不屑一顾
的讥讽

大街上,疾驰的车辆掠过了呼啸
宛如漩涡中荡起的波涛
我沮丧地问自己:哎,我为什么还
活着

再后来,很多年一晃就过去了

我记得某些瞬间,全都隔着茫茫的
生死
这一生我将历尽喧嚣

出生的时候我是带着啼哭来的
离开的时候我也必将带着啜泣走远
这人间的声响无时不在——
车辆的疾驰、机器的轰鸣
像波涛卷着我,在漩涡中浮沉
沸腾的人声、缤纷的鸟语
像浪花的水珠,滴穿时间的磐石
大地上那么多顶着烈日劳碌的农人
那么多饮下风霜赶路的贩夫
仿佛都是我啊,接受着年岁的磨损
承载着生活的重压。三十岁那年
我突然在镜中发现了鬓边滋生出

白发

那是月光落地的白，闪电破空的白
露出了人生张惶的喧嚣。是呀，岁
月已迫不及待
提着鞭子催我急行了
我知道，这人世没有一刻是安宁的
连睡眠中，也会梦见瞪羚被狮子追
捕的呼叫
梦见绵羊被屠刀宰杀的哀嚎
而我一生历尽喧嚣，只为百年后我
归于大地
生命才会获得永恒的皈依与沉寂

一生中要做多少梦

一生中要做多少梦，要梦见多少人
才算是没有缺憾的一生
梦见辞世的故人，舀一勺月光
为我清洗双鬓上的微尘
梦见健在的亲友，抽出鸟鸣的琴弦
为我奏出心底滚烫的呜咽
很多时候，我在醒来后要么惊魂
未定
要么怅然若失。想想这三十多年
我咽下的酸甜苦辣、经过的生离

死别

又何尝不是一场未醒的梦境
许多年少时的旧知，早在岁月中
走远
如今，我已渐渐回想不起
正如许多梦，翻过几道漫漫长夜
就忘得干干净净。而有的人与我
素昧平生
只是在茫茫人海中惊鸿一瞥，却
始终记忆犹新
正如有的梦，短暂，残缺
却让我一生都刻骨铭心

而案头上的闹钟每天都在一圈圈
地奔走
这时间的循环往复中，许多次都
是它把我从梦中喊醒
每一次醒来，不过是从一个梦中
进入到另一个梦里。在那些纷繁
的脚步中
我做着梦，却一次次地看到了另
一个梦中的自己

我的人生即将进入中年

立秋未至，早霜却已悄悄来临
在鬓边，洒落细细的小雪
未时刚到，日影却已渐渐西斜
风提着刀子，在额头和眼角逡巡
父母年过古稀，孩子尚在幼年
生活的负债、尘世的人情
仿佛明天的台历，必须越过今晚
漫长的黑夜
才能揭开那一页数字的秘密
这人生残酷的严冬正在前面
我已经三十七岁，人生即将进入
中年

江湖太大，我无力走得太远
万象缤纷，我只能守住一隅
很多次我从深夜醒来，经常久久不
能入眠
窗外万籁俱静，兵荒马乱的内心
总是挣扎在往事的泥沼里。这种
怀旧
是一种忧伤的疼，就像生活留给我
伤口
命运还在往其中加盐，并推着我
挤进熙熙攘攘的人间
我已经三十七岁，人生即将进入
中年

返 乡

逐渐安于现状，平息宏阔的雄心
诸多事情已力不从心呀——
一段路要歇息几次才能走完
一杯酒要分数回才能饮尽
是每日回家后疲倦的身体告诉
了我：
岁月已提前给我送来年龄的信件
我已经三十七岁，人生即将进入
中年

——致博尔赫斯

我希望我的暮年能够活成你童年
的样子
我希望我的梦能够筑巢于你图书
馆的书页
我生活的国度，是你一生向往
却终未成行的地方。在这里我写

下的汉字的风骨

我吟唱的汉语的余韵，我希望是
你关于东方的另一个梦境

我从牙牙学语到年近中年，这时
间的列车上

我不是在前行，而是在后退
退到时间以外，在迷宫中遇见你：
河流正奔腾着大海的回音
镜子正照耀着世界的背影
无数分岔的小径曲曲折折，仿佛指
尖上的漩涡穿过掌心

——这就像爱，就像我关于人生
的墓志铭

在失明的黑暗中，你比任何时候

把人世的面目和生命的样貌，都

看得更加清晰
而阳光下的人群却是这个世界的
瞎子

哦，熙攘的人世宛若大海，正沸腾
着寡淡的人心

我希望我的写作，能够像你一样
舀出海水
往灵魂中加盐，一生都在奔还精
神的故里

作者简介：

熊焱，1980年生，贵州瓮安人，现居成都。
曾获华文青年诗人奖、四川文学奖等各种奖项。
著有诗集《爱无尽》《闪电的回音》，长篇小说《白水谣》《血路》。

雪落之后(组诗)

灯 灯

镜 中

夕阳在反光镜中追随自己。村庄
更是
沿着公路
在镜中,问询古老的身世
我多数时在杭城,和嘉兴之间飞驰
并不知自己
被过往追赶,并不知更远的我
一直在更远
等我前行……
正是黄昏,当我加速来到中年
我看的,和你并无二样:
山有隐忍,河有湍急
石头迎头一锤,才发出怒吼
唯一不同的是,镜中
我将看见月亮:
——那唯一的,照耀人世的月亮。

石 头

石头不会说话,一说话
就领到崭新的命运:或滚落,或
裂开
挖土机开到山前
采石场彻夜不眠
这一辈子,我和无数石头相遇
看见过它们的无言,以及无言的
复制
这么多石头,那么多石头
分成很多块,一样奔波,一样无言
一样在无言中
寻求归宿
很难说,我是哪一块石头
这么多年,我在外省辗转
我看最明亮的石头
是月亮
我看月亮下面,山岗,河流,房舍
各在其位

各司其职
是的,是这样
就是你想的这样:
碑石寂静,而牛眼深情……

像一棵树一样

几乎就是雪,空中带来的讯息
使树枝折断
鸟窝落下来,几乎就是鸟窝
落下的瞬间
另一群雪地里觅食的鸟雀,眼中的
惊恐
和随时
可能发生的敌意
使我的母亲,离窗前,近了又近——

她年事已高,像一棵树一样
隐忍,还可以承受更多

像一棵树一样,等雪过天晴
或等雪……
继续落下来。

雪落之后

江河之水,到杯中之水

前者有野性,后者有定力
我日夜都看见

囚禁的水,雪落之后,在冰条中
借着屋顶飞翔,我日夜
都在想

仍是匕首的形状,仍是
黑夜中

闪光
奔腾的形状

——我逝去的亲人,看见了这些
雪落之后
他们化作云朵的祝福

他们从江河,来到杯中
他们一个个,来到我的深喉

他们说——
“请喝……”

在山脚

只有远远凝视,才不会惊动
蝴蝶
蝴蝶微微振翅,翅膀里有未成形的
风暴
有已成形的

过往，心形，被祝福，被祈祷
只有干净的目光，才能遇上霍香薊
蓝天下，淡紫
在纵多色彩中，收拢刺
仿佛一切从未开始
你在树林那端，我在树林这端
草木在中间
顺着天意生长
仿佛此时，我们才能同时看见
同一个清晨，仿佛
多年后，和多年前
我们一前一后，为的是抵达同一
个黄昏：
落叶尖叫，拥有安静的外表
再远一些
河水静默，无常，有序：
——大浪花压住小浪花。

从前我在长江，现在我在运河。
九月开的什么花？
从前我看见过轮渡驶过，浪花在四季
开放
轮渡有一模一样的呜咽
从前我听见母亲叫唤
老牛拖着缰绳，朝水的方向
也在叫唤
水边的窗户充满聆听
齐唰唰打开
星辰也在聆听。
星辰之下，所有开败的花
还会再败
——所有开败的花，还在重开。

所有开败的花

马兰开过，蓝猪耳又开。
鸢尾开过
那是六月的事。
现在是八月。

作者简介：

灯灯，现居浙江杭州。作品发表于多种诗刊及入选多个选本。曾获《诗选刊》2006年度中国先锋诗歌奖、第四届叶红女性诗歌奖、第二届中国红高粱诗歌奖、第21届柔刚诗歌奖新人奖、第15届华文青年诗人奖。参加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出版个人诗集《我说嗯》。

喝粥的隐士(组诗)

霍俊明

行 者

北方的行者
远来山中
背着中途死去的人的骨灰
西伯利亚飞来的红嘴鸥
高过人头的杜鹃
鲜血在深秋里正在甩干
心生怨念的人
还是个孩子
正在修习的年轻僧侣
刚刚懂得
明天开始不必再去理发

陌生的树,死去的树

比你高大十多米的
是雪松
高于我们几千米的
是雪峰
那些迎面而来的植物
连同你所目睹的这一小段天山
它们
都是陌生的
死去的树
再也活不过来了
一些声响从高处落下来
没有风也没有雪
却有人浑身战栗
有人在夜里紧攥自己的双手

那些废弃的
那些无用的
那些死去的
与峡谷草甸的腐殖土长在了一起
松针是另一种时间

喝粥的隐士
头发还没白哪
他在山中喝粥
已有三十年

仿佛一夜之间我们成了古人
空怀故人之心
罗汉松,不是罗汉的一种树
松针是另一种时间
不到片刻,它们已落满头顶
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地方可去

天天如此
背后的山
刚好像一只倒扣的青碗
谁都明白
那种空
不可能被填满

如果此刻在山中
可提前进入万籁的暮晚
你却害怕
那些突然出现的松鼠

胡须上夹杂着白米粒
长袍偶尔落上了鸟粪
一次次喝粥
一次次
空碗里尽是松针

它们跳得太快了
松针在此时也变得寂静

白衣人在黑夜里
皮袍腐烂,僧人坐化

断 章

新雪压着旧雪 它们好像
新瓦盖着旧檐 刚刚失去了一个故人
雪只在早晨降落 漸漸空起来的夏日
群山高耸 一粒米是闪电
世人却只目睹了孤峰 一只猫也并不代表慈悲
花里是否有神 晚课的木棒敲击石壁
谁都不说 一个僧人正绕塔三周
死去的人都没有厚被子 他瘦削颀长, 身形似女人
 一转身——
另一个尘世 侧影竟胜惊鸿
一扇门, 两个世界 人们脱下鞋子朝圣
进门和出门 还将再次穿上它们
是两个动作 心有所求
有时是生和死 仍将携带弊履
 那渐渐潮湿起来的苔
我是个左撇子 那渐渐高起来的屋顶
梦里打架时却总是先出右拳 那渐渐空起来的夏日黄昏
有一次 灵光寺闻礼忏声
我在梦里过完了一生 总是心头一惊

雨来，避雨
你和他人无异
和那些暮晚的蝉也没什么区别
听经的人，在树下招惹蚊蚋
蓝色的童车停在屋檐下
这都不是有意的安排
雨也不是偶然的

细草有着微小的锯齿
一切闪亮的
一切幽暗的
都在啮咬的持续磨损中

孩子被母亲抱着
四肢垂落，眼神呆滞
礼忏声将佛堂和童车
暂时填满
雨还未停，唱经已经结束
僧人在雨中喧哗
甚至听到了其中的方言

伏身向下的人
我们却没有见识过

夏 塔

无名的雪峰和无名的虚无
人们都在抬头
试图接近一下雪峰
接近一下
更多的寒冷和更多的虚无

夏塔峡谷
八月的投影正在拉长
一切都是缓慢的
木扎特河开始有了
雪白的骨骼

探险者
正是尸骨的代名词
没有比这更寒冷的了
谁亲眼所见
草丛里
那些乌鸦的尸体和
干硬垂落的翅羽
有些人

试图到草木繁盛的山坡去看看
山的另一面
被风雪翻了过来

作者简介：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居北京。文学博士、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著有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怀雪》《一个人的和声》，理论批评专著《尴尬的一代》《无能的右手》《变动、修辞与想象》《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陌生人的悬崖》等十余部。曾获《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扬子江诗学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年度批评家表现奖、大昆仑杰出诗歌批评奖、《星星诗刊》年度批评家、《山花》年度批评奖等。

唐小米的诗歌(六首)

唐小米

白丁香落了

姑姑要剥出洋葱的籍贯

它们落在墓碑上，覆盖了那年的雪。

剥去死掉的丈夫、打工的儿子、走失

不！是那年的雪

的狗

又撒在墓碑上

摔碎的鱼缸

但风很快

一层一层，不停地

就把墓碑吹了个干净，并顺势吹走

姑姑，像在掘开自己的坟

一个

像要越来越快地

披麻戴孝的人

挖出自己

剥洋葱

在这个村子，这个午饭时辰

姑姑在剥洋葱

有多少人在剥洋葱？

洋葱让姑姑流泪

有多少人像姑姑一样

洋葱因为开不出花委屈了一辈子

不停地

流着泪

剥去旅居地、迁徙地、暂住地

一滴水沿着玻璃走

像扒出一块遗落的红薯

沿着玻璃的边缘走

又不能让他们复活

美女走在刀梯上

像把一块红薯放进一筐红薯里

一滴露水

又不能把他们切碎了

从头到尾制造的都是小道儿消息

做出无数个新人

沿着玻璃滑下去

像把一筐红薯作成薯片儿

到处是歪歪扭扭的鼻子和眼睛

叫他们出来做什么呢

玻璃哭起来的样子

其实我也讨厌过他们

怪吓人的

在他们骂我 打我 抢我风头时

一滴露水变成一条河

还是让他们在土里呆着吧

在玻璃面前

像安静的红薯

它吓得张大了嘴巴

一座小小的坟墓

它不知道遭遇了什么

顶着青青的叶子

它不知道无限放大

一条铁路穿过县城

为什么总想起死去的人

我也想这样躺着,穿过一个人的身体

想起他们做什么呢

也想像铁一样坚硬,不因为他疼而

柔软

又不能扒开土

我想路过却不说出终点和起点

把他们拽出来

我只想留下些眺望,不是全部惦念。

我也想带走他深处的灰和煤，黑色
的沉重
用它们在废墟上又盖起一座城市
也想那样心跳
在现实中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
让玻璃上的灰尘跳舞，吵醒他
或者在某个夜晚成为了他梦的一部分
我也想露出肋骨让他抚摸，那么硬
的骨头
因他的弧度而弯曲
当他把脸贴在我的肋骨上倾听
故乡的车轮咬着异乡的铁，仿佛轰
隆隆的春雷
我想他会一跃而起，成为春天的火
车头。
我想他变大，胖一些，让我穿过 960
万平方公里的肥沃
我也想他变小，只是一个小个子
我想成为他的破绽，他手臂上一道轻
微的划痕

有个女工叫桂枝

“我也可以”

你说每当这样想

就有风从四面八方吹来
东南风是春天的风
大地在风里分娩
你挑水担柴
从不碰落一朵花瓣
可你分娩时
西北风刮掉了工棚的门帘
你头朝西北喊娘
看见母亲和羊群
埋身雪里
秋天，很多人都回了家乡
你爬上 21 层楼顶
像一棵结着柿子的树
在东北风里摇晃
大声喊着
“我也可以
用我的命
换钱”

终于拿到剩余的工资
但你没脸回家
为了等一个男人
你在这异乡扫过马路

捡过废品,卖过菜,理过发
据说还差点与人私奔
东南西北的风刮走了你
又刮回了你
你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当地农民
小女儿正准备嫁
在同一个村
她们捧着你的照片哭泣
“妈妈,我们把你
送到哪里……”
你在照片里哭了
春天的风
正经过一朵桃花
春天的雨水
从你脸上流下

作者简介:

唐小米,河北唐山人,出版诗集《距离》《白
纸的光芒》。

慕白诗歌(组诗)

慕 白

安魂曲

雨下了一夜

已淋不湿他

某某,某某某

墓碑上

有些名字开始模糊

他曾经在我们中间

他应该是个好人

不知道活得好不好

现在他不怕人评说

活着的功过

只是踩死一只蚂蚁

他肯定也有过爱情

和亲人们一起

埋骨青山

他没有恨

眼睛闭上的时候

他宽恕了这个世界

兰溪送马叙至乐清

在生前

他可能胆小

他或许晕血

他甚至恐高

“从一个晴朗的地方到一个下雨的

地方，

实际上只需要一次短暂的睡眠。”

兰在雾里，芭蕉在雨中

兄弟,上午十点一刻的这场雨
再次令人失望,脚下的流水
不会再次让我们回到里秧田
回到我们失去的彼岸,钱塘江的源头

你低头坐进车子的身影
让我想起了古代友人江边送别
无言探向水面的沉默

水到兰溪,三江汇流,悄然合一
有如人的中年,低缓,宽阔,内心宁静
月夜漫步,中流击水,西门的桃花正好
今天第一班的汽车,或者最早的轮渡
也赶不上昨晚江边灯火中的盛宴

风很轻,日子会越来越平淡
一滴水不能和一条鱼,在同一个地
方再次相遇
江的对岸,有人故意用古琴弹奏流水
小城故事,一次又一次重复那相同
的别离
孤独的水流过一条兰溪,你又为何
行色匆忙
于是寂寞滚滚流淌……

兄弟,兰溪,钱塘江的中游水系
各种各样的人行走在地上,没有人
叫得出名字
命运如水,谁能准确预测自己未来的
流向

这是一条别人的江,有人在上游点灯
以心为界,明天是谷雨,我也将启程
回到包山底。只是,我不知道今夜的江水
会在何时把我喊醒

酒 后

我再怎么努力,再怎么使劲
也无法打开北京的房门

今晚从外面喝酒回来已是午夜
借着昏暗的星光,我掏出一张卡,想
打开房门
门,稳如泰山,坚如磐石,怎么也不
能打开
我使劲推,用手拍,用脚踹,用肩顶
我的举动,惊动了保安。他查验了我的
身份后
才发现,我闹了笑话,拿错了卡
我手中的是一张外省的、包山底的身

份证

与芷父夜游长江兼致屈原书

我觉得,有一座房子是我的

三间大夫,我喜欢喝酒,但酒量越来

越差

风吃过我的村庄

“情多最恨花无语”,不是哭了,就是

一片树叶飘落水面

醉了

我觉得,有一座房子是我的

四十多年来,我连自己都喝不过

我将在它门口坐得很晚

大夫,我依然在小县城当公务员

风从南面吹起

文成古属越国,现归温州市

风从北面吹起

还在中国。但我的父母双亡,我的荷

风从西面吹起

包羞涩

风从东面吹起

我很少会失眠,偶尔才忧国忧民

风吹得很快

“去终古之所居”,溪山颓废

我觉得,有一座房子是我的

空中有霾,包山底的小溪不见了

我将在它门口坐得很晚

飞云江新修了水库,人是物非

很晚的时候,风从我的房子吹过

我的灵魂受污,不知何处可以涤荡

玫瑰色的黎明

你千古忠贞千古仰,一生清醒一

风没有留下一丝尘香

生忧

我觉得,有一座房子是我的

我也爱祖国,爱家乡,爱自己,爱香

我将在它门口坐得很晚

草美人

大江流日夜,你投江后,两千年来

宗祠三迁,你始魂有居所

年年端午节,我们赛龙舟,挂香囊

吃粽子和咸鸭蛋,写诗,祭奠亡灵
可大米转基因,鸭蛋有苏丹红。抱残
守阙
我真的不敢投水自尽,怕水里有毒呀
艾叶,菖蒲这些美的兰草都被挂在
市场
并标价出售,过着颠沛流离的一生

醉生就梦死,活着真是意外
无边人世,故乡日远,今夜游长江
恨山夷水,一个闲人在他乡
我想草草打发一生,奈何浮名浮利
虚苦劳神,我在一壶酒中
用诗歌与这残山剩水交欢,蝇营狗苟
有酒学仙,无酒学佛,空江自流
我问苍天,今夜水归何处,人生碌碌
生活勾兑一万吨长江水,人情反复
几度沉浮,我已不敢诗酒猖狂,青山
依旧在
不管有花无花,我都不再愤世嫉俗

市声如潮,我臣服在钢筋水泥中
随大波逐小流,我不爱江山
我只爱美人,“一醉不知三日事”
就像我写下的诗,总是南辕北辙
辞不达意,我曾经目睹过许多事物

的真相
但我不敢说出来,我就是我自己的
佞臣

我喉咙的葛洲坝,挡住滚滚长江东
逝水
我在纸上流放,我无力为自己招魂

作者简介:

慕白,中国作协会员,2014年度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参加《诗刊》社26届青春诗会,鲁院31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诗歌班)学员。曾获《十月》诗歌奖、红高粱诗歌奖、华文青年诗人奖、李白诗歌奖等。著有诗集《有谁是你》《在路上》《行者》。

切柠檬(外五首)

莫卧儿

就算正在深不可测的水域中下沉
或是迷途于浓雾
那只有力的手臂
也能使你瞬间从困境中出离
甚至，新鲜气体
旭日般喷薄于空气的语言中时
你以为生命的底色就是
这片引人飞升的黄金之地
再没有比五月的绿意
啁啾的鸟声更与之匹配的了
就像此刻
时间执意要为自己精心绘制一幅
肖像
按下它风驰电掣开关的
竟然是案板上
那粒小小的柠檬
是的——
它甚至让你暂时忘记了揭开
夏天的画布
去探视背后的悬崖与激流
睡莲情色学
如果说有无数根细小的手指
触动了空气的阀门
使眩晕一阵大过一阵
没有人会表示异议
毕竟很多时候
只有当周围的光渐渐暗下去
一些事物隐退
另一些才会真正显现
不用急于在浓密的花蕊阴影中
颤抖着找寻出路
只要愿意，其实也可以
试着向莲茎学习柔韧术
以及如何坚挺于时间的黑洞

谁能准确说出
睫毛与眼波
相比雾气与水的差别
想要一探究竟
不妨轻轻推开那道虚掩的
粉红窄门
那里——
雪白浑圆的世界正从氤氲水汽中
冉冉出浴

腌笃鲜

在岛国上扔一枚原子弹
和在味蕾上投一枚原子弹
会有多大区别
去一个开满野花的山坡放几箱蜜蜂
和在鼻腔里种一亩花田
又有什么不同
下午的厨房
密布雨林冒险的气息
她有时在咸肉潮湿的粉红小径上
打滑
有时刚刚爬上竹笋的天梯

就在百叶结的柔肠中迷失了方向
“看起来像一碗雨水，
更像是一碗疗愈的汤药。”
灯光鼓动挑剔的唇舌
两个人的晚餐尝试着在口腔内部
有序地进行一次化学试验
窗外，春天正在自身酝酿的香精试
管中
膨胀着一点一点失去知觉

蜀葵有秘密

截截向上的花茎
让你没费太多力气就顺势回到
蜀中的童年
在它们盛开的空地上
青草更像是钟盘的底色
空中的几只蜻蜓充当了时间刻度
转动的朵朵漩涡
你其实无意分辨其间
隔着几个时空
或许蜜蜂知道答案
它总是灵巧地抽身于局部真理

转而投入更加宽广的谜题
至于阳光想要探个究竟
必须先克服自身在花叶间投下的
阴影
才能接近那么一小步
不可否认的是
有时当你极目看向天际的云彩
就会发现
其实大地上的事物
也时常会被莫名的力量所允许
在另一个世界出生

盛典就要莅临
柳枝低垂还是仰面质疑天空
南风说了算
白日里做不做梦
雀鸟的聒噪说了不算
古运河开始松动筋骨
纸上的明星纷纷站立起来
为即将拉开的大幕喝彩
没有什么是放心不下的
一切都来得及
赶在错过之前发生

春天的杂志

立 夏

xx 杂志三月号封面
一方幽绿的深井
仿佛时间跌入宇宙
无止境的回声
一群三月里的人
跑着跑着
就替蜜蜂流下眼泪
风翻动书页
咀嚼新的，也咽下旧的
融化不掉的冰棱
扎于心底但并不摇动白旗

那高过鸟鸣的
必然高过道德和意志
春天胎死腹中
夏着孝衣款款而来
肥白的身体在艳阳下急速膨胀
再没有什么可祭奠的了
德先生和赛先生
丧生于“鸿浩”之鸟出世前夜
发达的鸟胃
还在饕餮残春的籽粒
树影婆娑中

如果你见过叶片的尖尖细齿
就能感受到自历史深处吹出的
凛冽寒风,毕竟
事实是就算沿着面前紫藤搭好的
楼梯
步入现实的阴影
你依然无法
与它融为一体
甚至无法轻松地抽身
圆满而退

作者简介:

莫卧儿,1977年生于四川,现居北京,从事编辑职业。出版有诗集《当泪水遇见海水》、长篇小说《女蜂》等。在《诗刊》《中国作家》《北京文学》《钟山》《创世纪》等刊物发表诗歌。作品入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诗歌卷》《中国年度诗歌精选》等选本。曾获首届四川十大青年诗人、第四届极光诗歌十佳诗人奖等诗歌奖项。

时光考古学(组诗)

高鹏程

鸣鹤古镇

一座泡在中药里的古镇。
沿河，大大小小的药材铺鳞次栉比。
君臣佐使，
历史的汤罐里，不同性味的药材各司其职。

时间如文火。
一脉药香，沿着经络一样的河汊，
抵达了民间疾苦。
有些，也抵达了帝国的肺腑和病灶。
一声清亮的鹤唳，充当了所有方剂的药引。

怀揣乡愁和病痛，我在很多年后的暮色里抵达。

古老银号改建的客栈，已是灯火阑珊。
昏黑的灯盏，依旧在砂锅一样的古

镇底部闪烁

这个时代已经不见鹤影，只有时光
依旧在弥散药香。
远道而来的人，请随我一道喝下
这碗清风和明月熬制的汤药吧
它溢出的药力
能够帮我们拉回，跑到灵魂前面的
身体。

五磊寺

山门。鼓楼。钟楼。护法殿。天王殿。
大雄宝殿。
四大天王。地藏。珈蓝。韦陀。弥勒。
毗卢遮那佛。卢舍那佛。释迦牟尼佛。
我去过很多寺庙，熟悉
寺院的格局以及佛塑的规律。但我
感兴趣的

不是山门的雄伟，也不是佛像的庄严。

比如五磊寺，吸引我的，其实只有山门前

真明池水的幽静

那里曾经出现过寂幻、太虚、谛闲、弘一法师的倒影

很多年了，五磊寺已几经兴毁。

而我记住的其实只有赤乌年间的
一堆篝火

一个异邦云游头陀的苦苦坚守。

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面含悲戚的
香客点燃檀香的侧影

在凝视它缓慢燃烧的过程中，我
再次相信：

是肉体凡胎构成了最饱满的法相，

是人间悲苦，支起了我们所有的
信仰

在达蓬山谈论徐福

据说这里也是徐福东渡的出口。
这句话可信，

也可不信。

徐福从哪里出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抵达。

一个人可以是自己的秦始皇，也
可以是自己的徐福。

一个人可以是自己的舟船，也可
以是自己的彼岸，

他在自己内部漂泊。

重要的是，当你退身、上岸。你要
擦去唇角的浪花

胸口的风暴和腹内的水路、痕迹。

你要让月迷津渡，让暗礁撞毁你
的船只。

让如期而至的潮水淹没来路。

因为你的码头只是你的。包括你
的船、你的道路你的彼岸

并不适合他人。

这是起码的道理，也是起码的道德。

但是你需要借助鸥鸟的鸣叫和潮
音的轰鸣

甚至借助一场海市蜃楼，一个扑
朔迷离的传说来证明

远方是存在的。你要让那些在此
岸受苦的人

相信这世上的确有可以抵达的
彼岸。

而不能像那个唐朝诗人说：海客谈
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我想，这是一个方士的道德，也应

该是一个诗人的义务。

上林湖龙窑遗址观秘色

我在湖畔的博物馆内，窥视过这种神秘的瓷器。

随着光线的转动，
一只空荡荡的茶盏里，似乎总是
满盛一泓清水。隔着玻璃，也能感
觉到它的冰凉。

无法想象这一抹神秘的凉意
居然来自一千多度的窑火。而它
的配方、窑温控制以及
煅烧法则，已经像传说中的秘色，
重新隐匿到不可被探知的地方。

据说当下的一些工艺师，已经能够
烧制出接近于它的釉色
与其说他们接通了古人的法门，
不如说
他们掌握了宇宙间共同的法则——
物极必反。有时候，南辕北辙也许是
抵达目的的某种捷径。

当我们走出博物馆，已近黄昏。日
暮之际的阳光斜铺于湖面

潋滟的波光里同样有着我们无法
描述的色温。

及至夕光如窑火熄灭，
一只清凉的玉盘忽然出现于暗蓝
的天宇。
整个银河的水波在它上面流动。

那是另一种秘色，看上去清凉、温
润。但我知道
它的正面正承受来自恒星体的高
温炙烤，
它的背面，是零下二百度的极
度深寒。

瀑布与鹅

徐凫岩瀑布上面的溪坑内，几只
鹅在游弋。

它们会不会随着溪水，滑向近在咫
尺的悬崖？

为了验证猜测，我恶作剧般
把石块掷向它们——
事实证明我的顾虑多余
一群呆鹅惊慌乱窜，但没有一只
逃往悬崖方向。
只有流水无知无畏，一直向前
发现悬崖时已经来不及撤身。

而这些呆鹅，早已预知了危险的
存在

它们的翅膀多年不用早已形同
虚设。

但它们懂得如何规避风险。

它们逃避时笨拙的身躯，多么像我
大腹便便的中年。

而在眺望瀑布时，我依稀看到了
自己

年轻时代的身影。

京西古道漫游兼致马致远

天涯从来不是个地理概念。

天涯只是一种感觉。

比如，我是小桥、流水，你是古道
我想要人家

而你，只想把一匹瘦马的影子在
西风里吹得更瘦

秋天也不只是一个季节。

那棵老树和那根

枯藤。狂草一样的书写，多么像
你日渐潦草的心
而夕阳，只是噙在你眼中一颗冰凉
的泪滴。

而昏鸦已不再是昏鸦
它只是
从你的胸口里飞出的一小块夜色。
它凄厉的叫声
就要把你吐出的块垒，变成宣纸上
一团浓得化不开的墨迹。
把你的断肠，揪成一截荒草湮灭的
古道。

作者简介：

高鹏程，中国作协会员。浙江青年文学之星。22届青春诗会成员。曾获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第三届人民文学新人奖、第四届全国红高粱诗歌奖，第三届国际华文诗歌奖一等奖等奖项。著有诗集《海边书》《风暴眼》《退潮》《县城》《江南：时光考古学》《萧关古道：边境与还乡》，随笔集《低声部》等。

远方的小镇(外五首)

夭 天

它那么远，那么瘦，
像夏天脱掉了身上的风暴。

我承认，我从未去过那里。

“那里的深夜总向北方驶来，你

是雪，

要回到最初的细碎中。”

我端详某个时刻，那是活着的芒刺
正经过受难的荒原。

我看着你从深巷走进不确定的事
物中，

那时你是长头发的不良少年，

或是小镇的父亲。

在虚掩的流放地，你用蘸满墨汁
的刀片

刮去了长途跋涉的一生。

我总是这样，长久地留在人群背后，
等你向我描述遥远的光景：植被，

空隧道，爱哭的镜子，
遍野的孤独披着造物主的长衫。

再 见

还有可能吗？晨光中，
两辆背道而驰的火车露出了孤坟
般的身子。

枯草的舌根下，压着整个冬天的欲
言又止。

二月的眼，已将铁轨深埋。
如果去路艰险，雪会蹒跚着把北风
送出去，

送到杳无音信的地方。

某个路口，苍茫的诘问截住你。
黄昏吐出的旧物，叫人无限感伤。

你说吧,那是什么时候,
为了替罪,羔羊和羔羊啃食了一座
山的荒芜。

写一封信

给谁呢?纸和笔相互凝望。
哦,夏天,满眼的绿
是浩荡的邮差,
前仆后继奔走在信的惊涛骇浪里。

每个字都是决绝的火车,去远方,
只有远方的余生在闪光。空旷的
尽头,
空旷的诘问者枯坐在那里,像终被
赦免的良田。多仁慈的时刻,
桑麻已种下,归来的人拍掉身上的
尘土。

见字如面。信的末端写上:从前那
里是
故人的初雪。我们爱过,恨过,
从日暮到苍山,万物在其间变为新
的万物。

一只陶笛

它的乐声从未响起。
我不止一次端详它:光滑、平整,
每一个洞眼都是不说话的深渊。
只有递过来的手还停在半空,
那是一场还未完成的仪式。
我抛出体内那辆沉重的火车,
在窗下,你亮起嗓子,
那些响动正穿越一片柔软的森林。

在另一个昏暗的国度,我打开它,
我需要辨认它与生俱来的失语的
境地,
它是你的,它审判过未知,
现在,它是一片汪洋,要用无声淹
没我。

晚 安

晚安,你。
经过吟诵者的大堂,曾经
我们坐在那里,被嘀嗒声牵着。
火苗的形状并没有流出来,
但是,夜深了。

我们各自举着日月的白骨，遥遥相望。

应当是你来倾吐我这无欲之身。
在恍惚的路口，月光抱着我们的神。

那里的谈论如此炎凉，
像一口古老的钟。

那么，趁现在，抱紧多余的我，
我想，你也一样，
在退隐的江湖里反复修建那一缕光。

一池水，
煮着紫色风暴、红色贪恋、白色忧郁
金黄色优柔寡……

神秘的事物总能找到匹配的欢愉，
一些伤口需要重新相认，彼此撒盐，
彼此心照不宣。朗朗之声滑过树下
谜一样的生灵。它们朝我奔来，
鸢尾、蔷薇、木槿、蜀葵……
它们举着自己，口中含着沸腾的
街巷。

早晨的花园

都醒了。远亲，近邻，没有形状的
追随者……残月在天际，犹如燃不
尽的
冰凉的遗产，惺忪的眼引领心中的
长亭向四面的茂盛伸展。那儿有

作者简介：

夭夭，女，中国作协会员，安徽省文学院
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参加诗刊
社28届青春诗会。曾获安徽文学奖，滁州市
文学奖一等奖。

发 小(组诗)

包 菴

NO1:发小

他想和城里的父母一样
去学校门口接他高考的儿子
但儿子并不希望
他总是说不出儿子爱听的话来
他甚至读不懂儿子眼神里的嫌恶

圮的院墙

而儿子还在睡觉
他实在没有办法表达对儿子的爱了
只是提醒我：小声点，小声点，孩
子还没有醒来呢
我诧异地看他时，他又显得有点
害羞

儿子可以拿走他递上去的钱
但拒绝他跟着
可他并不生气
实在没有办法让儿子高兴了
他就去借钱
大热的天我去看他
既黑又瘦的他正在烈日下修葺颓

NO2:发小

好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
比如村支书要取了他家的低保
比如快两个月了天还是不下一滴雨
比如昨天晚上，小偷开车偷走了他
家的西瓜

他一个农民有什么办法呢？
他想不通他生气但他没有办法

他甚至没有骂一声“天杀的！”
他只是叫上自己的老婆，默默地
把那些小偷踩碎了的西瓜，一个
个拣出来
用手推车推到河坝里倒掉
这是他一年的庄稼，也是一家人
的口粮
可谁要他昨天太累，晚上没有去
守瓜呢？
他回头看了看那些快要熟的西瓜
在心里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你
这个狗日的！

要不是太穷，她也不至于那么早就
辍学去嫁人
可有什么办法呢？
多年后，我在城里见到了她骑黄包
车的男人
他告诉我，孩子已经长大，也在很
远的地方打工
我给了他钱，告诉他不用找了，但他
还是执意给我找了回来

NO4:发小

NO3:发小
一度时间，村子里关于她的传言
很多
好像只有她的妈妈还不知道真相
当她的哥哥捧回来一把骨灰
我甚至想不起染红了头发的她会
是什么样子
在我童年的走读记忆中
每当我夜色中掉队，不远处
等着我的，总是她

打工之前，他是一个健康而帅气
的人
言语很少，但打得一手好弹弓
打工回来，他就变了一个人。
我去看望他，他甚至不能完整地讲
述自己的经历：
浙江，东阳，一个建筑工地
每天干很累的活，每天都被刺着
纹身的人看管着
要不是看门的老头给了一百块
钱，他甚至会死在外面……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回了家的他

不久，还是死了

死于错乱的神经，死于疾病。

这么多年，我的内心一直牢牢记着这个地方：浙江，东阳。

每次路过，我都觉着，这个地方，欠我一条人命

那一年我高三，弟弟在上小学，在接下来的高考中，

她考上了大学去了外地，而我却落榜回了乡下。

多年后再次见到她，黄褐斑布满了她的脸，

分别时，她告诉我，那个雨夜，她也一宿无眠。

NO5:发小

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看书到很晚，要回家时，

天下起了大雨，我说“要不，就不回去了”，

她迟疑了一会，于是点了头。

我知道她点头的原因，是我年幼的弟弟也在，这会消解嫌疑。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人睡在了同
一张床上。

屋外雨声大作，屋内，我却一宿无眠，

而睡在我们中间的弟弟，早早就睡熟了。

NO6:发小

他没有谈过恋爱，
和他好的女人，都是别人的老婆。

他有一个孩子，早已经辍学，
游荡在村庄和网吧之间。

他的父母已经老迈，
却不能指望他。

多年前，他挥手一拳，把自己的父亲打翻在地，
并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以为还是小时候的我吗？！

他的父亲病重,给他打电话,
他索性关了手机。

前天,在大街上,我看见他又和一
个女人走在一起,

他的背,已经有些驼了。

我忽然想起童年时,我们一起在他
家的老梨树下写字,

风一吹,熟透了的梨子,就“啪”地
一声掉在地上。

那时的他,聪明、腼腆
有着女孩子似的羞涩。

NO7:发小

时间,因为她,曾经变得无比难熬:
一个小时,会有六十分钟的煎熬,
一天,会有二十四个小时的心神
不宁,

我甚至,为她把邮递员当成了亲人。

然而,直到分手,我们的“亲爱”仅
限于书信之间。

她的静雅、羞涩,以及弥散在空气
中的体香,
都随着她的转身离去成了锥心的
记忆。

多年后再次相见,时间已经置换了一
切

发福的身体,粗大的嗓门,不时曝
出的段子

身体的异响,以及毫无羞涩的捧腹
大笑……

那一次,她当着我的面顺走了单
位上的订书机

我就在内心为她痛哭了一场
我诅咒时间,偷走了我内心的美好
又把它,残杀在了我的面前

NO8:发小

外出打工将近 20 年,他还是两手
空空地回来了

爹不在了
娘也不在了
曾经的几间土坯房也悉数倒塌
荒草淹没了院子

起的坟堆

一度时间,村里盛传他在外挣了钱
一度时间,村里又没有了他的消息
人们说啥的都有
在各种猜测中,他的爹娘相继去世
转眼,他家的征地款,也随着村干部
部的更迭没有了着落
而他,却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了

回了家依旧两手空空
除了一天比一天差的身体
已经没有什么是他的了
他到父母的坟头去过,到荒草淹没
了的家里去过,到村委会去过
但已经没有什么是他的了
他索性就在村委会住了下来

现在,他不去想被荒草淹没了的家,
也不去想消失了的征地款
对于他来说,每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

NO9:发小

如果拨开茂盛的荆棘,仍能看到隆

但疼痛已经沉寂
恨,已经平复
荆棘长了满身的刺来守护
原本是要忘记
如果路过,我也许会停一下
也许,会低头离开
我知道,沉睡已久,无需唤醒
山花落了还开,胜似人间久久徘徊

她是最早离开村子的女孩
也是最早染了红头发的女孩
但她,也是最早以一杯冷灰的形式送回来的一个
她的名字叫巧儿
如果我死去,将无人知道她的名字

作者简介:

包苞,本名马包强,1971年生,甘肃礼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0届高研班学员。甘肃省第二届“诗歌八骏”之一。2007年参加诗刊社第23届斋堂青春诗会。曾出版诗集《有一只鸟的名字叫火》《汗水在金子上歌唱》《田野上的枝形烛台》《低处的光阴》《我喜欢的路上没有人》等五部。

我把颜色给了蝴蝶(组诗)

唐 果

真的太像人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有了偷窥的
毛病

有一天，我去偷窥蚂蚁
我选了个隐蔽的位置，拿着书装模
作样

黄槐树下，它们出现了
一只接一只，排成队齐步走
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那只喊口令
的蚂蚁
仍然是这颗黄槐树，也许还是那窝
蚂蚁
好像是自由活动的时间

像人了

有几只在搬死苍蝇，拉的拉，推的推
啊！太像人了！有一只蚂蚁离蚁群
较远

一幅不与凡俗为伍的样子，真是太
像人了

下 雨

雨 竖着下
斜着下
横着下
无计可施时
它还可以倒着下

它们有的抱在一起，啊！太像人了
有的两只垒在一起，啊！太像人了
一只举着前腿冲向另一只，啊！太

雨 站着下
坐着下
蹲着下

同心 TONG XIN

假如它累了
还可以睡着下

张开的我
舒服极了

我把颜色给了蝴蝶

我把颜色给了蝴蝶
香气给了麻雀
花瓣的弧形——给了雨水
留给你的,我亲爱的蜜蜂先生
就只剩花蕊了
它因含着太多的蜜,而颤抖

黑暗之歌

太阳已落山 黑暗走出家
抖开黑丝绒 盖上山的脚
拉扯黑丝绒 再盖它的腰
等它睡着打呼噜 再把头蒙上
睡吧 山峦、河流、村庄
睡吧 飞虫、走兽、阿妈

开 花

是我自己决定要张开的
和风无关
和季节更是没有联系
不过刚好在春天
我才有了张开的心情

花骨朵像一个人的手
握久了会疼
便想着张开
慢慢地
慢慢地张开

趁天黑

我有一件外衣
它真的好小好小
可它如此漂亮

我把它挂在衣橱
像把一个尚未成熟
而坠地的苹果放回树上
每天早上
我都会打开衣橱

取下它

套在身上，看看
它有没有趁天黑
偷偷地长大

木耳朵

小松树想做个听话的孩子
于是长出许许多多的耳朵
小松树的耳朵不像你我的耳朵
左一只，右一只
也不像你我的耳朵，是白色的
耳朵们有些挤在一堆，有些离得
老远
某只耳朵说话，一些听着费劲

一些得捂着耳朵

小松树的耳朵是黑色的
它的耳朵黑不是因为它懒
小松树相信
真理是黑色的，而谬论常穿浅色的

袍子

耳朵里只要有一点点沙子
小松树就会抖动身体
而后露珠从松针上掉下来

作者简介：

唐果，女，七十年代初生于四川，现居云南昆明。2000年开始写作。出版诗合集《我的三姐妹》（与李小洛、苏浅合著）、短诗选《给你》、短篇小说集《女流》《拉链——2000至2014年诗选》。

伊甸园纪事(组诗)

吕 达

伊甸园纪事

早晨,我妻子在水池边洗一只苹果
她像少女那样歪着头,看水流
两只手环拢着那只红彤彤的果子
这是她的惯常动作,她至今稚气
未脱
我感到她很美
她穿的那身青色长裙
是我们相爱时我给她买的
150块就能让她很高兴
水龙头的水顺着她白皙的手流过
她抬头望窗外
这几天天气好得要命
我们租来的这套屋子窗外有成片
的树荫
如果你俯瞰,就像置身宫崎骏的
天空之城

她望了一会然后又低下头继续洗
苹果
前一阵我丢了工作,准备去美国
闻闻
她一直把苹果和咖啡当作早餐
今天,她把冰箱里最后剩的这只
给了我
“怀丘,我不想吃苹果了。”她说
我没有给她留下孩子
突然想起这一点让我很难过
吃完我妻子给我洗的最后一只苹
果后
我就该离开家了
我把车子留给了她,她还没拿到
驾照
以前我开车,她就坐在副驾驶座

乖乖地像一只猫，趴在我大腿上
这让我开车有些难度，但是我很
喜欢
她这样爱我

“怀丘”地叫我了
想到这一点，我更加难过了

歌

我妻子说：“十里长亭送君终须
一别，
我今天只送你到家门口。”
“十里长亭霜满天，青丝白发度
何年。”
她让我想起的这两句诗真他妈好
这几天她一直避开我的眼睛
我知道，她不想在我面前哭哭啼啼
“珍重！怀丘……”她最后总算抬
起眼帘
她的眼睛那么美，简直就是
上弦月在湖面的倒映
有那么几秒钟
湖水漫上来，我忘记了划水

掏出心窝子的话还没有跟人说过，
扎西加
要离开家，在一个蓝色的清晨
唱起一首动情的歌：
“我孑然一身了无牵挂
跪下来吻别故土
好心的姑娘如果有一个
不会无动于衷
好心的姑娘如有真有一个
唱歌的我啊
此刻还在梦乡吧……”
太阳升起，扎西加
一路唱一路哭，离开了家

念去去

这个世界上，我唯一拥有过的
就只有这个画一般的女人
而我却让她像绿荫下无人的草坪
那般孤独
以后再也不会有一个女人“怀丘，

造物主竟这样钟情于制造分离
在夺我所爱之后，又偏让我
承担爱侣的遗赠
在一个关于她的美梦中

我不愿醒来,因为每说一次
再见,就是死去一点。
而每次醒来,只有饱含爱意的
回忆,与我同在

爱侣啊,不要互赠礼物
潮水起落无时,作为受造物
河岸无法更改它的存在
夏夜的凉风一年年地吹
河面匮乏又盈满
风拂动河岸芦苇一丛丛
她裙角飞扬,曾在桥上久久流连
我从未意识到她如此孤独

如今我们相隔如重山
造物主的美意与我对视
千言万语不过多余
过去的日子是最好的日子
爱过的人是最好的人
听过的她的歌声是最好的歌声

挽 歌

爱是一曲挽歌
我们与自身的对应物交谈

第一行,犹如在茫茫人海找到他
两张白纸互相打量
音乐消耗着乐器
风经过我时
柳树发芽,海棠开花
我删除多余的变奏
找到合适的音高,汇入他的和声

许多年日里,世界准确、无人
许多年日里我都在想他
于是只能写下半支曲

我想把曲终写得简洁些
一如他在春的花园里
静若最深的流水

“我爱你”

当我们拥抱时,他们称其为“爱”
虽然我也想造一个新词
裁一些新句,为你
但力不能及。于是
我也只能随俗。
我称呼你,用近乎祈祷的方式

(哪个恋人不是如此！)

究竟哪种表达才不至于羞赧

对此我全没了主意

只有三个字(人人都用到的)在我

胸膛里翻滚

然而未及出口，它临时又化作了

祝词

(“祝福你免遭所有伤害和遗憾”)

甚至日记也一改往日文风

现在它们全都微微发烫

专注于溢出纸页之外(溢向你)

天气骤变前我告诫自己：

既然没有超凡脱俗的言辞，我就要

像男性那样，痛苦的时候也很安静

像北方的夏雨，只下在漆黑的晚上

暴雨过后一切都复归原位，除了

我对你的爱情没有消逝。

天是这样地阴沉，我是这样地想你

所有误入歧途的路我都走过了

心肠洗过一遍

耳朵洗过两遍

只有词是活的

听者带着歉意就近

意兴阑珊

当我回到出生的地方，发现

原来人世充满了苦涩的回望

如果配得，我们仍是那中心

在隐隐约约的确凿中，我尚且年幼

处于写情诗的年龄

为歧路所作

一生之中快乐的日子少之又少

一定是某些地方弄错了有人才坚持

带我来到这个世界

或者还有别的世界

但我选择了歧路

“走这边。”

于是，那亿万年前就已经存在的存

在说。

没有什么能被真正挽回。

天堂曾经来过
暮晚把疲倦的人含进嘴中
我们饮惯了苦水
苦和甜就不能出自同一眼清泉?
莳萝在主的餐盘中欲上衣襟
两种麻织缠而成的丝辞就不再
纯洁?

一个安全而短暂的落脚点
跟满坡的野草没有分别
爱情曾源于误解
我参与过别人的生活
伤痕无处不在
命运最终将我推离

未曾相爱的一切都是幸运的
既然造物主把我造成孤魂
我就不得不屈服于自己可憎的命运
既然知晓了真情
我就不再空唱爱的挽歌
一首误解的诗

绿草丛生的小径延伸到山脚
无声的野花在晚风中摇曳
替我道出内心的千言万语
幸福的人无话可说
我的脸被痛苦洗过
夕光中,我看不见有个人在那等我

我去了夕阳下的山坡
一只蓝蜻蜓在我脚上伫立
似乎很安心,它把我当作飞行中

作者简介:

吕达,女,1989年生于安徽太湖。

西行漫记(组诗)

申有科

凳子

这是二十年前的旧事

一大家子都吃罢了，她坐下来
在厨房的木凳上，这是她固定的
席位
从媳妇熬成婆婆，这个岗位一刻
也没轮换过
她的脸面朝大海，高木凳上是最
大的孩子
稍小的坐在矮凳上
还有边看百家讲坛边吃中饭的
丈夫
这个时候，小脚的婆婆应该折身
柴房
把七窍玲珑的蜂窝煤喂进炉膛

若干年之后，祖母和父亲相继离世
孩子们也先后离开鸟巢
但八十二岁的母亲，依然保持着这
个习惯
她守着这些木凳，把电视声响开
到极限
仿佛那些木凳从来不曾空过
杏庐的杏儿又黄了
杏庐的杏儿又黄了
天空比往日暖了许多
那些瘦弱的云彩透过枝叶照下来
仿佛一只脚踏入故乡
没有更多的风打扰它

即使有也被几声鸟鸣赶走了
更多的是依恋和静谧
像最初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把枝头的黄交给时间
然后看着它静静落下,不惊动一片
尘埃

这是出生四十天后,西夏羔羊的
命运
所以,行将就木的我,
每次路过西夏王陵,
都会有一种被咀嚼的苦痛

左权行
山风吹来,对面的隘口摇晃了一下
被半山腰吐出的瀑布有一搭没一
搭地说着
像两片无心的树叶,阳光下
它们拖着长长的影子
这一路,我们结伴而行
在绝境,我们随着流水转身
并叮咛月亮湖的锦鲤
在适当的时候跳跃龙门
不要被美妙的山川困死,私订终身

我不知道,当我钻入大地腹中时
会不会有一只羔羊跪下来,为我
超度亡灵。

2.沙海

这一生我都在错过
当初曾误食苹果,错过了单身
而这一次在银川
我在机场折返
也仅仅是为了还沙海一次亲眼目
睹和含泪告别

西行漫记

我甚至在想,只有回归沙海
我这一粒尘埃,才能完整地走完

1.过西夏陵

一生

刚刚从一个肚子里爬出来
紧接着就被送进另一个肚子

3.贺兰山岩画

在我的印象中
那些岩画就是先祖的指纹

无非是，有些被人为放大
有些忘记了自己的姓名

而那些宛若汉字的岩羊
一定是不慎滑落后
它们的近亲

4.沙湖

我想，那些误入歧途的水，
一定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否则，这么久了，

它们还没有走出沙漠
或者是它们早已看透了散沙，
被合围后，还能像水一样，
有尊严地活着。

作者简介：

申有科，男，1969年7月11日生。山西省和顺县李阳镇南坪村人。九三学社山西大学委员会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晋中市诗歌学会副秘书长。作品散见于《诗刊》《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歌周刊》《中国诗歌》《黄河》《山西文学》《山西日报》《中国诗人》《山东诗人》报刊。著有：诗集《一只鸟眼里的世界》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文集《无关风月》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

缺席者(组诗)

三米深

白马湖

一匹白马走到湖边
它想低下头,喝一口水
却遇见了另一匹白马
将近一百年以后
我从日本画家的画中
看到了那一瞬
一匹白马闯进了针叶林
或许在日本,或许
在遥远的北欧
在那里,万物和众生
都有清晰的倒影
和纯净的心灵

一匹白马吸引了我

那么安静,好像在湖边

徘徊了一个世纪

在画家画下它的瞬间

它仿佛一道光

射入我童年的梦境

一匹白马就像是一首诗

它走了多少年

遇见了另一个我

好像我也去过画里

在林间,湖畔

住着我的前世和故人

缺席者

好像说着说着，就能把你唤回来

——致陈让

湖畔

三年了，你再一次
缺席了春天
想起你的时候，我们又老了一岁
我们的青春，从你消失开始
就已提前结束
现实只有一种，人生漫漫
生与死，却是一瞬间
好好活着，是多不容易

歌声的另一边是寂静的
黑夜的倒影
在晚风中摇摆
人世多么热闹啊
有多少溢于言表的幸福
在湖面荡漾
又有多少难以启齿的不幸
沉于湖底

好像电影才刚上演
你就提前离场了
我永远记得你三十岁的样子
而你在天堂
俯视着我们的迷茫和衰老

我走在人与人之间
如此贴近，又如此陌生
好像浓厚的树荫
一再逼近水面

活法

我看见有人往山中走去
飞鸟在低沉的天空中去而复返
三年了，我们依然
常常说起你

你想换一种活法
辞去工作
不告诉任何人
带上几本书

同人 TONG XIN

去一个未知的地方
住上几天
那里有你向往的风景
和陌生的人
你可以放心地
把自己藏在人群中
做一回自己
再偷偷地把自己
送回去,也许
你还会遇到一个人
突然对你说,总觉得
好像在哪里
见过你,只是
时间久了
有些东西会消失
比如过去的你
比如,现在的我们

夜过地坛

夜过地坛,天有繁星
高大的牌楼背后
黑夜漫长而辽阔,此刻
史铁生是否正摇着轮椅
坐在某棵古老的树下

追问着命运?
大地上没有比星星
更纯净的石头
今夜,我在地坛西门转车
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
听见灵魂的呼吸
犹如一个人静默的悬崖

呼 吸

窗外下着雨,船过了远山
房间里,男人亲吻着少女的屁股
雨水穿过屋顶
击打在他的后脑勺上

镇上的灯火越来越稀疏
一条路走到尽头
黑夜如巨大的棺盖
将虚无的情欲和宿命收入囊中

少年的我回过了头
他多想回到那一年,那一个渡口
那时他还有梦
死离他很远,孤独够不着他

作者简介：

摇晃的灯光透过窗子
投入浑浊的尘世
那一晚，谁都没有说话
少女的呼吸让他相信他还活着

三米深，原名林雯震，1982年12月生于福建福州，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等百余种刊物，曾获《上海文学》《福建文学》新人奖，曾参加《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第31届高研班，著有诗集《天桥上的乐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西行散记(组诗)

齐宗弟

同心日记

骆驼车

有足够的时光 语言和文字
只是当下没有足够的晴朗
让我记录这个深秋细微的隐私
西行的路上 云躲藏在戈壁的背面
眼中的羊群 内心定是丰富的
我从北方来 没带来一滴雨
随我而来是一缕风 眨眼就不见了
只看见低低的天空上 一只鸟
注定与我有关

在同心的早晨里 手扶淡淡的蓝
默诵并不属于我的经文
甚至我也想成为一只羔羊
跟随牧羊的女子
寻找方向 寻找来生

坐骆驼拉的车
嘈杂的生活
有了秩序和节奏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去过很多地方
都没留下过什么
听车夫唱一曲花儿
我已不再少年

打马的鞭儿 闪断了
走马的脚步儿乱了
是啊 第一次听花儿
心动了 再听一曲
心 长草了

西行者

已无处安放 我背负的光阴
北方的行囊盛满秋天最后的供词
在宁夏 我是一个过客
是一个纯粹的影子

2017年10月13日的傍晚
我的歌声远离故乡

给我一块土地吧 即便寸草不生
我也会在一滴洁净的雨水里
种出一颗庄稼全部的忧伤

雨中记

就在此时 燕山深处的老家
雨夹雪 我牵挂一些还没摘的苹果
车过黄河 一滴泪就长出了翅膀
在银川 暮色平静 斜卧在辽阔
之上
小小的幸福 依偎着小小的时刻
谁能告诉我一只羊的血有多么
的红

一只羊的一生不短也不长
不像我们 用一生狡辩
好死不如赖活着

涌上心头的不全是伤感
还没看见过胡杨林 一想起这些
我的小心思就成了一条不平静的水
载着一片金子一样叶子
不由自主 随心所欲
想飘到哪就飘到哪

高原上的夜雨 带停不停的样子
我是一粒沙子 从东土大唐来
多想挨着石嘴山的另一粒
相拥取暖

过西夏陵

一闪而过 真的就是一闪
一切就算过去了

就这样 和一个王朝擦肩而过
和阴魂未散的人擦肩而过
注定和一些活着的人也擦肩而过
擦肩而过的如果是一袭白裙的女子

该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啊
就在我回头的瞬间
一种植物灭绝了
一种动物灭绝了
一种鸟儿灭绝了
说不定 用不了一袋烟的功夫
记忆开始灭绝
我远远地望见黄河了

我流 水不流

作者简介：

齐宗弟，笔名弟弟，男，汉族。1963年农历1月25日出生。河北滦平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承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诗集《过程》《齐宗弟短诗选》(中英文对照)、《在风中》、三人合集《诗选》(汉英对照，河北少儿出版社)、《出发者》(北京线装书局)。

流逝之殇(组诗)

张牧宇

流逝之殇

照片中的女人正是饱满之时，身体里

蕴藏的水分就要溢出紧绷的旗袍

女人紧紧偎着的一个老年男人

略微严肃地坐在扶椅上，嘴角含着
笑意

这是她的父亲，那时候还没有查出
病情

另一张是这样的

女人侧向轮椅上的母亲，梳着短发

母亲表情有些木然

阿尔茨海默症带走了她大部分的
记忆

母亲叫她小姐姐，日子久了
她欣然接受了这样的称呼

还有一张是女人和小学老师的合影

温暖得像一对母女

剩下的是女人独自的照片

一张还是长发时，在云雀酒吧的

窗前

刚刚朗诵完一首诗歌，她记得

会议上的人让她感到温暖

头发偏长的男人性情温和

女人们坐在角落里喝酒聊天

戴着礼帽的那张是在青岛的教堂外

天空飘着薄薄的云朵

树叶正金黄

三月的午后，光线细细地浮动

这些照片散落在沙发上

照片中的父亲绅士的一生停下来了

母亲遗忘了更多的记忆，神情越
来越清澈

这个女人的短发长长了一些
爱过的人已经成为回忆

日瓦戈医生

覆盖回忆里温热的身体
拉里莎
我孤独地写下爱,找寻和遗忘

笑忘书

冬夜深寂,我在灯下向你描述
月半弦,雪清冷
西伯利亚的风吹过旷野
刺进骨头的深处
我说爱你,你愿意相信吗
拉里莎
我一生爱了你那么久
我们要对抗流离失所
在战争,饥饿和寒冷中,西伯利亚
仍然会等到春天来临

拉里莎
我们目睹告密者,阴谋者,迎逢者
我们爱着卑微的情感
我们本身就是恐惧者

今夜,我一边行走一边丢弃
爱与不爱的诸多疑虑
和爱到瘦骨嶙峋
方能舍下所有的固执
而流水告诉我
停不下来,回不去
时光吹白了月亮,在山冈上阴晴
圆缺

时光吹白了我,掠走旧日和繁花

寂静的人

我要追寻
曾经的生活
拉里莎
你懂得我虚弱的高尚和体面
大雪不断落下来,无穷无尽的白

和面,剁馅,擀皮
一样一样的做
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包饺子
可以把粗粮粥煮得更烂一点儿
在电饭煲里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三角梅还不开，有好几年了
不知道闹什么脾气
叫奶酪的猫 13 岁
大部分时间
趴在那里睡觉，神情平和

零散地置于路旁
一对老夫妻坐在上面，平和地目
送我
快步跑过他们身旁
月 亮

天空灰蒙蒙的
没有雪的冬天荒芜得面无表情
寂静的人呐
连时间都是静止的
秋色已经用旧了
我长久地站在一棵树前
等待一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
午后阳光很好，透着冷澈的味道
一朵石竹开在脚边，孤单地仰着脸
秋色已经用旧了，没什么叶子可落
枝头的几片不知在眺望什么
紧抓住树枝，悬而未果
花农把枯叶装进袋子里

它直接敲开我，但它并未说话
只给我一弯清弦便隐入夜色
我习惯它的沉默，每晚打开一点
再打开一点
直到哗啦一下打开自己
它说出了很久就想说出的圆满
那么圆，那么满
不留一丝余地，把所有黑暗挤在
外面
在黑暗里照亮黑暗
那么孤独

作者简介：

张牧宇，女，满族，七〇后。鲁迅文学院少
数民族 31 高研班学员，有诗歌选入年度选本。

翩然落梅诗五首

翩然落梅

秋 声

纱窗上,已见有昆虫遗落的躯壳
蛾儿有透明的白翅,甲虫呢
真像是黄金铸成的小玩意儿
它们是最敏感的谛听者
接到了命令,就低头安静的死去
在昨夜,我隐隐听到
一千匹白马的嘶鸣
而一千匹白马有一千种孤独
青桐听到的还要早一些
推开门
我看到纷纷的落叶

蔷薇架

一座梦的博物馆
推开任一扇门
都会看到同一个女人
裸着身体
以一种迷人的慵懒姿态
在沉睡
那只斑斓的猛虎
低下头
嗅着她微微潮湿的头发
“醒醒! 醒醒!”
如果我
对一朵蔷薇轻轻呼唤
一阵清风将把这声音
送到他们背后
那蓝得发颤的
大海深处

太阳的金线

洞中男孩

那个男孩还在挖洞
他说他来自时光深处
他眼珠黑得像地底下的煤
我们钻进洞里
小小的身体贴在一起
他那么凉
让我感觉
沾濡到了早晨草叶上的露水

那个男孩还在挖洞

已经挖到
一座繁华城市的地底
我从地铁中嗅到他
身上奇异的矿石气息
他说
他已经接近了火
他说他还在洞里等我

绣花拖鞋

那美丽的拖鞋不属于任何人
它只合乎岁月的脚

拈着月亮的银丝

四季在它身上
绣了眩目的花朵
时光穿着它在大地上
懒洋洋
漫无目的地的游走
我曾看见
小鸟衔着其中的一只
低低飞过花园
有个小姑娘在后面追赶
她想把另一只鞋
还给它的主人

抽掉梯子

比如说：喜欢你
我就只能像
川端康成那样
说今晚月色真好
我试想
如果
抽掉月亮
抽掉
我

这词语的梯子
那句话
会不会
突然悬浮在半空中
哦, 还需要
去掉半空
它会变成一个水泡

——去掉水泡

作者简介：

翩然落梅,女,生于七十年代,河南睢县人。诗歌散见各刊及选本等。《诗刊》社青春诗会第28届成员、鲁迅文学院第31届中青年诗人研讨班学员。

宁夏笔记(组诗)

沈文

荷塘月色

从热河西去的列车
天一黑，车轮就开始发誓
转经筒辗过兰州
有了些佛意
纯净的鼾声
还有西夏的味道
黄河打了个阿欠
银川就亮了几颗红豆
有点面熟
那不是暑假作业本
遗失在车站的枸杞吗

老的一塌糊涂

牙齿都掉光了
老边防战士
依然让朔风瑟瑟
范仲淹用一杯浊酒
了却了多少心事
离我家不远的金山岭也有堵老墙
在墙根儿听战斗故事特爽
宁夏的段儿，墙根很深
明朝最爱垒墙
可还是四处透风

贺兰山

老墙

水洞沟边上的明长城

每次进山

岩羊就躲了
它们对我误会很深

可能跟岩画有关
我翻遍了甲骨文
有一些羊的肩甲骨
依然没弄懂一些岩画
要是和岩羊好好聊一夜
也许更深刻一些
西夏的那点儿事儿
就明白了

闽宁镇

客家人是最勤劳的工蜂
土楼一升为风景
蜂蜜就一路西行
甜到了黄河边

一粒慈悲的种子
永宁的沙漠上
就长出了一个江南小镇
让一群艰辛祈雨的人
从容地在镇上诵颂古兰经

土楼拨弦
宁人知音

盐池

我操着古北口和张家口的方言
一路打听, 来到盐池
烈士陵园那簇串红
和董存瑞雕像下的那簇
是一个品相, 正赤如丹

盐池已不产盐了
爷爷贩盐的车辙也寻不见了
可一些成成淡淡的故事
还挺有味道

六盘山

一个教书先生
把宋人用旧了的词牌
让一座山成为了远方
云飞剩下的天空
雁根还在山上盘旋
史上哪次西行
都是雁的影子
我看着马占祥和达达, 包包, 杨岸
踩着宫商角徵
平平仄仄地上了山

草木葱茏，海水幽静

他们的围巾

漫卷了西风

同心宣言

西征的诗到了同心

就把伞丢了

晋冀皖陕一会师

那个书皮上的小号手

此时无声

一些诗长老了

如清真大寺上的那棵老枸杞

比五道岭子沟壑又深几许

可看看达达萨利赫和弟弟

春苗一下就绿到了黄河边

他们的誓词

三场雨，也洗不尽的春色

达达那件羽绒衣

白的像巴颜喀拉上的雪

我的左心房对右心房说

对于诗，放心吧

同心宣言

还挺富态

作者简介：

沈文，中国作协会员，承德市作协副主席。

把爱再爱一遍(组诗)

夏 沫

雨 夜

诸神睡了
只有雨滴
敲击着尘嚣
残枝败叶
抱着各自的哀愁奔跑
该来的总会来
挣扎只是徒增烦恼
顺着雨丝仰望
天空还是那片天空
生活,在柴米油盐里寻找着出口
喜欢,是一件漫长的事情
我不敢谈论秋天

担心话一出口
那些果实里会渗出酸
从发芽到收获
寥寥数次的想起
让我伸手时内心很不安
原以为
喜欢,是一件漫长的事
而雨水和阳光 所做的
远比我要充足
起风了
我攥紧夜色
如同攥住了一根稻草

万物都在回应
和声如一排巨浪
片刻的犹豫后
我也困倦了
毕竟这中年的身体
已无力与四野的风声抗衡
风是远方的信使
细雨里
看山，看水，看万物
飞鸟迁徙，原野静寂
一粒露珠慢慢
坠入低处
花朵已结满的籽粒
忧伤经不起风吹
把爱再爱一遍
风雪铺出一条归乡的路
路边的柿子树上
红灯笼又挂起了
短促的白昼 转眼即逝
唯有新起的坟丘突兀
深爱的依然爱着
只是有些爱没机会说出口
生老病死
命运和远方
还有一生都在重复的苦日子
都落在尘埃里
一个人离去
就有一扇窗户不再开启
趁着风雪的光芒
我要把能爱的，再爱一遍

告 别

那从远方来的
也终会回到更远的远方去
把爱再爱一遍
风雪铺出一条归乡的路
又一次，我带不走什么
墙头爬满青苔
草垛下
野蘑菇一茬接一茬枯萎

同心 TONG XIN

槐花开的正好 看罪恶和善意
山峦的影子 我愿意,守住欲望
在流水的镜面上摇摆 让那些羞于出口的词语
石头挨着石头取暖 在内心发出光来
布谷鸟发出求偶的讯息

在花香陶醉的五月 我愿意,离泥土更近一些
万物掏出内心的光芒与我告别 聆听走失的亲人
喋喋不休的耳语

我愿意…… 此刻,除了宿命中不能喊出的疼
我愿意,亲临山水 一切都是美好的
在茂密的丛林
寻找命运交错的纹理

我愿意,安守黑夜
用单纯的眼睛

作者简介:

夏沫,本名张小琴,女,80后,甘肃礼县人,有诗歌刊在《飞天》《金城》《秦都》等刊物。

梵高:艺术是善妒的情人(组诗)

马文秀

致敬梵高

“我的冒险,不是靠主动选择,而是被命运推动。”——梵高

悼亡、欣赏、敬畏,同样需要仪式感。走进的阁楼扬尘有些厚,夹板碎木,摇晃。这不是记忆中的北方茅草屋却更像是争先恐后来陈述事实。

致敬梵高,应始于字迹或许连他的呼吸也流于笔墨间。

静默后,翻开夹杂画稿的书信字迹在泛黄处咧歪了嘴那定是你琐碎时间里的倾吐交代你眼里的色彩、足下的风光以及隐秘的内心。

而匆忙间唯有纸笔能让你恣意的

内心

坦荡。坦荡成一条着岸的激流,加些颜料汇出整个罗纳河上的星空。

而通信只属于你的弟弟提奥他是你离散家庭最后的支柱也正因此,信里你调侃自己是荒野孤魂

好一个荒野孤魂,在阿尔勒的树木与花朵间

喷涌激情,如梦幻般画出机智的灿烂

从混沌走向灵知,在更为广阔的未知走向麦田农舍

忠于自然,忠于色彩。

梵高自画像

画家若想提高技巧,最快、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画人物。——文森特·梵高

买卖艺术品的少年走进教室,教孩子诵读、识字此时被叫做老师的梵高心事循环于血液走向教堂,与各类神职人员站成了一排。举目遥望满载泥炭的驳船和长满鸢尾花的沼泽。

梵高的心早已沦陷在色彩的泥沼里

褪去浮华,面向镜中以盲人的视角审视自我试图数清每根毛发光线通过棚子的缝隙流泻到身上眼睛、鼻子、耳朵,轮廓清晰此刻正如在端详米勒的《拾穗者》苦难与淳朴藏进了颜料灵感躲进光影,皆被他极速捕捉在画纸上

哦! 英俊的男子——梵高

跋涉在体内的色彩,喷涌而至

疯狂的白羊在画纸上奔腾

陌生、惊愕,目光极速

搜寻熟悉的印记。

我来不及想象那肆意而茂密的

绿意

自画像早已挂满墙。

注:梵高个人独爱肖像画,一生中画过35幅自画像,11幅向日葵,4幅覆盖在以前的练习画上,7幅在习作的背面,7幅在纸板上画的。

油画《盛开的杏花》

灵感是自然界的恩赐,风景是色彩的情人。

镜中梵高辨不清年岁
情绪波澜照出的面孔更像是远处的人。

尘土朦胧而上,灵感躲在光线里
没有浊酒一壶,就将烦躁留给
破损的画笔。

爬上屋顶,晒着太阳,瞥见的苔藓
“最低等的高等植物”

栖居在半裸的石壁下
邮差鲁伦的信件掠去梵高满目
萧然。

侄子的诞生,让他看到信件外
橡树围绕,这足以安抚
他笔下的孤独、混乱、绝望。
喜悦缠绕在枝干间,鲜花丛生
粉白柔嫩的花瓣就如新生的孩童
屋前流过的春水正如孩子的明眸,
画笔下梵高所有的深情。

注:此幅油画是梵高1890年春天
在圣雷米画的,他最心爱的弟弟提奥
有了一个儿子,他画了这幅杏花,作为
贺礼送给自己的侄儿。杏花,这春天里
最早开花的果树,它向人间预告新生
命的开始。

一人
施着受伤的翅膀,追逐那道色彩
的光芒

在麦田上空奔跑
如离世的雁群寻找归途
调完色的画板,是波动起伏的地
平线

折射出的你的过去,
包括你死后的那声枪响
我在面向麦田的位置呼喊,
翻阅你的绝命书遇见你熟悉的人
讲述你在俗世的生活。

注:1888年的早春2月,35岁的
荷兰画家梵高从巴黎来到阿尔,梵高
长期积蓄于心底深处的灵感如火山般
喷发,创作出多幅经典作品。

油画《阿尔的郊野》

梵高就是一幅朴素的作品
而所有的琐事,只能堆积在信中
寄给遥远的知己,唯一的亲人——
提奥
单纯、狂热、执著留在目光
望向阿尔的郊野,梵高依旧孤身

油画《麦田里的乌鸦》

盘旋头顶的乌鸦
疑似族群散落的孩子
凌乱低飞于长着石楠的荒地和松
树林
眼里掠过太阳色麦田
张着口,说不出甜美的话语

飞不到地面,躲不进麦穗。
所有的花期已过
而你仍是那个寻找色彩开花的人
堤坝、风车,村庄、沿着云的轨迹
神秘的像一朵盛开的花
在星空下芬芳,每个叶片都在说
着话

诉说村庄,诉说遥远的故事
而所讲述的事迹,死去后成了传说

梵高:割耳之谜

在泰晤士河畔的小村子
梵高信中的女人弹过的簧风琴
妖娆或华贵在素描中难以知晓
爱情,一场内心的较量与修行
越走越宽的路径,也最孤独
而这种孤独注定一个人走到底
梵高割下耳朵,送给漂亮的妓女

拉谢尔

高更愤然离去
而他只是缩影里的一只狐狸
尖酸、刻薄、偏执、傲慢,却在颜料
中慈祥无比
仰起脸,望出疲惫。
梵高说:红色、蓝色,或者更鲜艳
的颜色
能妆点情绪。
蜿蜒而上,不停思索
在一切可能的路径中生长
将寂静翻出波澜
足以喂饱一匹马,让它去流浪、
飞奔。
画下胸腔内的风景,在骨骼间窜动。

作者简介:

马文秀,回族,女,90后,现居北京。著有诗集《雪域回声》,长篇小说《暮歌成殇》。现为中诗网编辑部主任。

晨曦里的一棵树(组诗节选)

刚杰·索木东

23

每一次来去，都是如此匆忙和凌乱
而更匆忙凌乱的，还有人近中年
种种需要坚强面对的断舍离
包括至亲的永别

甘南的春天依旧很冷
我的兄弟，昨夜的风更冷
站在惨淡的月色下
古刹禅定的寺门那么幽深
唯有在心底默默祈颂
总有一盏暖和的灯
会照亮人世温润

车过合作，我的亲人
递过来的牦牛酸奶上
尤带着高原的体温
晨曦里告别的这棵大树

什么时候才能枝繁叶茂？

24

路过水转的玛尼
路过荒芜的草地
路过阳光下的村庄
路过电线背后的寺院
从这片高地出发
三十年了，一路向下
我想，我已经可以
在最低矮的地方
把那些湿漉漉的过往
仔细擦干

路过临水的城市
路过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
路过一个内心似火的姑娘
穿着厚厚的衣衫

黑发在后，扣子在前
一把扯开，就是春天

此刻，还是不能拒绝
阴晴不定，乍暖还寒
我要去的地方，大雨瓢泼
我要去的地方在富春江边
那个心怀秘密的白衣秀士
刚摊开一幅长长的画卷
跃然纸上，却是
你我都能读懂的
世人贪婪的火焰

晨曦里的这些露滴
尚能串起一个明亮的天气
暮色里的身影，为何
总是塞满莫名的愤懑？

那么多的花瓣落了一地
那么多的庄稼，已经叫不出
熟悉的名字了——
这样的早晨，只能面朝东方
轻轻说出：“早安！众生。”

26

(仿伊丹才让先生七行诗)

25

让我带你，一一记住
细雨里低垂的这些头颅
山桃，国槐，白杨，紫叶李……
每一次弯腰，都是对大地最好的
致敬

孩子，春天就要过去了
我们的北方，才有了温润的讯息

初夏的晨曦是滋养万物的温润
使者，
远处的楼宇一样可以看成古老
城堡。
住在山头的朋友偶尔尚能听闻
狼嚎，
深陷闹市的我们只能永远失去
眼睛。

两年的时光究竟有多漫长？
我的父亲啊！自从你走后
故乡的名字里
就只剩下了疲惫——

你有多久没有见到比邻而居的
朋友？

唯有心底葳蕤的绿意方能给我

安慰，
伐木者以拯救的名义又举起了
利斧！

27

晨曦未明之处，需要一场夜雨
把这些喧嚣，一一冲洗干净
从远处归来，早已明白
即便，坐拥一湾江水
我们也回不到
隐者的时代

唯有遥远的青藏，还在
这个争妍斗奇的季节
保持着最后的冷峻和高贵
我的兄弟，正用一场大雪
仔细擦拭着，这个四月
试图掩盖一切的葳蕤

足够温暖，一盆虎皮令箭应时盛开
卷曲起来的花瓣上，吐露着
你不熟悉的异味

这本该是个葳蕤的季节啊！
我的青藏，仍被一场又一场大雪
不厌其烦地造访——
高歌猛进的赞叹声里
掉膘的牛羊走过沉默的草地
芒种时节，四野的庄稼
不能舒展单薄的麦芒

我的孩子，真的无法给你
继续解读人世的温润
仿佛又回到了，儿时的冬天
那双被冻裂的脚跟
只能，轻轻叩问
坚硬如铁的大地

28

“虎的纹身被深度模仿”
这是阿信笔下高原应有的深秋
而我久居城市，安宁东路的阳光

作者简介：

刚杰·索木东，藏族，又名来鑫华，甘肃卓尼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藏人文化网文学频道主编。著有诗集《故乡是甘南》。现供职于西北师范大学。

就想你到这里(组诗)

爱新觉罗·德龙

如今

请你给我一点

山坡上

灵犀

最强壮的两颗松

在梦里遇见

成了你的门童

鹳雀楼

头顶白云腰系着炊烟

白日依山秦、晋、豫三个省

不用在柴门

穿在你的身上很合适

挂上拒绝凡俗的牌子

黄河系在腰间

如今

依山的白日怎敢轻易说出

没人拍打你的门环

一千三百年前的那个“尽”

就想你到这里

黄河入海舜帝定都

一盏孤灯

柳宗元、王维把诗写满

照不亮

杨贵妃留下侧影

人世

普救寺穿过五个朝代

《西厢记》

千年古佛多了一份柔肠

五老峰下

是谁接受了《河图》与《洛书》

四尊大唐开元铁牛分水

六十吨的重量和精美

惊呆了世界的眼

端午来了

向你伸出的桃枝

挂在屋檐

也许此生

连一只蚊子都不能

为你驱赶

只有祝福和默默

雨没有别的意思

东北人不饮雄黄

一碗白酒常来常往

不为穿透石头

不为某人心事

刺榆儿汤

就这样大胆直白

面无表情的下着

从内蒙古到辽宁

三千里的辽阔依然不够

有雨的夜

头顶的电灯

往事突然很近

替代不了那时煤油灯的明亮

妻与幼小的儿子

睡得很香

七十多岁

的老祖母照看着我

端午

开春的刺榆儿汤

太阳没有赶来之前

抢占了一生的味觉

初 见

小 朵

夕阳铺一条红毡
我们就坐在那棵
老杏下把盏
如今
除了你一切都在

你是我必然经过
的三年
是我身体里抽出的
一根肋骨

路过村庄

总感觉里面
住着父母和童年的自己
真想与年轻时的父母喝酒
抱一抱小时候的自己

作者简介：

爱新觉罗·德龙，现用名赵德龙，满族正白旗。1976 出生于内蒙古。鲁迅文学院 31 期少数民族高级研修班(诗歌班)学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诗集、合集三部。有诗歌发表于《星星》《诗潮》等省市、海外文学期刊 500 多首。

大地的摇篮(组诗)

杨森君

夜行列车

在火车上
有时,我会被
误认为是一名小偷
受到提防,为此
有朋友调侃说
我天生一副凶相
你瞧,我邻座的
这位老人
从上车到现在
都没有合过眼,也没有
拿正眼看过我
我又一次
被当成是一名小偷了
他不跟我说话
我也不跟他说
不过,我偶尔

会闭眼小睡

迷糊上一阵
老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要为自己的想法
必须熬到
下车的地方

雪 中

它最终取决于自己融化的方式
这悄然渐逝的过程,可以这样定
义——
在某一个时段,它是永久的,这期间
一条冬眠的虫子,恰好死去
在白茫茫的雪地里,一个人看上去
要比他自身渺小得多
掠过雪面的轻微声响

也许来自一只看不见的幼兽，也
许是风

宽阔的天际

乌鸦干叫着，重新汇合到了一起，
它们在

大地与天空之间，将换掉的羽毛
从高处丢下

万物看似一片死寂，但我知道
服从于虚空的事物与生灵从不挑
选命运

一切看似静悄悄的事物
都在接受一种大于我想象的布局

在玛曲草原

在玛曲草原
我放下了一本自己写的书
最后一页上，我提前写下了这样
一段话：
“其实，青草里最干净。
有一天，字不在了，
这本书就是一摞白纸。”

如果现在
你们在草原上正好看到了一摞白纸
很可能那就是它

在一片灌木丛里

我抚弄着一束颜色渐渐变红的长
茎草
它是否也是表面快乐，内心忧伤
我想知道真相
它悄无声息地成长着
像我曾经爱过的女人一样出众

黄河浅滩口占

河水浑浊，河水浑浊呀
但是，河水里的东西
有些跟着浑浊，有些却一直
保持着清澈
比如，那些露在
河床上的石头
一块比一块白

塔什库尔干石头城口占

毫无疑问,它的破败
有赖于岁月
当一块石头
从高出地表的城墙上掉下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出于意外,一种因为定数
但是此刻,它们
被寂静本身掌控,毫无动静

泾源的下午

大地处于寂静时的状态
是布满了这个下午的暖黄色
休歇中的山峦,向远处延伸——
这是深秋,从低谷吹来的风
有些微凉
我能认得过来的植物
就是眼前的几种:
野核桃、苜蓿草、打碗碗花、红糜
子……
它们在迷离的光线中安静极了
其实我知道,它们之中

有的已完成了生长,有的正开始
安心自毁
但是,它们无憔悴之相
它们也活在世上,却不同于人世
常见的落果、落叶、枯萎的草茎
是完美了,上苍就是这样拥有了
它们
包括两只从不彼此厌倦的蝴蝶
它们老的都快要飞不动了
依然在这个下午若隐若现

水石沟林区

一堆灰皮的树枝
堆放在林木敞开的地方
还有几只红嘴雀,还有一种叫沙
打旺的矮矮的草
它们临时出现在
同一时刻,像沙盘上的居民
孩子在追逐一只黄色的蝴蝶
看不出蝴蝶慌张
我没有阻止孩子
似乎,孩子与蝴蝶

彼此掂量过各自的速度

伸出去多远

下午的光是柔和的

不是我的萨福,也不是你的

在粗大的树干下面

当黎明的湖泊呈现出一座座环形

是发黄的落叶,是造物

岛屿

取走了喧哗的沉静

白色的阶梯上拖过她的长裙

是一个人面对色彩终结时简单的

有没有一位年轻的异性

荒凉

被她注意又很快忘记

我俯身捡起一根枯枝

同样是一个谜,犹如她

它已经转世为木

在一只柔软的枕上舒展四肢时

仔细看时

眼睛里细小的火焰

一些方向一致的纹路

一样在意身材与容颜

仿佛还在携幼兽迁徙……

当时光猝不及防

不为人知

欢快的少女们

——读萨福

纷纷有了自己的归宿

其实,她早就预见了空虚

萨福,少女萨福以书掩面

究竟骗过自己多少次

想些什么,不为人知

又有多少次她从盛开的蔷薇上

勒斯波思岛上流传过她多少诗篇

看出了生命的破绽

也不为人知

这一切仅在秘密中完成

大地的摇篮

像月亮在暮色中升起

多么温暖而又绵长的阳光啊

我们不知道最凉的一端

照着遍地的花草

在秋天的山坡上摇曳……

我平躺在

一块紫色的苜蓿地里享受着这一

刻的宁静

我突然有了某种不安——

也许大地上的万物只有我想到了

这样的结果：

太阳正像一块高温的生铁

烧红的背面开始浸水并以杀手的

无情

急速冷却

作者简介：

杨森君，宁夏灵武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诗集《梦是唯一的行李》《上色的草图》

《砂之塔》(中英文对照)《午后的镜子》《名不

虚传》《零件》等多部。曾多次获得国内外各种

文学奖项；2015年12月获银川首届贺兰山

文艺奖成就奖。2016年5月应邀参加中国作

家协会诗刊社第七届“青春回眸·株洲诗会”。

其作品《父亲老了》于2011年5月被联合国

科教文卫组织属下的国际教育机构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国际文凭组织中

文最终考试试卷采用。

崂山风景协奏曲(组诗)

杨 梓

巨峰观日

历经千山万水,终于登上巨峰之顶
却不敢左手指天,右手指地
没有什么比坚守本我更为艰难
也没有什么比海上日出更加辉煌

站岗一夜的星星踏上回家之路
灯火频频回首。天海相吻之处
难舍难分的鱼白之唇,透出一丝
鹅黄
一片橙黄之后跳出一点羞怯的红

旭日跃出海面,滴着淬火的水
唯我独尊的光芒使崂山身披袈裟
使所有的鸟儿睁开第三只眼睛
使我不断变矮,变成海滩的一粒
粗砂

太清望月

丁酉年九月十六,等待海上月出
坐在太清宫的台阶上,把心地清空
一张不染纤尘的白纸。让目光返回
弯曲成两支饱蘸秋意和黄昏的笔

我在海角,放下千里之外的塞上
不想故乡月明,不忆大漠月圆
不管离愁的月色,金樽里有无月光
只是凝望海面,连凝望本身也已
不在

可我没有看见月离海面的瞬间
没有吻别。一只海豚突然跳起于
半空
我猛地站起,东南风迎面扑来
送来一幅窗前望月的倩影

白云洞旁

不言天高云淡，不谈地广野丰
在崂山，只是观海，借一棵古树
稳住疲倦之躯，尘封的心绪浪涛
汹涌
拍打不可没有的傲骨，回声如初
漫山的石头都在静修，仙气如冠
尤其是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
架成一个四方星宿的洞天福地
白云源源出岫，大鸟尚未飞倦
洞前两棵相伴千年的银杏树
树冠荫护着鸟儿，我的故乡却无
踪迹
树根紧紧连在一起，在岩层深处
叶落归根，大地上的漂泊者何处
可归

狮岭云飘

崂山的石头已非石头，而是无边
的遐想
神龟探海，竹雀栖息，窈窕虔女，

经书搁崖

还有太平宫东北的山岭，几块巨
石叠在一起
便是狮子峰，卧在缥缈的云雾之中
顺着雄狮微张的嘴，找到一只跪
乳的羊
羊的后面是一只朝天吠叫的犬
只是片刻。不管怎样横看还是侧望
都在云中。谁在云外手捧一枚红叶
崂山的白云与石头一样，如心所想
一顶绒帽，一条玉带，一朵百合，
一幅人像
在像与不像之间不断变幻。而云
后的风
我无法描述，只想到阳光里的天使
岩瀑三叠

崂山涧水，流向一切低于自己的

地方
也如一把闪光的铁锯，永不停息
锯开岩石，甚至一座座山峦
所有的锯痕之上都是蓝天白云

来自天乙泉的水,穿山越岭
在北九水的尽头,纵身跳下
又再三折叠,一个靛蓝色的水湾
一波波浪潮与我的心跳互相协奏

暮色一遍遍涂鸦峰岭,包括金菊
从车马之喧到百鸟之鸣。潮音瀑
均匀地呼吸着。渔归的灯光越来
越亮
转身之后,一双杏眼闪烁于西北
夜空

蔚竹观望

在凤凰崮下,在蔚竹观,望向四周
透过通天的香火和殷红的枫叶
一块巨石岌岌欲坠,令人不敢仰视
一把石剑直插苍穹,分开横跨之虹
一千座峰峦,一万重山色,十万个

奇石

一百里荷花,三十里鸣泉,十里清溪
一把黄伞移动于翠竹成林的小径
一棵八百多岁的银杏树金光灿烂

几棵苍郁的松柏谈论着虚仙世界
一棵耐冬树等待飞雪,续写亘古
文章
一阵轻风从庵到观,由道姑而道士
一杯清茶也有真意,只是语言不
能触及

作者简介:

杨梓,1963年生于宁夏。出版《杨梓诗集》《西夏史诗》《骊歌十二行》,主编《宁夏诗歌选》《宁夏诗歌史》等。曾参加诗刊社第15届“青春诗会”,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

七个春日或21床(组诗)

王怀凌

——这个季节神经错乱
它启唇吐出的花香,咳出的风沙
我的破衣衫,蓬乱的头发和倦容
喉咙、屁股、颈椎、膝盖、黏膜、五
脏六腑
混乱的逻辑和秩序,以及猝不及
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我有过这样的担忧
一座风雨飘摇的破庙
它的承载本身自带毁灭
我把身体交给你们——
挑剔的漠然的眼神
冰冷的试探的器械
酒精、药棉,尖锐的穿刺和钻心的
疼痛

我的身体是我的寺庙
我住在里面,既是自己的神,也是
自己的扫地僧
每日开窗吐故,闭户纳新
适时供奉烟酒、果蔬、粗茶淡饭以
及方块汉字
我怕自己一旦疏懒,一个人的精
神王国会訇然垮塌

第一日(3月26日)

一部分人求生,一部分人向死
中间隔着一道世俗的篱笆
从一楼到N楼,这幢楼到那幢楼
光阴陡峭,过道普度众生
我看人民医院门庭若市
到处是熙来攘往的人民
每扇门都有着对人民币热切的迎合
我怀揣资金充裕的医保卡
我是否在走向另一座寺庙?

——那里供着神，也供着鬼
在进门之前，我多看了一眼园中
盛开的桃花

第二日(3月27日)

我身体上长出来的脓肿，绝不是春天的芽孢
也不是躯干上旁逸斜出的希望
它聚集了恩怨、焦灼、失意、苦寒、宿酒、省略号与破折号
它是久坐的衍生品，拯救者的来龙去脉
它选择春天萌动
让我坐卧不宁
并成为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被生活罚站的人
除此之外，我身体里还藏有魔鬼
我不告诉那么，也不会让任何人觉察

所有的刺探、诱导、望闻问切都不易捕捉丁点蛛丝马迹
它躲在光明的背面，内心阴暗潮湿的旮旯
一个个假装蛰伏，却伺机造反

我曾与它们谈判、较劲
更多的是妥协
是屈从
是黑夜中的断裂和呻吟
对此，我守口如瓶
我对年龄和健康有客观的判断
是的，我是一个有罪的人
这么多年像一个盗贼，一个怀揣心魔的人
我是我的帮凶，伙同自己残害了多少无辜——
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包括它们的恐惧、疼痛、抽搐、颤栗、绝望，自身的疟疾
日积月累，以消化不良和宿便的报复方式，结构我的原罪
并在一张张票据和器械之间寻找证词
等候宣判

第三日(3月28日)

春天来了
我病了
桃花醒了

我悄然隐退

第四日(2月29日)

我是否也是这个季节的悖论——

我曾追逐花香,比蝴蝶轻盈,比蜜

蜂勤劳

不是为了占有,我是跟着香气秘密潜行的人。一个俗人

对花朵的赞美远远胜过对时间的

挽留

而现在,我远离花香,躲着光明的背面

退掉从六盘山到萧山的机票

为自己准备了几本书和一腔即将崩溃的心情

我知道从自四面八方飞往春天的蝴蝶蜜蜂们都已启程

我向他们一一问安,道歉

相约在明年的花丛中载歌载舞

日子就是逻辑,一天一天环环紧扣,分秒不差

起飞,或躺下,都是一个人的筵席

我在不合时宜的花香中原地待命

我把春天的修辞还给你们

我愿意听到你们对万里江山的由衷赞美

是日。狂风骤起

这宇宙间的混世魔王目空一切

它怒吼、奔突、扬起、摔下、横冲

直撞

它张大嘴巴,吐出粗话

风中行走的人,迷了眼,迷了心窍,也迷了路

一个个东倒西歪,像有病的人,像我

我隐身寺庙,躺在病榻挂点滴

巨大的灌溉,安抚着天命之年的枯萎

痛,是上天给一具生命的提醒

我庆幸自己是一个能够感到疼痛的人

我热爱着疼痛深处的欢腾与博弈

魔鬼从一粒药丸开始认罪服法

只是桃花的灾难与生俱来

她点亮了春天的灯盏,却又被春天的风沙吹灭

绽放是挽歌

蒙尘是挽歌

飞舞是挽歌

桃花在最好的年龄遭遇大风扬沙
的强暴

料峭中孕育的生命也胎死腹中
桃花命换春天

大风中,她们都咳出了血

一整天,我无心读书

望着窗外又脏又旧的天空

有时假寐,有时白日做梦

我知道早开的花都去日无多

我的病痛与她们有关,与一场盛
大的花事和梦无关

我内心的山河阴云密布

第五日(3月30日)

病房禁止抽烟,但不影响一个人
在自己的世界里腾云驾雾

曾经的对手都面容模糊

我在一个个英雄帖上亲笔写下谅
解、慈悲与饶恕

最后署名:21床

我把浑身的伤痛都归咎于不自知

眼花是真相,看不清书页内的风月

耳鸣也是真相,懒得听外面的琴
瑟之音

在混乱的秩序背后,草木有自己
的坚守

我在这里隐姓埋名。我的名字叫
21床

仿佛是一场密谋,亦是必然

天色将晚

我困了

风,不再飞扬跋扈

一场春雪踩着猫步,从容的拉开
通往天堂之路的帷幕

雪是花朵中的砒霜

有物在花下活

有物在花下死

或许雪是来收拾残局的
雪。镇压了沙尘暴,再来包扎大地
的伤口

雪在不断的诠释温柔的杀伤力

第六日(3月31日)

白。是死亡的荼靡
业已盛开的花朵,急于表达的枝
丫,统统遭遇了一剑封喉
只有讷言的榆树青着脸,一副节
哀顺变且老谋深算的表情

风沙。雨雪。

花朵。枝芽。

书籍。病床。

谁是谁的陪葬?

谁做了谁的道场?

第七日(4月1日)

太阳出来了

天空干净得没有一丝儿虚假的

痕迹

一夜之间,桃花已成往事

潦草的树枝有搏斗过的疲惫

我相信每一棵树都长着反骨

用枝枝杈杈的七脚六手对抗过喜

怒无常的天灾

而我的寺庙完全臣服于浩大的修

复与粉饰

花落了,我不知道树会不会哭,会
不会疼

我在意的人没来探望

它将成为这个时代疾病之一种

窗外

车在泥泞

脚在打滑

太阳高高的挂在天空

作者简介:

王怀凌,60年代出生于西海固农村。作品被译为英文及藏、蒙、朝鲜、维吾尔、哈萨克文字推介。出版诗歌作品集《大地清唱》《风吹西海固》《草木春秋》《中年生活》四部。中国作协会员、宁夏作协理事、宁夏诗歌学会副会长、固原市文联副主席。

2018 年纪实(组诗)

邱新荣

那个华啊 原是花

桃开花的时候 满天云霞

我在这头说

你说难怪自己不停地飞着

那个华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念做花

原来也是一朵花

你在那头笑得花枝乱颤

花香 正应了一句老话

说真的好惊讶好惊讶

应了那句花香走天涯

那个草字头哪里去了

想想我们的先人真是伟大

没有了绿绿的草

让丰厚的文字锲进龟甲

大地 是不是有些沉闷甚至尴尬

在行人的目光中燃起一支火把

我们的土地啊一直长满鲜花

一群牛羊啊 生长在久远的岩画

芍药丰姿绰约

然后 然后是这美丽的文字通假

牡丹肥腻奇葩

是这华啊 这华念花

那夜来香啊 夜来香的小夜曲轻

这花就这么举上了金色的骨架

轻唱在月光之下

脚下依旧有草水一样流着 绿满

野百合也有自己的春天

川原 尽显芳华

怀春的日子里慵软困乏

你在那头 自说自话

合欢的羞怯迎风绽开

你说有绿野仙踪 神仙的手里是否拈着一枝花
你说花雨满天 那花雨啊下起来 时空一定很温润吧

我说你只记住
那个华念做花
花的土地上
风满乾坤 色彩潇洒
花夏是后来的华夏
只因有风骨挺起
只因我们永远举着一朵开不败
的花

你在那里沉默半晌
然后 轻轻一声 啊
报春花啊 春天的信使
沉重的冬天啊曾是那么凝滞
一场又一场大雪后
寒气逼人 冰封万里
河流僵硬了 不再蠕动柔软的躯体
山石 巨大的山石冰冷
冷彻肌肤充满恐惧

啊 沉重的冬日啊
那轮早晨的太阳脚步迟迟
爬到天空
亦是霜满脸颊 满目寒意

终于啊 终于是报春花来了
春天的信使带来了春天的消息
一枝报春花那么纤细
在春风中舞着腰肢
红红的脸上激情万分
春潮的涌动早已使她情不自己
她率先开出了一朵花
用最美的绽放告诉我们
春天在这里 春天在这里

袅娜在水湄边的报春花啊 恍若
处子
她的娇羞是那一抹红
轻轻地照在水里
曾经的秋风酸涩难支
她是早早眠进一梦 梦中
蔓延着一脉根系
年年的春天啊 从根崛起
报春花总是衔着第一缕新绿
笑意盈盈 红艳在大地

群山中的报春花 早已无所顾忌
攀山崖越山石
在最高的绝顶开着
举起了向春深进军的火炬
啊大森林中的报春花啊 万木丛中
微微喘息
为了春天 为了迎春的欣喜
她跑得太快
差点累坏了自己
把春天报给人们后
在那里 在那里啊
报春花料理红妆 抚摸红颜的自己
美丽的报春花
春天的信使
匆匆走着
身后是春天的喘息
说过花话呢侬过花语
报春花没入群芳 低调而静寂
她知道自己的责任和担负是在春
的开始
在温润的暖气浮现大地时
报春花啊
一株独美 一声娇柔的轻啼
和草原睡在一起
和草原睡在一起
梦很香 更香的是月光
不远处的帐篷鼾声不断
那是饮过酒的男人
停息不下来的歌唱
和草原睡在一起啊
可以变成一把马头琴 琴声悠扬
可以放纵自己可爱的疯狂
疯狂地问奶茶里仅放了一把盐
却怎么滋味醇厚如此绵长
问乌兰布通到底长的什么模样
克伦鲁河是否一直流到天上
呼伦贝尔啊 呼伦贝尔可真有那
么多雪白的毡房
和草原睡在一起
星星溅落在身傍
昭君的故事和她本人 在古代和
亲后 就那么随手一放
然后是青冢 是浅草织就了一件

汉家衣裳

奔涌的蒙古马蹄刚刚飞逝

英雄们离去了 草原依旧

柔软 善良

睡在这里 睡在草原的宽广

草原的呼吸沁进腑脏

巨大的宇宙溢出了草绿

浩浩荡荡

一些气味让人想起云一般飘过去

的牛羊

一些味道又是那么熟悉 自体内

而来 融进了淡 淡的草香

草原睡下的时候十分柔软 仿佛

情肠

草原的梦境中 湿润的风

在自己的脚尖上摇晃

露珠的眼睛就那样一眨

变成了星里 闪闪发光

草原啊草原 草原的意境里 奔

流着许多牧歌

有的婉转千迴

有的宽博高亢

啊 和草原睡在一起

草原上的花开成了千媚百样

一些花迎风举盏醉态酣畅

一些花裙裾翻飞恣意飘漾

一些花睡眼迷朦

一些花色彩夸张

一些花躲在洼地里想心事

一些花则狂放着 奔向远方的山冈

啊 睡在草原这里

陶醉有着具体的形象

圆润 光彩 辉煌

梦酣之极

草原与人啊俩俩相忘

草原是熟睡的人

人 则是一片草原 啊草原茫茫

和草原睡在一起

细草轻风演奏着一支绵绵不绝的

交响

原来世界并不庞大

只有一茎草 咀嚼着自己风情万

种的芬芳

广大无边的田野

广大无边的田野啊
那么秀绿诱人
无数的花朵簪在她的发际 嫣红
娇嫩
有一些蓝色的花也迷糊在其中
似睡未睡似醒未醒
一排排燕子剪过天空
凝固了纤纤身影
水流来了
水曾在去年流走
然后 郁闷在漫长而焦虑的寒冬
田野 复活在浓浓春风
许多的草都迫不及待地涌出草根
一垄一垄的种籽冲进土地后
绿色理直气壮地长出来
骄傲而鲜润
最茂密的故事啊发生在那个秋
那时 天空明净 那时杂草丛生
闲花野性地制造风景
啊 一株野百合啊
沉吟不语 孤独地想自己的春天
那关于春情的事情

田野静悄悄
静得能感觉到自己的颤动
远山啊 夜不归来的羊群 起伏
逶迤 伸着脖颈
广大无边的田野啊就那么一直
延伸
每寸土地都听到了庄稼生长痒痒
的呻吟
一条又一条河流嗅着香芬 流着
流进梦境
田野啊我们的田野
曾和我们一起走过寒冬
在冬日的夕阳下
那种裸露和无奈震颤人心
一场大雪飘飘而来
雪中的田野穿起皮袄
在自己身上走出多少徘徊的脚印
这是春暖这是花开了
这是田野暖绿葱茏
无边的田野本是一种召唤
濡染了多少痴爱的眼神
采摘的人们远远走来 轰轰隆隆

他们会在田野的树上摘下草莓
桃花 或自己想要的姹紫嫣红
他们和田野共坐在星光下
听耳畔的虫声渐渐响起 稚嫩而
清新

一串串杏花落下去
有人伤感 有人沉吟
有人则是期待五月杏熟 杏甜
心进心中

啊我们广大的田野啊
有数不清的手在侍弄
多少人对她饱含深情
最是金色的秋天
田边池塘会响起稠密的蛙声
那时 田野将一把金色撒在温软
的风中

风啊 一双勤劳的手又将风酿进
一只世代相传的古瓮
在中秋 中国人的中秋
田野掷一块月饼在天空
那月饼很亮
勾起许多思乡的柔情
有多少人回望田野啊 想起了儿
时的家门

我们广大的田野
一直那么广大着 无始无终
她的永恒是美丽的春花秋实
她的动态 则是捧出一茬又一茬
庄稼 捧出时间的丰盈

花骨朵 在春天
在春天的花骨朵有些犹豫 没有
绽放全部的笑脸
她的琵琶在轻唱着的溪水边
要等到春意最浓的时候
花骨朵才会静静舒展
那时 一个美人走来
啊 那个羞羞涩涩的犹抱琵琶半
遮面

有过纵情欢唱 那是从前
在那个秋 大面积的成熟刚刚开始
花骨朵傍依杂草 开着 艳丽
却有些孤单
喧闹的季节群芳毕现
花骨朵那时已是花 有自己的傲然
曾经的春天一茬茬走过
夏风缭乱了花的迷眼

花骨朵长大了 微笑迎风
花容娇软

冬天的花骨朵啊虽尽失容颜
含苞待放的期待却颤动在心弦
好在有根蒂 根带给她无限温暖
有那如如不动的根啊

一朵花骨朵长出来
来自深厚的熟缘

一枚花骨朵 在春天
有那么多的激情和绮念
她想在这个春天好好开一次花
绝不辜负当下和明天
要开得花瓣滋润花枝乱颤
至少 也要开出一片浪漫的灿烂

花骨朵啊 携着春的消息
忆起 曾有唐人敲门

自己娉婷在洁净的小院
人面桃花的故事真的好经典
漂亮的农家女啊那么花骨朵
在苦苦的相思后飞逝人间
只留下桃花依旧笑春风
留下忧伤的胭脂梦幻

花骨朵啊 此次决定不再错过春风
春天的抚摸早已使她情意缱绻
她做好了全部开花的准备 在春天
在衣柔一样的春风面前 开 一直开
出与众不同的娇艳

花骨朵在春天啊
偷偷笑拥春意的温暖

作者简介：

邱新荣，长期从事诗歌创作，出版诗集《史，诗》《诗，史》《史，诗，史》等。

零件与沉思(组诗)

单永珍

日记:后来

后来,我看到曾经的雨水在沸腾
鱼儿洗澡,青蛙打呼
想起一场谁也不知道的恋爱
恋爱中的女子,已经老得让人怜惜
后来,我碰到两个生死仇人
互相打着招呼,一起喝茶,啃肩胛骨
说着一些歉意的话:
我们举案齐眉,我们风雨兼程

“那是一个道德沦丧的败家子”

“语言的暴君和皮肤病患者”

“他路过的脚印里长出一窝一窝
狼毒花”
现在,我一无所有,两手空空
出来打扫屋子,再擦拭一下自己
的墓碑

上面写着我从前的两句话
“活不为人,死不为神。”

写 生

后来,我抚摸着我的人民花里胡
哨的脑袋
他们说着新的语言,穿着新的服饰
我像抚摸着一场空,一次失忆
他们无视我的存在
后来,一段史书这样描述着我:

我的身体里住着一头野兽
它的早餐是我的善良
晚餐是货真价实的理智
我无法控制那些邪恶
那些无赖

那些冲动

我有点惶恐

我多想高尚地面对你

有点惴惴不安

优雅地和你说话

一个叫胡自强的姑娘

文明地走过雨后的草坪

我独自欣赏,一个叫胡自强的姑娘

但死皮赖脸的生活让我绝望

她的美,足以让这个早晨犯罪

我折下花园里唯一一朵开放的蝴蝶

蝶蓝

她把光阴的手表调慢了一刻

用四十五度的余光打量着人群

让大雁在天空后退

惴惴不安

真美啊,美得让思想落后的蚂蚁

学习雷锋,朗诵诗经

我们手拉着手,走在马路上

甚至那只即将告别人间的骚胡,

她情绪低落,勾着头,一言不发

也含情脉脉

我把她抱在怀里,问,你怎么啦

在胡自强面前感到羞愧

她双手搂住我的脖子,一言不发

我远远地看着她,有点邪恶

就这么走着,突然她说:我好忧伤

她妩媚一笑,藏到桃树后头

这让我大吃一惊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自白

这个四岁的小女孩,她柔软的身

体里

怎会冒出这样一个词

天空这么蓝,请不要打扰

一个流浪汉在人民广场的尿溺

生活这么好,你要学会堕落

索性来一次破罐子破摔

阳光这么肥,那就高举羊肋巴

在东岳山上当一回李逵

杜鹃从梦中醒来,开始唱吧

“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街区”

我在萎靡的酒吧翻阅现代汉语

词典

看到祖国一词,感觉自己白活了

五十年

在烟盒的背面,我如此写下:

“生活好了,只是心上人老了”

工作汇报

晨起,到文化街的一个角落

一碗羊杂碎足以证明

我还活着

那么就到北京路上醒醒酒

我看一个金发女子

口若悬河地讲着道德经

三个退休老干部大口咀嚼着保健药

还有一个结巴

正在筹备个人演唱会

这是我在银川的所见所闻

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会记录在年终的总结里

一幅来自埃及的图画

来吧,时间是个锤子

你敲碎法老,我打破陈规

在中亚细亚的草原上赤身裸体

让寒鸦建造过冬的屋子

只是,我们隔着阿富汗

唱吧,海妖在地中海升起

十字军的婆姨吃着波斯的大蒜

我走在瓦罕走廊的山路上

默默地说

“花儿唱了一辈子

没有遇上好妹子”

只是,我们隔着阿富汗
我真的爱上了你
尽管我黄,而你偏黑
但百年之后,各自率领私生子的
军团
在一个杂种的博物馆里
一个新种族的故事

开始讲起

只是,我们隔着阿富汗

作者简介:

单永珍,回族。

陇山下(组诗)

雪 舟

夏日山中

我习惯了沉默
闭口不谈古论今
晨做露水,只为草木噙住泪
昼为白云,憋着闷雷的悲喜
暮晚,就黑着脸
就坐下来,悬崖般壁立千仞
山中美人已迟暮
且随山月去对弈
明日,明日,还要赶路早起

清 凉

石头卧于湖水
整个夏天狮子也卧在湖水里
它们分享着清凉
不同的是,当湖水排空

狮子起身,回到山冈
所有的树木因为它的到来
身披金黄的盛装
而石头却无法远走他乡
石头要保留湖水体内
那一缕清凉的源头
月亮升上来的夜晚
狮子站在山冈
看见月亮正在向湖中
注入微蓝的月色
泛着银光的湖水
克制着自己的波浪
而不溢出狮子的梦境

送孤峰

在山中
我常常忘乎所以

指认石头喊兄弟
看见花儿唤妹子
望见落日,就招一招手
将和我说了一晌午话的
那尊孤峰,送去
送给落日骑
于是,孤峰一路追随
度过了漫长的黑夜与沉寂

山中遇狼

有一年冬天
他到一个小山沟放映电影
夜里突然落起小雪
他裹紧皮袄,放下皮帽耳套
就迷迷糊糊打了个盹
冲锋号吹响了
他猛一激灵,醒来
发现四下已无人
草垛旁蹲着一只狼
盯着那束强光
和跳出战壕的战士
他不知所措时
枪炮声四起
狼闻声而逃

消失在渐起的风雪里
他说起这一切时
一双手比划着
嘴里发出冲锋枪
急迫的嗒嗒嗒声
从那以后
他走夜路会经常回头
总觉得那只狼
一直跟随他
走遍了所有的小山沟
他自己,则成了一架老式
放映机,黑白杂乱的头发
闲暇时嘴里就发出,柴油机
引擎发动的嗒嗒嗒嗒声

石娃娃山下

昔日开山碎石的人
现在养蜜蜂
他头戴面罩
像一个笨拙飞动的公蜂
穿行在上百箱蜂箱中间
他告诉我一个秘密
说蜜蜂的嗡嗡声,好听的很呐
医好了他多年的耳鸣

他能分辨出不同品种蜂的嗡鸣声
我离开时,他挥着手说
再过半月就割蜜了
上好的槐花蜜,还有山野花
好得很呐——

俯冲的鹰,迷途的野兽,飞翔的
华北落叶松籽,成熟的山榛子,小
松鼠
它们在直立的悬崖上下有过困惑
而来自生活的悬崖,一落千丈
拯救我们向上的却是生长的愿望

悬 崖

在林中

我总能看到西南方向横亘的陇山
到了黄昏它的颜色由绿转青
古人说的青山意味着远眺
作为每日抬头就能看到的事物
它由原始丛林和我内心的沟壑
构成
整个白昼山峦清晰,谷峰分明
我甚至可以望见它裸露的部分
沿山脊纵深下切到谷底的路径
灌木稀疏,人是可以通行的
我无数次用目光攀援而至峰顶
它平缓,蜿蜒,曲线柔美
在阳光下引人神往,可我深知
我永远无力抵达,它断裂的
悬崖峭壁就布设在万木的遮蔽下
其实,我无数次将目光停留在
悬崖,激越的暴风雨,弥漫的大雪

高处树叶间的雨滴跌落到低处的
叶片间,有的正中,有的打在边沿
树叶的反应像我一样,打个激灵
树冠遮蔽的青草,和林中空地上的
青草有不同的反应,当阳光进来
我凝视的地方在扩充,几乎看不
过来

我被空地上大片的光吸引,却发现
树冠间隙漏下的两朵圆圆的亮光
在看我,并向上找它的源头
林子里水汽氤氲,鸟追随着自己
的叫声

高高矮矮,疏疏密密的树木回旋
着气韵
踩过的草地上,脚印凹凸有致
青草的韧劲,由光线一根根拉直

不远处,雨后回来的青山,阳光 木讷
催促雾气,每一棵树间飘升的白色
和林中升起的水汽,过不了多久
就会汇聚,和山下的河流脱离关系
我因此变得透明,模糊,形似一
杯水
刚刚从河边汲上来,脚下有了湿泥
在白色的地板上无处落脚,更加

作者简介:

雪舟,本名李存慧,女,回族,60年代末
出生于宁夏西海固农村。出版诗集《雪舟诗
选》。宁夏作协会员,宁夏诗歌学会秘书长,固
原市作协副主席。

沉 香(组诗)

导 夫

刘公岛

女人抱紧婴儿

整个下午
光明在白昼的寝宫升起
如同异域的猎物
被本土的风声唤醒

细嫩的花蕾
向炮台的锈迹绽开
发旧的屈辱
在知了的鼓噪中回响

山峦簇拥
太阳分割着圣山
峰谷凝望
海风沉静于渊面

金色的担子跨越重山沉入海洋
黑黢的哭喊瑟缩岩壁升入天堂
洞悉你海浪般深刻的命纹
担忧你山冈般沉重的未来

我从
远方而来
聆听久远的汉家的呼吸
造访不远的晚清的黄昏

殖民的遗产
世代的友好
入眼于苦苦相思的
无名的土地之下

夕阳整饬衣装

海面没有拉直

同心 TONG XIN

近乎无畏地勇敢
海风拧干我苦涩的手臂
我无法触碰历史的这段潮头
水鸟穿过成排的树干 和
荣辱不惊的人群
依旧在腐蚀的海藻上空
愉快地盘旋 航行 并且歌唱

向远方

我们前往远方
远方只有乌云

天色是翻滚的大海
破碎的海水
倾吐着
大地悲壮的泪痕

我抖开英勇的窗帘
仰望布满线缆的夜空
大地纹丝不动
倒吸着玻璃表面遒劲的雨声
列车沉入黑色的等待
无法冲破没有墙垣的边城

沉 香

一条月光洁白的素体
如冬日乏力的鱼
在无色的冰面静寂地扭动

把我的手
放在你的最妙之上
空气稳定
梦境重现

你被打开又合上
鳞片划落时
目光落下
阳光升起
我想从你的身体中挤过去
让语言顽强地超越它自己

我不断压迫情绪
揭示你肉体的局限
并在
曼妙的深爱中
享受一种前所未有的
无所畏惧的新生 此刻

我在你昨天在过的
地方
倒向无边
觅拾沉香
我所选择的这个人
她不是孤寂的第三者
熙和的黎明
逃离宇宙的牢狱
探看恬美
触及自尊
因为你太丰富
我才不忍离开
我挪动一把椅子
靠近窗前
靠近贺拉斯幸福的岛屿
只是想与她
待在芬芳宁静的夏日的温暖里

天 坑

沉默的暗语
如危险而美丽的蝴蝶
融匿于欲言又止的大地

务虚的天空
张扬着微茫的风景
陷落着芬芳的尘埃
冬日的澄明
黎明的声气遁入大地
无叶之树深葬重雾
西风吹弯月牙
枯叶抬高脚步
太阳很迟才过来
行者很早已归来
垂 钓

微风滑过竿的边缘
阳光抖动线的秘境
一池生死 几度春秋
鱼的欲望系于人的欲望
只有狗趴在自由的岸沿
无所顾忌地等待着另一场盛宴

这一年

温馨的春光
透过夏日强烈的情绪
弹落一枚知了
以它一生的速度

竭尽全力 我用黄土
将倾倒的小屋
抹回冬天的本色 以
太阳从它背面爬过来的轨道

作者简介：

小风摇荡 我不知道
那棵树的名字
叶落
如秋声中的歌谣

导夫,本名马春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香港诗人联盟理事,宁夏诗歌学会名誉副会长。
著有《丁鹤年诗歌研究》,诗集《山河之侧》《无
言之心》等。

长诗：黑胶时代

阿 尔

黑胶时代：集药四帧

壹帧

向前走几步

脚步虚浮

需要支撑

我们才得以顺应天意

入深山

需缓行

承美意

心溅雪

没想遇见什么

只是这些雪

在融化之后

有一些泥泞

偶尔我会低头

含糊的语音从帝都传来

沙沟的雪停下来

大地白茫茫真是干净

貳帧

夜深

老顾说

见一面少一面

老顾再没说什么

老苏出来说

兰州料理豪华加蛋套餐

后天先吃上一碗再来谝

一面曾经是每天

曾经是周

曾经是月

今昔是年

一年有多少面
今晚我坐在黑暗里听这张唱片
一个老男人嗓音沙哑着唱：
小羊排馊了
那么还会有别的
一只飞蛾绕着仅有的灯光飞来
飞去
一个幸存的东西
我无法想象她能度过这个寒冷的
冬天
即使有暖气
冷依然冷
我继续听着一首比黑暗还冷的美
国民谣之歌

水将之分离
会分泌出多少值得呕吐的
胃液与胆汁
好在这只是一个在冬日里戴上白
色帽子的诗人
多年前
还有一个诗人也是这样戴上白色
帽子在银川和西海固晃荡
我想起这一帧帧影像就突然恍惚
起来
我看着一粒粒药
我看着陈粒的样子
写下这首无关自己的诗

叁帧
一粒药有几多功效
好在世界不需要更多的药
一粒就足够解决所有的问题
首先是身体
接着是头脑和心
或者
一粒只是一粒

肆帧
若是写不出伟大之诗
那就去死
也可以持续抑郁
也可以作诗
想念一个人和你
和一座城市
那里太阳新鲜
每日缓缓从东方升起

我可以和你坐在利民街的早餐铺
切两根油条
三个牛肉馅饼
一碗豆浆一碗馄饨
中午是解放碑的爱情麻辣烫
一席黯然销魂竹筒饭
二两牛栏山小二锅头
这样的日子随着夕阳西下贺兰山
就到头了

黑胶时代：集罔四帧

我吮吸了下指头
继续刚才的事
我忘了我们是从哪儿开始的
我甚至想起了梵高
他和那几个吃土豆的矿工
其实，我也不过是晚祷者
在桌前从没双手合十
我看着一地的碎屑
她会消失的
我终于可以吃到一瓣
散发出奇异之香的橘子

首帧

该到剥去她的时候
她竟然有些干瘪
“她是去火的
可以加一些在水里
但注意不要过于沸腾”

貳帧

春风尽
万物生
冬日暖
脚心凉

很专注
我拨开，用手指一点点
揭去她的外壳
内心是湿漉漉的
黏糊糊的液体奔涌

有所瘦
有心戚
有所思
有所聚

他在舞台上说了这些话

灯就暗了下来
幕也落了
只是戏中人不知去了何处

学会了在银川的清晨打鸣
透过粉红的酒廊之灯我不得不遇见
一个个涨红着脸的我和你你和我
我们经常是说着梦话

叁帧

城市和我睡着
我在大巴上睡着
很多人都睡着
太阳照常升起
蚂蚁 A 和蚂蚁 B 幸福的小日子也
才刚刚开始

谈彼此爱过多少盛装女人
哦,还有带刀放板的黑社会
这不一定是个愉快的下午
我吃腻了羊肉泡
决定来点羊脖子尝尝

而往往是低头看微信的厨子
他贼光油亮

肆帧

我有时会看见
另一个不是我的我
是我的我的我
他们比本质的我
还要高兴

心不在焉的说着语音:
“我们应该在彼此的体温里约会
给你做个肉夹馍咋样”

黑胶时代:集随四帧

路上
他们折断了自己的脖颈
他们说这就是渐行渐远
我有时则什么也不见
不见了我是我的或许是你是你的
是一些一些鸟

首帧
随雪一起落
随你说着话
随唐去看隋
随长去望安
随手尽是灰

随你游山岚
随心去憔悴
随想就是谁
随了风就是月
随了纽约不是银川
随了暗就是错
随了巴黎不是北京
随了门锁还在
随了乡就得还
随了模样梦是客
随了枫桥船哪泊
随了你瞧了戏
随了公望想前朝
随了影子手舞蹈
随了春山吃小油饼

你一定在草原饱食终日 无所事事
你必须是想念老额吉的那个男孩
你浪荡在羊群中
你或许的梦萦绕着
锅灶与奶茶的腥臊味
它们是如此香甜
像你梦里的姑娘一样迷人
一样丰乳肥臀
你爱上她们
你爱上了一只白羊和一只黑羊
你甚至爱上了苍天和无边际的云朵
而蓝天燃烧着
这是世间最美之佳酿
你醉着
你也是在独享暗中逼近的那一股股
广场与仓央嘉措的荒凉

叁帧

贰帧

你无法唤醒一个乌兰巴托
梦游的入睡内蒙男人
正如一个夜不在乌兰巴托
你唱起了关于银川的一首青稞酒
之歌
青蘭舍 青蘭舍

巨兽奔驰
她巨大的呼吸
让我爱你的前世今生
我们在黄昏走进荒野
光即将逝去
流水尽失匈奴颜色
一望已是千里

再回首就到了内心之心
我们或许还在穿越着火
她飞得越来越高
她在静止的烟火中突然缤纷
被一棵低沉的枯草清洗得比光还
要亮些了

不必烹制便可以直接入食

黑胶时代：集疾四帧

首帧

肆帧

我们必须迷失于自身
我们因此是猥琐的：寻捐
我们因此是无情的：处决
我们因此是制造的：冤屈
我们因此是你们所认为的：真相

我们不是那些玩意儿
我们不是那些广场舞
我们不是那些拆迁队
我们不是那些闯入者
我们不是那些赞美者

总得开启

那个红色阀门

她是一粒白色药丸

她被装扮起来

她穿上甜蜜糖衣

什么也不是

什么也不是什么

他走在珠市巷里

抬头看看阳光

一棵树被剥去了叶子

他低头苏醒自己的影子

那些绿在光的斑驳里多么渴！

它们将饮尽谁的蜜

而墙角的酒瓶堆着、空着

貳帧

我们此刻是欣赏着
我们此刻是围观者
我们此刻是窥视者
我们此刻是那些同谋者
我们此刻就是时代的小海鲜

那么高

我们还是一起

向下

向下

向下

我们是一双眼球
和另一双眼球
我们彼此是陌生的
我们喝茶、交杯
我们还做了什么

就要下去了

我们还在寒暄
我吃了一枚果仁
就着一杯滇红
这是最好的一天
电梯口我等一扇门洞开
我们其实都像自己一样
空空洞洞
向下向下

她泡在酒缸里

那个爱她的长髯大叔开价不菲
你瞧
她还需要留言
她还需要赞赏
她还想和酒吧里那个男孩喝一杯
莫妮卡
她还想和一个陌生人加个微信

又能说些什么

我的手指在手机屏幕滑动
我的精子流动缓慢
我喝了那杯糖浆
她比蜜还甜
我却吐了
现在只有胃才知冷到牙缝的苦

叁帧

又能说些什么
时间漠视了速度
我这个人类比速度还快
我上山找那块石头
她已风化
我遇见那只蝎子

下午听到一张 CD

像梦一样
哦,她像梦一样肥硕迷人
我把音量开得很大
我听她不停地唱,吟咏
像刺一样狠狠扎着我

同心 TONG XIN

我觉得一切真是他妈的好
真好
一个人听也非常来劲
我决定
今夜就是她了

失魂的僧侣
经幡招摇
却未见过世美肴
余爱风中秀岚
随日光静摇

亲爱的
今夜我将为你不眠
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
不管你是斯巴达克斯还是洪秀全
不管你来自拉斯维加斯
不管你来自南门广场路灯下那个
粉红按摩店

贰帧
我们迷恋这一天
坠落的大鸟
燃烧的肢体
升腾的欲望
哦,我们是身不由己
之虚浮的神剧
歌颂人类的自我追悼
和戏中的真假爱情

黑胶时代:集物四帧

壹帧

遇到过于灿烂的事物

那一天可以来到

户枢就此清晰

而星球孤寂如阿尔的梵高

我执于寒冷之光阴

不必说出

叁帧

废墟上的一日

下午总有你

窗棂腐朽

一人步入 G3 高速公路

伟大之你和我

我想肯定又是那一个临山的角落

望尽路上

她在等……

其实她是不在的
下午总是
我和老冯
悠闲地喝着凤凰单枞
想着一个叫老狼的越野车手
他曾经和一个姓阿名尔的混子
凌晨穿越解放街
在一个地下酒吧
喝着山东出产的黑啤
不远的舞台上
几个酩酊大醉的老腻子
弹起吉他唱着忧伤的歌

远方
我的方向和你的不一样
我只看见一地的冬日葵花
被摘去躯壳
南山下
有白昼黑夜
四季分明
我和你围着暖炉
喝着小酒
吃几粒花生米
我们的幸福比金圣叹强
怎么过日子也不到头

作者简介：

肆帧
我的咳来路不明
即便这样
我还是想为你写点什么

阿尔，原名张涛，媒体记者，策划人，上世
纪 70 年代生人。著有诗集《里尔克的公园》
《银川史记》，随笔集《秘境之旅》等。

祈祷过的脸(组诗)

刘 岳

公园

梦里,它是池塘,在夏日,仍没有
放进去鱼。仍无人
坐在石凳上。一个大的公园
醒在我们中间

水窖遗史

我们等了很久。没有听到水的碰撞。

绳索依旧握在我们的手里。

我们用掏空的眼眶里来回跑动的
一只黑蚂蚁
想象系住的铁桶在如何晃动。

偷 窥

入冬后,偷窥者黑暗的窗户已不
再打开,而在死亡的
愈发空旷的眼底,他重新成为了
一个好人

虽然被抚养起来,他仍努力地让
荒凉的工地摆动塔吊坚硬的长臂
术士骑于其上,并旋转他炫目的
戒指

小城的早上

他醒着,脊背上长出霜
他没有敌意

一些人分居在道路的两侧
准备再一次弥合。生活是这样的:

男人将长长的绳索伸进女人痛苦
的水井
仍无法救赎

而他搓着手
像一个吃饱了重新回到阳世的人

火车在城外开动的时候他才会颤抖
载着一些人。他的身体吃力
而僵直

他确实很困了
他躺下的时候，脸上
没有睡意

放驴记

雨水聚积在路面上，形成椭圆形的
灰白水坑。浑浊，如一块
裹好的置旧之光。

我在想一个正直的人看到的：

一只打开翅膀的麻雀湿淋淋的小
小腹部。

它绵延的两翼肃寂。
泥杂沉下，水坑缓慢地装进天空。

我的驴正将结实的嘴伸在水里，
把它领往高处。

身 体
写作未能使我快乐，它把毒种在每
天的

饭里，光中的木椅
凹痕里也有
我确定不了自己是否获得了疾病

在离开手指的一天
堆满玩具的床铺没有意义
而被我拿掉脸的镜面上，另一种
可能是
它爬满别人的表情

我受雇于他们。一个赋闲的
高大佣人

遇 见

似乎只余下了时间。在我凝视的
高处,命运就像绳索上的
苍蝇,摆动;有时是一枝玫瑰
有时是我的身体
我身在何处,在哪个年代。
窗外未能明朗。
但我醒来。我记得:

把 戏

桌面上的手已被抽掉,阳光在照
耀一些
改动过的物品——直到黄昏,金
色的、命运般的废墟
仍然堆积。它们,仍能食用
无人遇见我独自到来。
无人弯臂于旁。
我记得,风:
剔净墙壁上大小不一的坑。
我记得:无人将我叫醒。
空酒瓶
之后,它注入我的歌,倒在
昏暗的墙角。它
悲伤的起伏的血液,在我滚烫的
体内
沉默。我不能说:这
空荡荡的不可揭示的孤苦之爱
有面纱褪去的容貌
一个阳台朝向公路,使它获得延伸
却远离他。他没有庙宇
只看到一片低处:一个年长他一
截的老者
捶打腹部。“咚”的一下
他觉得完了
“咚”——
又一下

祈祷过的脸

1

台阶上的霜开始融化

僧侣们做完课业,绕过一口

早晨的钟

一排伸往禅舍的廊柱

漆皮剥落。——像可以摘掉的脸

堆放在一处

2

他站在佛陀的脚下。收缩的脸

缓和下来

冰粒从他的胡须上掉落

想呼应它的手

他的臂膀微抬,又垂回去,抓住靠

在香案边沿的

两只棉衣口袋

但没有任何可以祈祷的东西

3

你宽大的衣褶里藏有众多尘粒

构成咒语

朴素,蓄养着光

而折叠双腿的蒲团上,睡着你的

侍者。他无依无靠

他面向你

作者简介:

刘岳,笔名大悲手,宁夏西吉人,有作品发表于《天涯》《诗刊》《中国诗歌》等刊物,出版诗集《世上》《形体》,宁夏作协会员。

我喜欢你是安静的(组诗)

林一木

它正温柔地等待接纳你

3

你无邪,无言,挥动沉默之手

1

——来,来吧,跟我走

请看这幅经卷

4

冬日,雪山正展开蓝钢的光芒

你拜伏,像一只黑色卑微的乌龟

邀请你——

你的眼饱含泪花

回到熟悉之地

你的眼睛是一枚黑色的悲伤的水晶

2

你推开窗棂,召唤——

映着……一个咒语,

你神秘的笑容里有诡谲的往事

是一面鼓:

你是童年的玩伴,还是门前的侍者

祈求,怜悯:你……一直……在

清月之夜,带我回故乡

受苦

活着时,你无法抵达客观

如果可能开口,请拿出你的印信

5

告诉我,你来此地的因由

你是谁的孩子,曾经,

或许,来自北方,手执锡杖

你欠下的有多少，多久，
你走过了几处圆圈，见过了什么
抛弃过谁？

9

过去的时光不是深渊
也不是一回回，轻晃摇篮的手

6

写下来！
拒绝交出的人都将是弃儿
踏入捷径之人，都是戴罪之身

不是生命之轴上千百次，荡起的

秋千

过去的时光，它是一个来到世间
静坐的人

洞见一切的并非智者——
舍弃王冠，遁入山林，一闪而过的
身影
是不异的善逝的人生

10

起身之夜，你写下对自己的告
示——

囚笼里关着不死的囚徒

只要活着

就不能超越身处的任何时代，上
殿之前
要亲手斩断，自己的兽身
懒散的投机者，诳语者，忘恩负义
的人，虚度时光的人

7

旧花瓣……示现
你的手颤抖，写下，此在之诗
你不能写下未来之诗，也不能
写出，过去的诗

——你写下的，只有证词

11

你能否，收获末日之泪

8
证据取自无数个日落与日出

去得到大鼓的邀请，你能否得到
蓝色的火焰

那是一峰雪山

一页,古旧的经卷

万物静默于湖心——

它激起的万丈波澜

搅乱了黄昏,曾经,曾经

12

现在,在热闹的人间

我喜欢你是安静的

你醒在这一夜的火光里,睁大眼睛

此一刻,强迫的栅栏消于无形

看到故国三千里

你内心豢养的狮子,成为

清凉之夜

慈悲的王者

如冰之音

背对青山夕阳,悄悄收起它

铿锵跌落,一场清凉

锋利的爪

一场……白色的雨

我喜欢的,莫过于此

你看见自己,散入,早晨银亮的

可是,站在你面前我还是

空气

有些难过

我的难过在于,仅在于

13

人间大地呀,它正温柔地等待接

我该为你写很多诗,还是煨起,

纳你

每日黄昏

翻卷不休的火

好好地爱这个世界

我喜欢你是安静的

如果你曾长久地站戈壁

我喜欢你是安静的

看落日,如何辉耀遍地的石头

此刻

你有理性、宽阔,包容的沉淀之光

每年初春你都去河边

词语的银器正被轻轻擦亮

散步，看东风一遍遍不厌倦地
将河冰唤醒

每个秋天，你都去看天空
久久凝视那高空的蓝，让你，
不忍离开

最后，你从白雪皑皑的旷野
看到燃烧的火焰
在雨天的白鹭之翅看到自由的呈现

从一支悲怆交响乐中，你听出了
喜悦

从争辩的头脑中
看到一条开满鲜花的小径
你就去写诗，在诗里
好好地爱自己，深深地爱万物

不去写诗，你就去生个孩子
好好地爱他，深深地爱这个世界

四月十八日闻众人操琴于河边

一个人在雪地里弹琴

一个人在雪地里知音

一群人在水边弹琴

一群人在水边知音

一支曲子听了很多年

从地下听到云端，从云端落入幽潭

一支曲子听了很多年

从大路听到深山，从深山没于人间

春日记

阳光透过窗玻璃
把慈爱遍洒透明的花叶，它们窃
窃私语

像重逢的亲人，谈话热情而急密

在这暖凉的交替时刻，兰花显得更

瘦了

这里的每株花枝都怒放过

如同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逝者

我无法了知寒风中，一株花恪守
的秘密

亦无法了知他人的痛苦，坐在这里
我知道自己回不去了

春日盈门，我不能陪你献上告别
的花束

就借清脆的鸟鸣来问候吧
我爱这一切，我亦由此爱你

鱼

多久了，我不再动笔
记下，
那些瞬间，它们曾无休止地
搅动湖泊——

就算是冬季，这样冷的时刻，
它们仍像冰面下的鱼——
沉默的水流中，它们，
摆动尾翼。
拨开积雪，你会看到一面，
更厚的冰块，

那里，
什么也看不见，
什么也没有——
现在，没人再能敲开我的湖泊，
去那里垂钓，
把一枚红色的小锦鲤，抛在冰面上
它的体温瞬间就流失了
它冻僵了的身子弯曲着
贴在冰上
冬季的日光照着它
使它看起来
像一弯挂在苍幕上的
彩虹

作者简介：

林一木，女，七〇后，宁夏固原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理事，宁夏诗歌学会委员，银川市金凤区作家协会主席。出版诗集《不止于孤独》《在时光之前》。现供职于中国银行。

光的暗语(组诗)

张富宝

准 备

沉默的嘴

相吻

咬出

甜的血丝

我们并不

满足于水

我们为种子

准备好了镰刀

为镰刀

准备好了砂石

它们从根部开始

催开枝头摇荡的花蕾

它们裸露的小心脏

在火红的雨中

闪闪发光

犹如三月

伤口在别处

痛在此刻

春 天

有些美,和罪一样

不可轻易示人

我曾窥测的那个冰洞

那个小小的深渊,已了无踪影

清澈而翻滚的水流

淹没一切

我可以时时聆听
雪原在高处

崩裂的
声音

光的暗语

时间不能停下来,像一只蜜蜂
孤悬在木棉的枝头
某个瞬间,我像是读懂了光的暗语
看它穿透我单薄的肉身
一定有早于春天到达的人
口吐鲜血,站在桃花树下

一定有深于根的疼痛不能言明

途 中

我是否可以说:悲伤
有柔软而潮湿的根须

嘴唇还在渴望。河水冰冷

像一个偷渡的梦境
准确击中你的,石头的体内
必有一个神的恋人,倾心于永恒

的虚无

灯光如刺,在颤栗的深夜
我并不羡慕永不失眠的鱼群

那些贪婪的猎食者
一次次,噬咬绿萝的根茎
我是否可以说:铁轨
深陷于天空,紫灰的雪粒

这些灯忽明忽暗

硬币。看不见的银光。高悬在天空
在两把椅子之间,一个人在埋头

哭泣

他的身边,落叶和风,发出含混的

声响

对于他来说,门依然在旋转
通往大海的门,是一种美妙的幻觉
所有的涛声都深藏在山脉之中

秋 日

有什么被照亮了。雨或者雪
我不能完全热爱的冷,越过垭口
在墙角哭泣的石头,像歌声
退回发炎的喉咙。悲伤是
来自秋日的大师,正在用沉郁的

油彩

涂染倾斜的山河。天空迎风抖动
神圣的蓝色,许我以片片燃烧的
落叶

临水的芦苇,恍如白发思想者
怆然打捞遗失的面影。而一群乌鸦
用磨损的翅膀交谈,夜色渐深
我仿佛听见一条河浑浊的回声

颂 歌

再次触摸冬日:一件遗弃的圣衣

仿佛里尔克的诗句

青铜般的质感
从早晨的内部开始
一个祈祷的塑像
需要聆听,如果寒鸦归来
可以丰富每一种苦难的音色
的确如此,我们生活在

更多的虚构中:
我有一棵奔跑的大树
挂满哑孩子的礼物
当大地归零,灼热的歌唱
沉迷于最终的雪

雪 天

黑夜赤裸如同日历。可以
轻轻撕掉一页,擦除占卜的文字
可以满怀谦卑
用地火烧制陶瓷之心

每一阵风,都在吹醒一条路
通向雪地深处的歧途:
群山隐遁于白象的幻觉
雪豹睁开宇宙的眼睛

而昨日深潜于倒扣的船中
一朵一朵的雪花
能否连缀成纤细的天梯
拯救人间哭泣的梦境

向内的折叠

疼痛随着声音消失,嗜睡的喉咙
雾霭弥漫。翻修的道路隐藏谜底
有光,但不是来自枝头
而是最后一颗悬空的孤星

几乎年年如此,十二月
成为一个尖锐的切口
列车靠近终点,仿佛才刚刚开始
沉重的惯性使肉身失衡

作者简介:

张富宝,笔名慢骑士,现供职于宁夏某高校,有诗歌、散文、随笔及文艺评论作品见于《黄河文学》《朔方》《山花》《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

节气歌(组诗)

西 野

立春:鱼群从回忆中醒来

春天的鱼群就要从回忆中醒来
不能忘却的,依然是那些河流深处
盲目的歌唱。整个冬日长夜
有人倦于整理时光散轶的病历

群峰覆盖大雪,星宿仍是潦草
仿佛心事无限却又提笔忘言
谁的眼前,一面纸折的镜子
幽暗中浮现蝴蝶的脸

而鱼群就要从春天的回忆中醒来
负冰者梦见天鹅闪光的羽毛
那些蝴蝶的信物。而天空之上
纵是落叶有如死者脸庞一般枯寂

燕子啊,鱼群已从黑暗中醒来

昨夜蝴蝶入梦,捎来书信:

久病的词语有了浅浅的血色
是谁说过的:风若有信,花终不误

雨水:二月与墨水

黄昏,我驱车山中
山路蜿蜒不止,还在重复
昨日之崎岖。时有林木啸叫
雀鸣几如枯叶瑟瑟

风比往昔更凉,更薄
落日正咬紧牙关缓缓爬过老虎沟去
我又一次返回那里
沿着想象中的一场漫天风雪

究竟有多久了?我不曾到过那里
我该如何向你描述这被遗忘太久

的雨水

这低于尘埃，且被一再辜负的二
月与墨水

我曾与它拥有同样卑微的名字

惊蛰：年轻的雷

这寻常的日子曾埋葬过多少
漫长的黑暗，而内心敏感的雪
仍还固执地站在自身的阴影里
尽管虎狼还持有虎狼之心
而枯木望着枯木一如柔弱的书生

毕竟这一日还是如期来临了
你看，天空更加仁慈、辽阔
河水已经开始了漫游
天鹅扑展翅膀仿佛先贤正晾晒经卷
而平原上的风也有了熟悉的味道

年轻的雷正在梦里轻轻翻身
隐约听见野外急切的呼喊
新鲜如草木低声传颂
新鲜如一枚喑哑已久的耳朵
听见了春天最初的心跳与辽阔

春分：歌声如雪

歌声再次从遥远的南方醒来
春已过半。飞越山水的燕子啊
那怀抱柴门的镜子
可是你另一张模糊的脸

春天已经过半，当我再一次醒来
北方仍是大雪
有人背靠桃花
而柴门久扣不开

光阴之外
正当你从陌生的南方归来
听见柴门久扣，白马嘶鸣
而桃花婉约，歌声如雪

那可是时光中的另一场雪
轻轻拂过白发丛生的柴门
当途中每一座幽暗的城堡
一一亮起了灯火

一如行者的梦里
雪洗亮另一场雪
像洗亮镜中，我们未知的前程

那被野蛮的风，一再低吟的闪电
之歌

清明：四月的秘境

唯有一场细雨能替我说出
四月的眷恋，花瓣飞逝的哀愁
唯有这一场细雨，能替我保守
四月的秘密，风行旷野的暗疾
唯有这雨能带我遁入
四月的秘境，那些潮湿的灵魂

四月。把这清凉世界颠沛一生的雨
还给火的颂辞，还给守望泪水的
石碑

把石头的心跳还给一座虹霓
编织的空城。然后——
请用你的名字点燃我的名字
再以你火焰的泪水葬我
在四月，小小的

寂寂的，空空的城

谷雨：以风为证

暮春将尽，我们都还没有说到
后来的那一场大雨

方寸之地。你尝试为一棵树命名
草木兀自葱茏，呼应一个人的朝圣

天说黑就黑了。昏沉的日光
隔着尘世的暮霭，斜照过来

有一阵，我们说到了风
轻轻吹拂着，遥远的四月的风啊
那么，就以风为证，只有风会相信我
此刻，我便是那时光之外的一座

幽谷
穷尽一生地等待，只为那牵着落日
的人
暮春时节打马穿过，这雨水编织的
空城

立夏：时间之血的供养

我又一次来到这五月之夜
领受那永恒南风的神秘吹拂
此刻城门洞开，星辰渐隐
而乱云倦于奔涌

流水怀抱草木阶梯
楼宇次第献出灯火
这长风不息的五月之夜啊
梦几近荒芜，月光华发丛生

一座寂静的中年塔尖
颤栗一树繁花悲喜无常
人间风雨十常八九——
那些悲欣交集还来不及打扫
而告别的一刻，早已利刃逼入
暮春时节光阴的骨缝

因念此，重回首
就让我们一起举杯吧
举起这时间之血的供养
千古流光过，且尽杯中物
在这南风永不停歇
摇摇晃晃的人间五月

小满：词语的银器被轻轻擦亮

脱胎于星辰的鱼群在月光里
奔跑。你用玫瑰的卷宗
修饰扉页空白的梦境

当花朵的颂辞在枝头闪耀
衣衫不振的蔷薇再一次
梦见了夜莺的歌声

小满未满。樱桃微红
词语的银器正被轻轻擦亮
久别重逢的燕子在南方结伴而行

水仙的身体里，倒映的睡眠
日渐丰盈，仿佛隐喻的月光
喂养着野蛮的鱼群

芒种：向上生长的光

昔日重来的荣光从这一刻开启
被否定的收割
传递给六月另一种光芒

有人看见朝向天空生长的旋律

众火低声贊念，呼应幻术琴师
弹奏的上行音阶

趋于永无穷尽可能之天梯
六月。带刀的护卫
沉默如封存之典籍

向上的旗手驰骋于幻术的迷宫
银针鱼跃出词语的湖面
闪耀昔日重来的光芒

夏至：凤凰花

十二星次带来南方最初的消息
火焰之树重温六月漫长的回忆
宛如夜不能寐的词语，独坐人间

凤凰花在黑暗中鼓翼而鸣
一只大鸟自东方振翅凌空
回忆中闪耀鳞甲斑驳

而一匹赤色鬃马正绝尘而去
马背隐约传来野蛮的律令
呵！当十二星次再度带来南方的
消息

那删改律令的，可是那夜不能寐者？
那独坐人间的，可是那夜不能寐者？
那轻轻歌唱的，可是那夜不能寐者？

歌曰：

杳杳灵凤兮绵绵长归
悠悠我思兮永与愿违
万劫无期兮何时来飞

小暑：火的皈依

这样的夜晚适合于
杯池豢养金鱼，飞蛾扑打牢狱
适合火焰里诞生，舌尖上死去

这样的夜晚适合沉默的草木
葆有不安的言辞，适合一个纵火者
写下人间片刻之欢愉
那些枯萎的花朵，燃烧过的痕迹

这样的夜晚
适合重新领悟一场暴风雪
适合那个纵火者皈依于草药的焰火

这样的夜晚,另一场暴风雪
正在抵达的途中
而每一味草药的心里都醒着
一尊用心良苦的佛陀

大暑:反向的旅程

一场烈焰仍在蔓延
而那最后的时刻就要来临
我仿佛听见夜的皮肤下
一列火车的呐喊

当幽灵开始它漫长的回忆
当爱意萌生的萤火虫且歌且舞
配合着人间的幽愁与暗恨
月光汹涌,草木疯长

反向的道路通向未知的旅程
也通向词语的迷宫

“安得长风万里兮,
吹我九天衣袂飘飘”
我又一次听见了皮肤下的呐喊
当七月末央
梦中的鱼群将次第献出
秋天的诗篇雷霆的清唱

作者简介:

西野,本名张树鹏,1976年出生于宁夏西吉县。作品发表于《诗刊》《星星》《中国诗歌》《朔方》《六盘山》《飞天》《中国诗人》等刊物,作品入选《宁夏诗歌选》,出版诗集《青鱼点灯》。

落 红(外七首)

查文瑾

落红

当然不是无情物
它只是
风的产物

脊 梁

鲁迅先生被请出教科书后
蚯蚓说,是它一直替我们扛着中国
地下的砖头和黑暗处的骨头
不知是哪一个先弄出了咯咯的声响

罗曼死

洗衣机转动的时候
我正在听雷帝嘎嘎的《Bad Romance》
不经意间竟发现

两种家什制造出的旋律

中间很长的一段都非常合拍
得意于这样的一心二用
总有意外的发现
可事实并不如我想象

后来,它们合着合着就不那么合了
以至于各自的尾声部分
怎么听都像是
对造化弄人的叹息

兵沟之夜

看不清

到底是哪片云彩下的雨
只感觉脸颊
有惊心的冰凉
只感觉自己

同心 TONG XIN

像一滴千年的神泪

指鹿为马这个词

等风吹干

将在多年后的汉语词典里

找不到鹿丝马迹

如果你是北京路上的灯

植树节

如果你是北京路上的灯

回想这些年

那我就是路边的彩虹桥

你栽的花

远远地看着你和别的灯交相辉映

开出了心花无数

拍夜景的人总喜欢

你栽的跟头

将我们一起取在景里

开出了坑花无数

熊猫的困惑

你栽的寒梦

我一向

开出了窗花无数

哦,不,我生来

这个植树节

黑白分明

你说什么也不想栽了

可一想到死

只想看看

我又难过了

别人怎么栽

因为我终将和那些颠倒黑白的人

阅心桥上看落日

是同一个去处

一个

一个成语的消亡轨迹

没心的人

鹿爱上马以后

站在阅心桥上看落日

感觉自己

突然有了心
只是这心
不知何时升了那么高
落的时候
看起来
还真有些疼

作者简介：

查文瑾，女，回族，1978年12月生于宁夏，现居银川，著有诗集《纯棉》《天大的事春天再说》，作品入选《休斯敦诗苑》《诗天空》《疯狂阅读·微悦读》《中学生诗意图成长读本》《中国诗歌2014—2015年度排行榜》《2016中国诗歌年选》《新世纪诗典》《中国先锋诗歌年鉴·2017卷》等，获第三届自由诗歌奖。

那座山冲出一匹马(组诗)

瓦楞草

躺下成为黄色的土

一场戏

脑海里声音和影像停止厮杀

安静

雾,涌来

慢慢延展

她身下的床在飘

被子温暖洁白

是云? 是雪?

干净轻柔

触到肌肤有凉意

一经深入

就被消解

一切真切可感

朦胧之物从天降

在体内聚合

她看到很多树

很多建筑和人

在她俯卧的背肌上玩把戏

形象渺小

有人偶然碰上

有人侯了很久

他们在梦的水晶里出现

挟着苦痛和快乐

冥冥中箭头指引的方向不在未来

旧衣旧裤作道具派上用场

幕布打开

观众眼里的往事不过一出戏

演来演去

都是当初的样子

衰了一地草

没有长亭古道

没有以泪当酒

一匹马鞭下扬蹄

迟疑着跑出弧度

带着旧事的包袱

远去

她是过气美人在风尘

鬟佩叮当

“挥手”作为一个用烂的词

高高举过头顶

剩下的时光

唯痛惜华年身体跑出的马

被带走的

再无消息

死亡浸透梦里的雪

醒来时母亲已在雪中走失

她害怕

恐惧来自莫须有的空想

痴狂的意识流为无意识的到场

安排了一切

这种思维让人透不过气

她感觉雪花的白和月光的白都充

满阴气

她掐着腮肉证实自身存在

这是怎样的早晨

裹着棉被有些冷

眼睛抖出一摊水

窗外刮风

凉气从窗缝儿鱼贯而入

裸身于众目之下

没有目光投来惊讶

没有遮羞布烦扰身体

她在这个国度与被文明孤立的

和自然融为一体的存在拥吻

“看,终于甩掉那个恶心的家伙!”

她所指的“文明”

站在梦境之外

“流氓”意识在它体内作怪

它说这是不文明

骂她无耻

要将她绳之以法

并堵上防止外逃的出口

它的强悍

以她认输告捷

当她被魔力从睡眠中强行拖出

可见处布满

操控现实的严森面孔

那座山冲出一匹马

它够英俊

俘虏女子的芳心只需化作人形

雄性荷尔蒙十足

之后和她相遇

森林
草径
野花
所有浪漫镜头都是童话的复制
她跑着跑着撞上这个身体
被抱住
举向云霄
又在臂弯下垂时降落
掉在一颗狂跳的心上

她身体是年久失修的桥
一刮风就开始摇晃
吱吱呀呀
往前追溯
这座桥崭新结实
承受日晒
和不打招呼来访的风雨
它身边
曾经的花红柳绿
和高头大马神气往来的蹄声
与现在的寒碜冷清极不相称
可它还是桥
见过它年轻时的鞋子提起往事
还是夸奖
已不属于它的
那个健硕身板儿

夜色晕染湖边的芦苇
手机播放《迷雾森林》
走路的女人手揣衣兜
大地涌出透明气泡
在周遭
占领视线
她摆动身体
学鱼的样子静静游过路面
蓝色雾霭
肉眼看不见的时间断层
镜像里一条透明的鱼
洄游
和她朝着相同的方向

作者简介：

瓦楞草,原名于洪琴,七十年代出生于吉林省柳河县,现居宁夏银川市,从事诗歌、评论、散文等文体写作,著有诗集《词语的碎片》。

星海湖畔(组诗)

常 越

另一端

从星海湖的一端到另一端
是绿。依次挺立的芦苇
是绿如蓝,渐渐地远去

野鸭、灰鹤躲进苇丛
岸边的笑声会躲在哪里
只见三两朵白云
轻轻地吻了一下湖水
像棉花糖,荡起一湖的甜蜜

饱满,莹润,连同落日下的苇花
恰巧倒映在湖的一端
而另一端已被点燃

苇 花

当星光洒满大地
我能看到一团团洁白的芦苇
在星海湖上用力地站稳脚跟
它们已经开出洁白的花了
只是静静地站立着
被风吹弯时,苇花低头又努力抬起
和我真的有些相似

苇 丛

我期待的星海湖
是故乡的一弯月
却迟迟不肯露面
连一如既往的蓝也在躲闪
四周的芦苇没有想象的绿

落 叶

星海湖的雾没有散去
在芦苇荡中过了一生
大地无言,堆满厚厚的落叶
我不忍心踩在上面
更不愿听到一些折断的声音

风啊,请把落叶带走
把它们带到该去的地方
让我抵达星海湖的芦苇荡
找寻那朵丢失的小花

秋 意

在我身边行走的人
在秋天,便显出了不同
我走路的姿态
也多了一些沉稳
随风摇摆的柳枝有些懒散

一些微小的生灵
在路边留下可以感到的痕迹
我总要提醒自己小心翼翼
去观察它们的去向

为它们设计一个春暖花开的北方

这些年来,春夏秋冬
我想着过去的每一天
相互搀扶的手逐渐缓慢
同行的人也有些衰老
昙花刹那,雨水幽凉
明年的秋天会是什么样子
可有合掌等待的相约

小 舟

芦苇轻荡,薄雾贴着湖面
一叶小舟停在苇丛旁边
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谁从一滴露珠开始
静静地聆听鸟的歌吟
让自己开出黄灿灿的花

小舟承载过的一段往事
依然清晰,像一条水路
从此岸到彼岸

一个秘密

喜欢从不可知的高处落下细雨
一条小溪在心底潺潺流淌
喜欢孩子的眼睛流露单纯
默默望着夕阳渐沉的背影
生活的过程已无关紧要

蝴蝶依旧孤单,忽高忽低地飞着
水鸟的鸣叫没有谁会在意
在星海湖畔散步的人
谈论的话语被风吹远

水草在顷刻间长成一湖的风物
清澈的水里,一条大鱼游向我
我把一个秘密交给它
它会帮我问候沧海
我会踏上回家的小路

伫立湖岸

斜阳,是一团纯粹的火
让我看见一枚果子坠落的过程

头顶上的枝叶,还很茂密
很想与一座青山畅所欲言
闪耀的光点瞬间小了很多

此刻,我不知道何去何从
站在星海湖边思绪万千
想着大雁飞过去了多久
归期又在何时

秋天的路有些萧索
克制不住自己会走神,并且落泪
但我要微笑着等待,坚定地仰望
等待一场雨,遥望一座山

作者简介:

常越,笔名影儿、云薇,女,七〇后。1990年开始创作,发表于《绿风》《朔方》《诗歌月刊》《中国诗歌》《诗刊》等报刊。作品入选《星星诗人档案》《百人百首: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作品选》《2018·天天诗历》等选本。出版诗集《风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理事,宁夏诗歌学会理事,石嘴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登 高(外七首)

马晓雁

白马已经饮过河水

布鞋上的雪泥也已濯洗

那些遥远的高山我们一起去走吧

一起,便是抵达

母亲提着纸灯笼去泉边挑水

倒满水缸吻了我们

回望身后

我们没有种下泥巴或者菱花

种下一个梦魇

以为母亲是可以永远相伴的

绕过低处的风烟

直到母亲说“怕是以后再没机会”

沿着岁月拾级而上

直到我们认出那种危机

落叶依旧是落叶,夕阳依旧是夕阳

直到母亲走出家务去旅行

但,另有人间

她一路的喜好让人愧疚

纸灯笼

除了我们的需要

母亲醒了

我们竟从不了解我们的母亲

我们在梦里怀念母亲

直到那个手持纸灯笼的孩儿
再也无人抱慰

就不会冷
但,跌落也是可走之路吗?
一日春景将尽
小摊贩贱卖了最后的黄昏

断流
彼岸的姐妹
你说的温暖没有果核

北窗

十二月末的北方还在结冰
夜韵散碎,没有原路可以返回

祖父这扇北窗如果关闭了
更多孤独和漆黑会来照料祖母
仅剩的尘世吧

没有熟识的亲人住在乡下
古老的炊烟不再升起
沿一条断流的河床走下去
不必打捞

他的儿孙从各地赶来病院
仿佛在追赶一次应季的采摘
朔风中,祖父甚至递来乞求的目光
可是,这时节

往事自有去向,不像我们
一生都在描述虚无的形状

还有谁能够打捞
疼痛几乎兑换了他全部的骨质

黄昏

晚炊的炉火正红
此时不出门,就不会有旧时心情

他浮肿的身躯蜷缩成一枚枯叶
如果顺流而下,落在河面上的传说
将再次转造他吧

此时不相问,千山万水垫高的这
碗茶汤

在甘城说古今

走了很远,说给甘城听
在缺水的甘城
这支古今蘸了一瓣莉香
莉香三十年前说的这支古今
经历了磨损、遗忘、钩沉……
兜兜转转,三十年
开口之前,一支古今最先失去听众
后来失去自身
再后来说起一支古今
我们说的是遗忘本身

无 题

细数羊群之时,早已失去牧场
还有什么是不可丧失的

语言?

北方空气凝重
酿造之时,恐惧才是最好的发酵粉
我这条小径通往农时
却也从未畏惧走向广场

一日闲暇

这额外的恩赐
让人愿意醒来,朗诵
水在窗下描眉时
人世暂时显得妩媚
在午睡中忘记自己
像一句诗失去出处
然后醒来,消磨时光
不觉得是最后
在街头看夕阳
失去旅途

我们的世间又少了一日
也厚积了一日

作者简介:

马晓雁,女,生于1980年,宁夏隆德人。现供职于宁夏师范学院文学院,有诗歌、小说、散文、评论发表于《飞天》《朔方》《时代文学》《黄河文学》《六盘山》《电影文学》《野草》《诗探索》《星星·诗歌理论》等刊物。出版小说散文集《深寒》。

茶馆旧事(组诗)

王 强

暗中书

他拿着酒瓶躲进自己的房间
在这里重新找到火
点燃蜡烛
他把他的身影放在
我的眼睛上,晃着醉步围着我
旋转起来
像绕着一道忧郁的阴影

隔着昏暗的灯光,我看不清他
他的声音
深沉的部分在黑暗中
疲惫时他停下来,伸出头呼吸
从一张面孔里
向外张望

他仍想辨认出那个还留在房间里 的自己

积 水
人们在另一个世纪里
刻下佛陀。它低垂而偌大的灰色
双眼
凹陷处积满雨水

她怀里依偎的猫
睡着了
在佛陀下。它允诺一个凡人和她
的猫
有片刻的梦境

她起身,掬起佛眼里的水
像是记起儿子

生前玩过的湖泊

枝叶在过道

屏 障

酒吧柜台后面,瘦弱的女孩
缩在黑色宽袍里
身后是一盏复古式壁灯
她还在自己的梦里
正慢慢醒来
长发覆盖着她这个年纪的忧郁

有人从海边归来
在那里, 沙滩椅已接待过不少时
光和微尘
正迎来一张褪色的面孔
后面跟来涛声
仿佛一群暮色里返回的鸟雀

茶馆旧事

我们之间隔着
空旷的桌子, 和一曲从镂花的幕
墙后
传过来的旧曲子

废弃的茶馆里
两只凳子仍生动地坐在一起
上面的尘土,每年都在更新
它们在等待什么

音乐设置了屏障
在我们之间,站在那里的不是她
而是她体内的另一人

已经很久了——
在夜色里
我们常用一根几乎燃尽的烟
点燃另一根

画 作

过道的墙壁上挂着
学生画作——来自海边的植物

我们望着星点火光,听一首旧曲子
那些沙哑的声音
从一个遥远的肺里发出

和日渐消沉的身体

空 屋

这面墙空置已久
挂在上面的钟，已在几年前被拿走
那是一个
比回忆更精确的钟
但仍有滴答声传来。它喂养着
一些记忆

我已如此远离狂热
如我应有的那样。而常靠在椅子上
在一段重复的音乐中
昏睡过去。我有过
长久的梦
有时来自音乐；有时来自一个神
秘的远方

存在过的事物
在深处
它盯着每一块可能到手的食物

有时来自镜子深处
那双眼睛
它会伸出来，它也有忧郁的弧度

有时它将嘴巴伸过来。它的舌头
有一丝冰凉
在夜间弄出微弱的声音，像一个
秘密

空酒瓶
她手中的瓶子上有一层微弱的银色
正在暮色中加深
她举起来

晨 间

每天早上，我都要
仔细剃掉胡须。我有一副平庸的
面孔

对着光。她谈论起
维持了几十年的婚姻
有水珠，在它光滑的

凸面上滚落
但住在里面的孤独是完整的,它
不会被打碎
她依偎在窗口说
黑暗逐渐立在她周围
空空的椅子上
有一个声音,向她伸出了手臂

缩回去。那只供下它的
手,也是
吸饱神的气息
祈祷的人
走了,蒲团上停着一片阳光
从里面渗出水

祈 祷

作者简介:

碗里的供果,倾斜着
阴影
如半个面孔

王强,笔名书衣,汉族,宁夏海原人,作品
鲜有发表。2012年毕业于宁夏师范中文系。
现供职于宁夏海原乡下某小学。

绿色把绿色献给了草原(组诗)

苏小桃

绿色把绿色献给了草原

的灵魂

不问苍穹,以生而乐

绿色被一缕风吹醒时

绿色牵着绿色奔跑

草原开始温润丰腴起来

横跨万里河山回归自己的家园

它们不会像我那样担心

在内蒙古在大草原

石头缝里是怎样钻出葱绿的树木

她把自己,连同一颗沦落风尘的心

水洗过的沙丘格桑花又将怎样绽

献给了静好的大草原

放艳丽

相聚相生,再一次在草原上盛大

绿色追寻绿色时

而荣耀

风正顺势一点点高涨

草原上,一场空前的虚无

蒙古包里的茶香奶香熏染着马头

琴的悠扬

那些绿波中散开的白莲

我仍然固执地认为

牛羊,马匹,甚至猎豹和鹰隼

世间所有的欣喜

沿着草径而行的鹿群和蚁群

在抵达一种境地后便是一场虚无

它们开始彼此亲近、相依、相融

就像我此时,走进你

或是践踏、噬咬、厮杀,复活自由

便是踏入了没有岸的汪洋
水中,白莲盛开,开向远方
风在每一个柔软的骨节上滑行
云朵将高处巧妙地嫁接于低处
新生的蓝,非蓝,非绿
摄魂的色浸染了我的肌肤我的血液
浸润着我的思绪我的光阴
把老去的经络软化在皈依的路上
一场空前的虚无淹没了我
在归回的路上
该有多少重生的灵魂啊
亲近一株草

深深鞠躬,鞠躬
一位行者试图亲近一株草
他弯下腰的姿态
同我同草木竟然是如此的相似
你是我经过人间草木的一抹最亮
有时候,不能不收住脚步
甚至以莲花的姿态打坐
在望见草地的那一刻
我便更加笃信爱的哲学
走过人间草木
只为越来越亲近所爱的,你

一株草,把另一株草高高举起
像举起一片星空
高过了穿越草地的水域高过了我
的眉心
在雪山之前留出旷野
它的身后,那些在风中匍匐前行的
相生相伴的,相依相拥的
另一些草木和庞大的森林群落
正向着高远的苍穹

阳光恰好,无数条光线背后
时光煮进了雪山,雪山淹没了火焰
虚妄、阴暗、一切的谎言与荒凉一
同消逝
我的喜悦同此刻的明亮一样绿莹
莹大片
光线高起时有无边的光景陷了进去
陷进去铁马白骨,在冬虫夏草里
造血

陷进去支流细水，在春至人间时
流经大地
曾经南征北战的擂鼓旌旗
被越过黄土高原抵达北方草原的
风信子捡拾
亲吻，举起，用洪荒之力

瞭望，一个柔软的眼神被夕阳回收
谈起过去与未来
你都是我经过人间草木的一抹
最亮

还有，那些与生俱来的长势及其
颜色
总是超乎我的想象，在我的手掌心
突围出鲜亮的花朵与诱人的芬芳
我知道，该有一场怎样的风情
从此会让我将尘缘落地生根

作者简介：

苏小桃(笔名素人、晓桃)，回族，宁夏西吉县人。作品散见《散文世界》《中国女诗人》《朔方》《黄河文学》《法制日报》等区内外多家报刊。参与编辑过多部书刊，出版文学作品集《抬头一片天》。现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银川市作家协会理事。

铺滴灌的妇女(外四首)

马雪梅

一样戴着帽子,口罩,手套

忧郁和悲伤是懦夫的权利

一样拿着剪刀

一样小心翼翼

我没有时间要求拿枪与匕首的人

医生给病人做心脏支架

方向和要求都是徒劳

她们跪着给黄土地拉铺滴灌

我昂着头奔跑着大口大口呼吸着

不一样的是有风和没风,以及管

呼吸阳光,雨露,美食,世人的善

子和剪子的质地

良也包括诘难

一样的是

我有缓慢的时候

他们都在敬畏生命

比如:一片盛满光的叶子,一朵孤

在路上

单的小黄花,大片大片的流云

我没有时间理会阴天与暴雨

我大声朗诵诗歌的时候

暴雨和阴天众生都得经历

请不要嫌弃我前后鼻音不分

我没有时间悲伤与忧郁

在路上,我已是战士

用所有的力气,爱和悲悯燃烧大地

我以为我这样活着
在每一个醒来看画的时候

春常在

让我冬天的咳嗽与细雨一起入土
新的,绿的,亮的破土而出
柳莺花燕,重生盎然

在每一次看画的时候
我希望我这样活着
春 天

我在暮色中祈祷
让我怀上春天吧

路边的小草
我蹲下来祈祷
我贫穷的没有水,没有肥料

那么

一年四季我都因为怀了春天
为母则刚

小草顶开枯枝
那些内心还没有春天的人们啊
多和小草聊一聊

看 画

起笔,落笔,宏观布局,微观调色
必定有燃烧的沸腾和热烈饱满
的爱
一幅国画铁骨铮铮地站着

作者简介:

马雪梅,女,回族,生于1979年,宁夏吴忠人,物理教师,吴忠市作协会员。喜欢朗读,喜欢阳光。作品发表在《吴忠文学》《罗山文苑》《吴忠日报》等报刊。

摇晃的天幕(组诗)

杨贵峰

雨后,马鞍山

黄河就在山脚下
我看到远方一片缥缈的白
一架飞机在山下慢慢移动
然后加速,银雁腾空,直刺苍穹
飞机掠过山顶,像一朵移动的云
慢下来,消失在天际

迎来送往着世人,只是
有的人来了,就永远留下
岁月无声无息,人生激扬沉沦
生命的时钟终将疲倦
马鞍山,这里永远寄存
亡者的停靠,生者的哀思

摇晃的天幕

雨后,山风有些沉重
这里的天空像一片深蓝的湖
目光深远,尘埃落定
甘露寺矗立在山顶,环顾四方
清明后的沐露园
柴草被雨水浸透
陵墓恢复了往日的沉寂

四月,沙尘弥漫
沿着湖岸小径走进黄昏
天幕在狂风中摇晃
我吸进肺里的空气
尽是尘土的气息
风沙蒙蔽双眼
蒙尘心事,如昨日重现

山坡上散落着大片的猫头刺

我不喜欢这样的朦胧

西湖的水失去往日的清丽
世界覆了一层亚膜
夜里,一场春雪背叛了季节
赢得了四月的芳心
清晨,阳光依旧慵懒
天空中还有些许未散的霾

永远的酒香

徐徐晚风拂过湖岸
凉亭石几,围着几把藤椅
一帘清晖捎来几许悠然
桂花酒香溢满八月的暮色
无需推杯弄盏,心就醉了
我们醉在同一个梦里

月光中低吟秋天的诗行
我们畅饮相聚和重逢
也把悲伤和离愁一饮而尽
如今,酒香已淡,情谊更浓
相聚,只能缓解彼此的思念
思念,是永远沉淀在心里的酒香

城市深处的灯

城市的深处
西湖闪耀着璀璨的灯火
徘徊在半睡半醒之间的城市
这片水域走进夜色
她停泊在城市的一角
我曾无数次围绕着她
用脚步丈量
当我第一次穿湖而过
她也从此驻留在我心间
万家灯火是这座城市
跳动的音符
我只是一个琴键
永远跳不出这座城的八度
奔波与忙碌重复演奏
生活的重低音,西湖夜色
呈现给我一个微笑的面庞
如母亲的慈爱,爱人的殷切
还有,这座城的安详

冬天,一棵树只剩下思念

岁末的路口

一棵树伫立风中,静默无言
风卷落叶,消失在褪色的季节
干瘪的树干,赤裸的枝条
只剩下消瘦的身影在风中摇晃

我和一棵树走进下一个年轮
一起聆听岁月的风声
一起期盼今冬的第一场雪
等待满挂雪松的树装点冬天的景
我的心里盛满雪花的晶莹

落叶飘逝,天地苍茫
北风的哨音诉说着季节的往事
冬天,一棵树只剩下思念
从根底升起生命的律动
期盼和等待都集结在春风里

雏鹰的泪

山石突兀,崖壁嶙峋
一只独立成长的雏鹰
羽翼未丰,翅膀脆弱
缺乏爱的呵护
眼里满含无助的泪光

一个5岁的女孩留在村庄
她已3年没见自己的父母
或许不存在铁石心肠
女孩渴望而又缺失的爱

我沉重的心,深陷忧伤
那些缺乏家庭温暖的孩子
金色童年留下灰色的阴影
他们和雏鹰同样悲伤
世间从不缺少鹏程万里的鹰
只缺一点对留守儿童的关爱

枯的树,空的巢

一只高处栖息的鸟
向往更高更远的地方
一棵枯树,它曾枝叶茂盛
一个空巢,它曾孕育生命
这世上所有青春的鸟
能飞的都飞走了,只留下
一棵枯树,手拘一个空巢
在村头无助地张望
天空无限苍茫
不只是从这个秋天开始

掀开一场候鸟的迁徙
这座遥远偏僻的小山村
我看到一些留守的老人
稀疏散落在村庄里
陪伴他们终老的
只有一个空了的巢

作者简介：

杨贵峰，回族，1973年生于宁夏灵武，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宁夏作协理事。有作品发表于《诗刊》《诗选刊》《朔方》《黄河文学》《中国报告文学》等报刊。著有文学作品集《走在乡愁的路上》、长篇叙事诗《心恋如歌》、诗文集《诗意图》。

兰州行记(外四首)

马 杰

1

午夜,伤口越撕越裂
底部——
有雪落下

黑蹿过河面
切淹没在,我紧裹的
衣襟里——

3

我看见你深陷雪中的手
有栀子花香
我伸了伸手,又伸了伸手
还是没能抓住
其实,我做的一切都是徒劳

夹在楼宇间的风,如一支受力后的
弹簧——
力道强劲
我穿过拥挤的人群,又穿过
极速的车流
却停在十字路口

2

金城无风。冷钻入骨缝
干巴巴的

黑夜生出双翼
金城,一双双贪婪的眼睛睁开
我被挤压在昏黄的角落

部 分

高楼托起灰白色天幕
一只水鸟紧贴水面飞过

经常会在半夜惊醒来

被一些熟悉的路人
她们会亲吻额头
黄昏底部
她们沿小路离去
我却怎么也看不清她们的脸
螺纹型水波载水鸟滑向岸边
部分水滴遗留在鹅卵石上

绽放出一朵朵紫罗兰
在我身体里溢出花香

如 实

雪地上没有脚印。
小院在雪的映衬下有些许孤独。
众多夜里,她都会望着月落星离
黎明前闭上眼睛假寐。
睫毛上有泪珠——
悬挂,在曙光里折射出
心痛的蓝。

村 口

风的颜色金黄
黄昏蹲在村口
光一溜一溜从树枝的缝隙射向地面

他舔了舔了皲裂的嘴唇
用手摸了摸那些光条
抬起头眯着眼看了看
远方——
远方,究竟有多远

归 人

最后一波炊烟散去,村庄披上
灰白色风衣

旅途归来的人,嘴唇皲裂
他轻轻推开腐烂的木门
生怕吵醒熟睡的人
此时,寂静。
他多像一个赎罪的人
蹲在炕沿上
对着另一个自己不停述说:

远方好远,我迷失在回家的路上

作者简介:

马杰,宁夏西吉人,回族,宁夏诗歌学会会员,诗歌爱好者,有作品发表于文学刊物上。

那时的远山依然伴着落日(组诗)

王金林

关联

恰如这里最原始的温热

我苦难的深处
是来自远方的风
还有你梦里的微笑
我快乐的根由
是你点缀过的星空
和四月雨后盛开的一枝蓝色花朵

朗月湖
在落日的余晖里
整片的绿草伏于湖面
静立在水鸟青蛙和飞舞的昆虫
之间

秋 日

镇北堡的西侧
葵花开满了山野
午后的阳光炽热
野蜜蜂在花的世界里飞的毫无倦意
在几棵老树下的野草地里
我们溶入花木,寂静的
她纤细的汗水

我是她们眼中的另一只异类
没有青蛙绿色的外衣
没有水鸟飞翔的羽毛
此刻的美景属于她们
她们才是这里的主人
我只是匆匆的过客
几十年以后
也会有人在这里
听蛙鸣,看水鸟

那时的湖面依然寂静
那时的远山依然伴着落日
而曾经坐在这里静寞写诗的人
东山坡凉风唏唏
一根会说话的白骨
诉说今天的记忆

她因爱而激动,失或得
过于耀眼的光
刺痛着灵魂
那反复咔嚓的火车轮
碾碎了春天,满山遍野的野菊花

筛

一个做过煤矿的姐姐说
人和煤是一样的
用不同的筛子
就会分离出
煤灰
煤渣
煤炭

我梦见西去的列车
穿过群山,雪野
在广阔的西部
我是那孤独的秃鹰
一路向西,飞翔
凌乱的羽翼,迎着人世的孤寒
西去的路上
我两手空空

安娜卡列宁娜

安娜卡列宁娜
那久远的年代
爱情
脱去了权力,金钱,贵族和骑士的
外衣
西伯利亚寒冷的冰雪

在这世上
还会挂念我的人啊
当我一路向西
请不要哀叹,我的
遥无声息
一个人的旅途
一场未醒的梦啊
在路上,还有很多和我一样

孤独的孩子

肖 像

在更多的沉默里

语言变的多余

就像秋去冬来

落叶,风,雪

她们势不可挡

她们无声无息

就像镜子里的我

岁月,记忆,老去

她们让我快乐

她们带走了一切

我第一次见你

风吹过的地方

是秋天的雨,还有雨中的你

风吹过的夜,有梦

梦里有你的歌声和身影

风吹过的田野,落叶,和东流的黄

河水

念你的泪珠在眼眶里转

东方偏北,你在风中

一生所爱都已虚无

而整个冬天

你都是我眼眶里没掉下的那滴泪

作者简介:

给某人

王金林,爱诗歌,爱拳击,宁夏拳击协会

常务副会长,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风吹过的地方

风吹高地(外五首)

木 耳

我那年一个人进山
身上只有一瓶水
穿过笔架峰、道观、寺院
要到对面香火稀薄的高地去
经过了树林
阳光寂静
照着乱石间的枯草
如一群束甲的战士
不甘心平庸
不甘心倒地死去

我们萍水相逢
不必打听对方
只是一起坐着,说着
说着,说着,山顶就起风了
花瓣飘荡,雪花飘荡
恍惚中,风从谷底揭竿而起
穿过道观、寺院、香火和枯草
正向无名高地走来,仿佛一群
真正的战士

昔 日

我也寂静。这样想着的时候
身边正坐着一群伙伴
有人递给我食物
我欣然接纳
我们坐在一面坡上
坡没有名字,高地没有名字

背包里传来卡朋特的《昔日重现》
我就想起了带老友
进山的点点滴滴
这些点点滴滴
慢慢模糊起来,移动起来

直到在地面上连成一些碎片
像树影一样
被风吹着,在午后的大寺沟里
正被说起的,不是岩羊

“我躺着,它们就过来”
她这样说着
眼神里充满了喜悦
仿佛正在被说起的,不是岩羊
是她身边的亲人

我和老山接近吊床时
老人正准备着午餐
她笑着说
今年七十多岁了
经常一个人来大寺沟
没有人陪她
她就选择了两棵树
把床吊起来
吊在溪流的一侧

石堆里冒出的一阵烟
在大寺沟
一缕烟吸引了我
——两位民工
正在熬罐罐茶
他们招呼我:过来喝茶
我坐下来
坐在下风向

记得第一次相遇
她躺在吊床上朗诵
声音很轻,很悦耳
书页被山风翻起
她忘了拢住自己的头发
它们被风吹乱,雪白雪白的
此刻,她端着餐盒
手里没有书。头发雪白一片

他们一边往石堆里添柴
一边安静的喝茶
听着他们喉头“咕咕”的声音
和浓浓的乡音
我真的希望就这样坐着,坐下去
这样想着的时候
石堆里冒出一阵烟
熏得我,泪流满面

稻草人

绑在地里的这个人
不亢不卑
像我的父亲：
十年前,他也是被草绳捆绑着
埋到了地里
我面前站着的
是他尚未被埋掉的部分

布谷鸟

布谷鸟,在黄昏的林畔鸣叫
这里早就没有庄稼了
它还是每年回来
叫上一声
——像我一样
每年都回到乡下
在村口站上一小会儿
一小会儿

——手里满满的,满满的
攥着风

作者简介:

木耳,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地平线诗刊》
策划者,现居宁夏银川。

西海固的树(组诗)

马生智

逝去的故乡

固 原

从此,大地上少了一个村庄
那个叫马生智的人也在农村户口
本上消失

我有着绵羊的善良
却再也找不到属于我的土围墙
我有着黄牛的灵性
却再也等不到深夜摸进我的箍窑
依我头顶的粮食揣摩天意的主人

苜蓿花常开的地方钻出了盐浆
繁衍过土豆的地上盛开着牡丹
一株躲过了锄草剂的苦子蔓不
知道
一肚子苦水应该倒向何方

于我而言,固原
是寒夜里洒在防护林夹道上
斑驳、温柔的月光
是月夜里的清水河
与河边树叶的合唱
是一截古老的
夕阳抚摸着的土城墙

总感觉自己越来越健忘
唯有在月光下
想起固原时
那些名词依然清晰,比如
南窝子、大圪塔、杨郎……
依然清晰的还有一些代词
比如五爷、碎爸、三姐……

有一个地方叫杨郎

照亮大圪塔

我不关心杨老庄是否与英雄有关
不关心盖起高楼的火车头中学是否
还是原来的杨郎中学
一圈铁丝织成的网阻挡着
一只野鸭的脚步

那些记忆中的黑暗
南窝子
现代化的工业园区里
我已无法准确找到家的位置

那片蛙声还在
我曾告诉我的妻子
也曾告诉过我的孩子
还对新认识的几个朋友讲过
——有个头枕初中课本的少年
身上盖着一层厚厚的夕阳
(没有谁认为他是好学生)
二坝里的青蛙为他
唱过一个季节的赞歌

那些不再长庄稼的土地上
盛开着许多我叫不出名字
也不结果实的花
柏油马路上还能看见三姐扶犁的
背影
潮湿的阳光里还有豆角的味道和
一地荞花的香气

夜宿大圪塔

我仰望着高楼,仿佛一个孩子
仰望着六月的杏树

今夜,大圪塔的月亮远嫁他方
今夜,稠密的街灯淹没了故乡的
星星
今夜,我
披一身雪光

寺口子
那里没有一所山洞
属于我,没有
一块石头

认识我

只要活着就不会在乎自己长成什

么模样

我只是习惯了

森林效应在这里黯淡无光

坐在清水河畔聆听

手表定律也派不上用场

残留于河床的

这里的树一不小心就把自己

石门水捎来的

长成一件思想独立的艺术品

须弥山上的梵音

习惯了寻找

制瓦者

一个女子留在

水融于土

石门水里的倒影

或者土融于水

有时就看到了

水与土和成的泥

过去的自己

经制瓦者的手

西海固的树

落脚于屋顶之上

一棵树

那时下雨的日子

在西海固活着

是制瓦者的日子

是一种完全的自由

屋檐下有多少肉体

没有发自根部的勾心

就有多少制瓦者的荣耀

没有源于半空的攀比

直到村里的屋顶变成血的颜色

西海固的树

制瓦者的手被悬于机瓦厂的空中

有的只是孤独

多年没有点火的瓦窑

只须学会在干渴的黄土里汲取水分

四周堆起被拆下的瓦砾

只需适应独自迎接炙热的阳光

蓝色的火焰上沾满

原始的土与水。制瓦者

每天都去敲打，从
每一块瓦砾中
敲出火
敲出水。留下土
供自己熟睡

仿佛倒悬于黑色之中的果蝠
仿佛大圪塔的那棵
侥幸逃过了时代的砍伐
于混泥土森林中
孑然伫立的老杏树

清明：一场将下未下的雨

人间又是四月
介山上该是柳枝新绿
一场雨在三尺之上的天空
久久盘旋

孤独的人叫醒满天的星星
把它们想象成一树的杏子
给它们起上熟悉的的名字
哦，孤独的人
他在深夜里祈求他普慈的养主
赦免他们一生的罪孽

有些东西被握在我们手中
不知该当作种子 还是该
敬献给祖先

孤独的人

孤独的人将自己置于夜的深处

作者简介：

马生智，80后回族，生于固原，现居红寺堡。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院29期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学员。有诗文散见于《朔方》《回族文学》《六盘山》《吐鲁番》《银川晚报》《固原日报》《吴忠文学》《温度》《佛顶山》等。

在长城梁(外六首)

李向菊

傍晚,微雨
车子信马由缰
拆开一波波绿意
我和我的朋友坐在车里看风景
风景在车外看我们

两个错乱的汉字
一样封锁阳光的情绪
它的表情停在乌云后
有我猜不透的心思

一直存在

其实,我不知道那是长城梁
其实,我不在乎那是长城梁
其实,任何地方都是长城梁
只要和我的朋友在一起

我抱着诗集,心思被诗句浸泡
车前不时有野兔闪过
我没来及看清
但我相信它们光滑的绒毛和耸立
的耳朵
因为我知道,我的朋友不会骗我

突然粗暴起来的风
吹乱了我的头发,也
吹紧了一些陌生的步伐
它们属于一些毫不相干的人
在这相同的风景里
陪了我一程又一程

我想起今天,我拒绝
什么迫切的事情需要完成
我放弃一些心力交瘁的念想
看天,看地,看自己
我完全也可以是某个人眼中的大神

只是在偶尔
我的心里才会奔出
一只暗怀杀心的猛兽
对于昨天我反复重伤自己的事
它显得比我更难释怀

变 化

每天,每天
计划,变化
像星辰,像太阳
像林间的雨雾
像我们一起走过的山路
有时也闪出诱人的小花

星期四

天,阴沉。心事浓重
雨,突破重围
并不为一个人
我知道
时间挺进
日子挺进
都在挺进
到更深的草色中去

生活在前,我
在后
我赶不上生活
生活从不怠慢我
挑选自己
远处的人看不见我
近处的人不懂我

事 情

前一秒还热情似火
后一秒已暗若灰烬
人世的悲伤正徐徐道尽
谁知道还会有什么新的事情破败

而来

我才不管呢
我有一颗狭小的心脏
我只负责安静地把夏天第一缕风
强暴的花朵扶起
我只负责摸一摸小草的额头
笑笑它的固执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逃离或亲近
我依然相信会有美好的事物临幸
譬如说残骸
譬如说划过深夜的火花
闭上眼,我靠紧自己——

有时迷离,有时消散

花 朵

青春,这树肥胖的花朵

曾经与我为伍

亲密地开成一排

只是那时的我——

故弄沉默抑或醉心喧闹

挥霍的手臂心疼不了一朵花的娇弱

我不知道,季节也是个概念

一溜烟就跑没了

现在可好,我被庸常的日子包裹

越来越远离时间的深处

一些擦伤的愧疚却一茬茬茂密

行驶在朴素至极的光线里

接受或者反射

努力了再努力

我都不能给一段废黜的岁月

以安慰

听 说

一棵草的妆容

会在黑暗里不卸下

明早第一个袭击你的说不定

就是它呢。万物萌苏的季节

谁都斗志昂扬,喧闹着

像春天一样被夏天接走

人世的美好正在趋于完美

听说,被疾病磨损的目光

有人想起有人放下

听说,一摞书籍,一码文字

一壶清茶,几片轻唇

打开又合上

听说,一个人在反复研读

一只蜗牛康复的速度

听说,有人拆解

一场盛大的误会

作者简介:

李向菊,女,宁夏固原人。2017年4月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六盘山》《固原日报》《齐鲁文学》《白天鹅诗刊》《新诗百年诗歌精选》等报刊。

夏日,门前草坪(外二首)

孙 燕

初夏,风吹过一茬又一茬	爱美之心
雨吝啬的几乎没有落下	忍不住把镜头拉近对焦定格在记
宿舍门前的草坪少有几分润泽	忆深处
顽强的生命极力在夏天长成繁茂	花不常在
的样子	唯有镜头和心田的存储
抽穗的冰草是草坪里最英勇的战士	是永不凋零的花
不知名的小草	举目,参天的柳树已有了些年代
也挨挤着证明着自己的存在,和	我如同小草一样
不可或缺	也是夏日浓荫下的一个小小生命
蜀葵像个缺了营养的孩子	在夏日炙热的午后
瘦小的身姿已藏不住少女的蓓蕾	把弱小的身躯向树荫里
马莲花发黄的叶子夹杂着开败的	一步一步地挪
已失色的蓝莹花袍连着枯茎	
早已失去了她已有的容颜,等待着	在雨中
一个季节的更迭把希望和唯美	
寄存来年	坐在新宿舍的彩钢房里
不知名的小红花已开败了时间	外面的车扎声一次次碾过我的心脏
只有零星的几支艳丽挑逗着人的	我极力排除着这些世外的风花

彩钢房顶一阵噼啪
我走向窗边
风在雨中奔跑
树在雨中奔跑
车也在雨中奔跑
车身上的布子
忘记了风,忘记了雨
忘记了沿途的奔波
歇斯底里展示了自己的欢快
我想起了憨豆先生
屋顶似有他滑稽的舞步
和踢踏的水花

我们依然走在
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
月亮山上
像月亮一样泛白的雪
触目惊心
像神话也像个笑话
落在绿茵深处
温度拉开了距离
冰火两重天
不只是地狱和天堂
也在初夏的五月
在塞北宁夏

五月下旬的一天

风雨过后
我们又回到夏天
五月下旬
摇着蒲扇的季节

作者简介：

孙燕,宁夏固原人,八〇后文学爱好者,2015年开始学习写作;吴忠作协会员,吴忠评论家协会会员。有散文、诗歌、小小说散见于《新消息报》《中国诗歌大观》《原州》《白银文学》《固原日报》《关岭文学》《贺兰文学》《罗山文苑》等。

我知道生活远不止如此(组诗)

马泽平

一首关于九月的歌

向那些知道你名字的人
说再见
把未竟的心愿
托付给他们
告诉其中的一个
热爱明天
河流与荒原
尤其是在九月
下过雨的
星期日
记得打开门
秋衣和青草尖上的露水
都需要晾干

角度问题

几个藏家站在梵高

早年的画作前
交流心得
布局太精巧了
戴眼镜的先生说
尤其是阴影
活灵活现
这是鸭舌帽的见解
是啊,这就是艺术
看看旁边
那个人画的星云
糟糕透了
着西装打领带的先生
在细致比对过梵高作品
与旁边画作之后
叹息不已
这也是梵高先生画作
标签撕烂了
我们正在重做
美术馆工作人员

提醒他们说

哦,我还纳闷构图比例

为什么会不符合逻辑

大师果然是大师

就连败笔都看起来

如此成功

写给张猫

太阳还是东升西落,牧歌也总是

一支

我羁旅的这个村落

该消失的,不该消失的,都在不紧

不慢逝去

而我已经变得释然

尽管对你和我的祖国仍抱有歉意

我的确试过了,从六月到八月

哪怕是具体到故乡

我也没能完成一首赞美诗

于是,我就常常靠回忆某些情节度日

有时候沮丧,想象野兽困于铁质

笼子

有时候窃喜,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我热爱的同胞

终于在雨夜纷纷苏醒

所以我会经常假设,我们还在一起

不需要城里的房子,也不必计较

利益得失

我们拥有足够土地

种小麦和玉米,茄子和西红柿,辣

椒和豆子

一部分用作果腹,一部分送亲友,

一部分喂麻雀和老鼠

如你所知,我将不会再有选择余地

这意兴阑珊的生活

要么妥协,要么顽抗,一直到死

庆幸的是

种米谷的田园,也能用作墓地

顿悟

我曾在别处读到悲悯

并以为

所谓悲悯

就是袁松卧雪时的眼神

直到昨日黄昏

病中母亲

担心园子里的豌豆

尖椒和黄瓜

叶蔓有没有生虫

这使我有充分理由相信
悲悯是弱者面对弱者
语言滞后
状态
永远都是未完成

我知道生活远不止如此

所以我宁愿客西马尼花园
伏地痛哭的人是我

所以我宁愿,违背诸神旨意
推巨石上陡山的人是我

作者简介:

马泽平,回族,八〇后。鲁迅文学院第31期少数民族作家高研班学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散见于《诗刊》《民族文学》《汉诗》《中国诗歌》《延河》《作家文摘》《六盘山》《延安文学》等刊物报纸。

雨中(外四首)

周瑞霞

仿佛有道不尽的苦

世界在侧耳倾听

仿佛一剂难觅的汤药

突然间治愈了身上的顽疾

草木皆有悲悯之心

它们接纳并拥抱了这悲伤

在万物倾诉的声音里

有我无意间的一两声叹息

五月

五月的早晨依然有丝寒冷

我已经试过了,我的衣衫单薄

早开的桃花已经坐果

青青的,像是一场尘埃落定

只剩槐花,香的慢条斯理

昨夜的大风,如期

带来更多的雨水

年轻的叶子绿的发光

即使有几片早早的落了

也不会使人太过伤感

萧瑟只能用来形容秋天

且用的合情合理

风雨只是偶尔光顾大地

天空是永恒的出处和归宿

你看它们把天空清洗的

多么干净,多么明亮

只有清澈的目光和飞翔的翅膀

才配暂时的拥有它

春天里

蛙

还没听到布谷鸟的叫声

秋天凋落的树叶已经重新找到了
枝头

公园的门还上着锁

就有桃花从铁栏杆间探出头来

它们笑着拦住了我

“再不来，桃花就该伤心落泪了”

我一惊，急忙刹车

便一头扎进了春天里

寒流，或暴力

据说山上的杏花，一夜之间全开了

据说蜜蜂和晚霞，都已奔跑在上
山的路上

在我还没来得及动身前，一场寒流

抢先一步，可见暴力更热衷于美

热衷于践踏和摧毁一切美好的

事物

一只坐在井里的蛙，也有微小的
幸福

在狭小的黑暗中，他始终拥有

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天空

他会看到一小朵飘过井口的云

并深信，云有着最为柔软的心肠

他还会看到一小束穿过井沿的光

摩擦出好看的毛边

下雨时，一滴抱紧自己的雨

也会在他的掌心开出温润的花朵

即使夜幕降临，阴冷和空虚再度

填满他的四周

他也会借助一小块星空

完成一个明媚的梦

作者简介：

周瑞霞，女，就职于同心县社保局，宁夏
作家协会会员，宁夏诗歌协会会员。

盛夏(组诗)

民冰

眼睛

窗户是房子的眼睛
睁眼望去
闲云游荡天空
苍翠雨后的青山
村落像飘忽盛夏的孤舟
远处疾驰的高速路
涌动人群的街面
还有飞燕高空的舞姿

在浓稠的绿叶间
花开似团团环绕的白云
像小城的裙裾
摆弄盛夏的风采
没有谁在乎她的气质
我的屋内
却有阵阵
清爽的香气

树叶

一对老夫妇在一棵槐树下片刻歇息
又搀扶上路
此时,我悟到了什么
不知道

一片闪闪发光的树叶
是树的眼睛
脱落了
叶子的树

国槐

小城马路边的国槐

它就上不了路
也看不见鸟雀的行踪

我,坐在一片树叶里
几十年都没
读懂一片树叶的厚重

树叶是鸟儿的归宿和方向
一棵生命的诞生
源于一片树叶

盛 夏

我喜欢
盛夏的热情
热情生云
热情生风
热情生雨
热情使万物
欣欣向荣
蒸蒸日上
冷漠的冬季
是没有收获的

徒步树林

枝头上的一片绿叶
照亮,我的徒步
美好而轻盈

树叶是太阳
树叶是海洋

一片林子
我低头
穿过
也说密码
世间最难破解的密码
数人心了
自作聪明
其实,人皆肚明
我的外祖母曾教诲——
人间事委
尽在看破
不可说破了

写在小满

小满在塞上
下了半夜半天的小雨
沐浴的草木
像我上学前班的小孙子
受奖了一支铅笔和一个小擦头的
开心
空灵的鸟语
顺树梢流淌

枝枝叶叶的庄稼

腰板挺直攀登

它们没有人的欲望和野心

作者简介：

民冰，原名马成荣，回族，祖籍甘肃东乡。
现居同心。系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刊社
诗歌研究中心会员。著有诗集《乡情·友谊》《岁
月的划痕》两部。

诗五首

马占祥(回族)

在一个叫玉池的村庄

傍晚记

马俊军家的羊圈里的牛羊抱有牺牲之心志
田野里的玉米在此活着
马俊军家的电三轮拉着革命的铁
锹,镐头
水渠边的大丽花还没打开自己。
在我这个外乡人的眼里
玉池村散养的云朵和孩子都是自
在的
离县城三十五公里,马俊军在另
一个世界保留农耕时期的
自闭症。清真寺里诵读的经文传
出时夹杂着马俊军老婆的
喊声:不要回来,午饭我送到地里。

杨树的修辞是缓慢的,在傍晚的风
中把叶子伸出来
向谁抱拳?缓退的光里有些陈旧
意味。楼阁、小径
广场上阔大的空寂、隔河相望的
云朵,都又陌生的距离
两只麻雀走投无路的前途一片清淡,晚来天色空濛
该写的春天还在路上,我执笔写
信,寄给你一片虚无

风 中

在远处,风吹得慢,只有在附近,
才吹得如此忙碌
天空,云朵推迟了抵达。庭院里的

低矮的灌木举着花朵粉色的静寂

风吹过了时间

有些细节描画的不够彻底：羊只
在墙角吃下槐树的叶子
它们嚼碎绿，喂养了白。更绿的玉
米在庭院外，一排排
整齐的直立着，风吹叶响
像人间的号角

失语感

窑山顶上有水的遗址，窑山顶上也
有骨头和木头的遗址
窑山抬起了云朵的宫殿，箭杆杨
呈现给风的是绿色心血
山顶的草芥向高处喊叫，喜鹊空
着手
零散的窑洞，用浅黑色的阴影的
瞳仁盯住天空
张着的嘴巴没有说出话来
——有些窑洞是住过人的，有些
也埋过人

雨水歌

我记得七八年前有过这样的雨，
茂密而浓烈
像一场往事。如今，穿着风的长袍，
雨像
一枚枚钉子，钉住一棵棵刚探头
的草

如今，我不在城市

在乡村的路上，一个女人背着
玉米经过我
久违了情节：我隔着雨和她擦肩
而过
像一个城市和乡村擦肩而过
像一个人和另一个自己擦肩而过

作者简介：

马占祥，回族，中国作协会员，1974年2月生于宁夏同心县。出版诗集《半个城》《去山阿者歌》。

炉 火(外四首)

马骥文

不存在完美的背影,折叠的光束 火的夜色
在他漆黑的手臂上跳跃,如夭折 让我们沉迷在爱的细沫,与陨落
的灰雁 的梦
“永恒的法图麦,那雪中扑簌的是 请擦亮它,爱人,在这星球的火焰上
什么!?” 学习它,抚摸它,并折损它
无辜之人挺立在天际,伞状的语 大门被打开,他走入其中,消失在
言飞入 强光内
一座遗忘的城市,死亡啊,他浮动 如一道玫瑰的凝视,在海边忘记
的心 所有的不安
没有人——没有人可以关闭那道 这狂野之心,呼喊弥赛亚的喉咙
坠落的闸门 是金黄的虎
我们在有限中弥散,比如蓝藻般 细浪似的,给我,一个颠倒的星系
的饥饿 还有什么是在黄昏变得寒冷?
滑入你银勺的耳:幽闭之人在暮 忘记它,抹平它,让它连同翻涌的
光中咯血苏醒 罪感睡去
除了父亲的睡眠,日渐稀少的 顺着炉火的指引,走入一片圆形
还有雪的强硬,一切都晚景般碎裂 之地
你说,让我们拥抱吧!并沉入这萤 渴望!什么在分裂这无限的爱?

并使更多的你冲向宿命的暗石，
火花般飞溅

你，只能以金黄的舌根来引出自身
喷薄与无限的爱

集 市

此刻，人群背后闪耀的是什么？
在农夫与圣徒站立的河岸，你看见
日光第一次降落。而明月在西方
隐伏如冰
十二月的绝望和热情盲目如少女
的初潮
你饮下清晨的雪水，行走在牛羊降
雨的目光中
它们静立如赴死的爱人，在等候又
一次

而开阔仅仅属于食火的人
乞讨者，丧夫的索菲娅，以及那绝
对之光
闪荡的一瞬，你跌入挽留的漩涡
目睹沉迷于叫卖的人在语言的核心
碎裂如夜。他们热爱这轻盈的诱
惑，如同
热爱亲切的敌人。而在黎明时分
一份新的启示将显现在伊布拉欣
的梦里
而罪恶，将变为一场更幽蓝的细雪

鸽 群

坠沉的美感。
阿祖哈，一个节日即将来临
那鲜血涌流的拯救仪式。你内心
无数次闪过
鹤唳般的赞叹，不是荣耀，而是
幽暗
西北风卷起的尘沙漫过所有开裂
的手指
当寒冷击破垂悬如樱叶的梦

你常常闪现在边缘之地
手中，是漩涡般的星云
二十七年，你在风中一次次
扼倒，又细雨般苏醒
就如此时，你看见一大群灰鸽扑入
你的心，并射穿它
在那些未完成的瞬间
仿佛一切都因为这爱的渴慕

而变得明亮如银
你拍打着它，亲吻它
并把那冷却的事物
重新赋予雪崩般的颤动
它们从一个白昼飞入另一个白昼
并将那彻夜的雨季赠给你：
低沉而金黄，泛着众人的容光
而那在消逝中搁浅的，将
把你引入一道更阔大的缝隙
在无限的折射与翻涌中
不存在海浪的吟咏与呼告，而只有
迎面如暴雨的振翅和星辰的簇生

情 人

“我知道优素福风华正茂，/他的
心里燃烧着爱情……”——哈菲兹

爱火消弭了一切
又让我们在黎光中彼此复生
失败和徘徊着的，永属那未来的
爱人

在渴望之海，他不断涌现又折返
并使最后的陷入变为无法尽数的
异数
何为你我？是对抚中迸发的火焰？

是撕裂？递送？银雨中浅浅的低喊？

亲爱的，请用那爱的水体浸醒我
即使它已星辰般散射在月光之内
抓紧我，在无数浪潮扑来的一瞬
我看见更多的你，在那河流之心
死去

一切完美的对答既非确证，也非
伪证

而我们将爱过，在冷冽的黄昏拥抱
在所有的存在和不存在之中交吻
——热烈而轻盈，如雪屑般旋飞
你我的爱，就是这唯一而永恒的
感受

它不弥合，也不规训

在每一个清晨，闪现它鳞片般的
希望

它是缔造，消融，几近毁灭的欢愉
以及那洪水般经久不息的振荡

叙利亚之死

辩士与诗人会从伊德利卜来看我
们吗？

又一个晚上，月光陷入一场古老
的敌意

在四月的云端，致死的迷雾把目光
从一个优美的黎明夺走，并留下
罪恶的吻

叙利亚，连火也泛着耀眼的绝望
熄灭在白昼的人，手持乌黑的无
花果

在土地上闪烁着只属于死亡的荣辉
一个人，该如何拯救自己？
并使生命不再成为那持续陨落的
一瞬？

从阿勒颇到大马士革，流亡的幽灵
第一次拿起笔记载自己的历史，
血与泪

在阿拉米人的古道上喷涌，像节
日和信仰
为什么？无数人在问，无数人在死
可是，海水托起阿丹的子孙

他们的面容却永远隐没在灯火与
阴影之外

在叙利亚，呼吸就等于毁灭
元音、孩子与绿色纷纷扼倒在水
泊中

一个民族是他自己的拯救者，也
是行刑人
当又一轮新月升起，那庆祝的难道
不再是篝火前闪动的身影？而是
虚无？

作者简介：

马骥文，1990年出生于宁夏同心县，著
有诗集《唯一与感知者》，曾获草堂诗歌奖年
度青年诗人奖，参加第33届青春诗会，现负
笈北京。

发旧的黄历(外二首)

张 伟

1.

着一棵树

上面的天空,还有下面的女人

我拆开太阳,把光芒一层层拨开

昨晚

只为一个女人

我搂着银川过夜

谁捡了你的戒指,把它挂在月亮

之上

3.

在静止的时间里,我死死地盯着你

水蒿

发旧的日子从上而下

长高

二十七日

水满上来,生出了根须,我站在街

意大利的上空钟声敲响

道上

2.

像一个大胡子的人

我的女人,我想扎你。发旧的旧历

时间停留在一九九九年

挂在屋角

从撒哈拉出发

废弃的时间滴下。今日黄历

夜,扑腾了一下。我在角落里握

动土

移徙

忧郁的少年之梦

入宅

1. 马戏团

破土

房间幽暗, 四处的墙角

安葬

弥漫死亡的气息

4.

像是酝酿一场盛大的舞会

她, 没有回来

虽不是圣诞那样华丽充实

我在屋外, 里尔克在屋内

却多了一份热烈而窒息的

他是个坚强的人, 是个留着胡须

偎依之后……

的男人

兰波与鹦鹉相视而笑

一杯从黄历中讨来的

一场狂乱、忌惮、阴影、死亡

酒

无声息

狠狠地发黄

无声息

我看到酒香溢出了酒

2. 雇佣军

夜已深

一个铜板忘却与卑劣着

有人在门口慌乱

一个世界把酒和肉熏烤

伸出扶手

是架在脖子上的刨子手

铁皮

谁与好坏, 各为其主

生锈

年轻与年老不停着性爱

你瞧, 我那肢体的红

大洋颤动的浪潮

足以毁灭

这奴隶兮这奴隶兮

鼻端在呼吸中搁置

3.皮货商

大地忧心惶惶
牛羊之足为大地劈开
一道道阿拉,阿拉
兰波供不应求
牛人羊人被赤裸地搭在墙壁上
虚无的主扯下屏障
上面写下了诗稿
从此兰波封口祭祀

在法国的孤儿
一颤地留些记忆
那鸟儿飞走了
一个裸体的诗人
正为这事情赤裸着
如果艾略特要我死

1.如果艾略特要我死

如果艾略特要我死
二十八年的生命只为你活
太阳 月亮 星星
统统脱下衣服
腋窝下将诗稿变成香水
只选择女人
十里长街变成香街
北京胡同
只有慈溪放下大门
我才会去死

.....

5.地狱的春天

那鸟儿死去活来
大地被落地的羽毛
团团围绕着地平线

突然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去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2.略……

金字塔如果略
让我想起詹天佑
换了两个头
一个向西微笑
一个迎风沮丧

喝第二口水
崇拜穹宇老师
想象所向披靡
我是时代的跟屁虫
遇谁我跟谁
因为主见被艾略特注册

万里长城如果略
让我想起金戈铁马的铁木真
脚底流风 狂暴 生不如死
所到之处
身躯成就了煤炭和石油

我家的摩托和火炉
就是奴隶主

喝第三口水
深夜十二点
我的梦被酒精麻醉
从圣人变回凡人

3.三口水

喝第一口水
从大洋彼岸到此岸
鲨鱼是坐骑
身披黄金流风
从印度到恺撒尔王
我是信使
血溅帕米尔高原

放飞一只三月三的风筝
高空稀薄的呼吸
像极了喜马拉雅的圣火
上气不接下气
国人用百年之精气
铸造不朽的灵魂
我就是山脚的蛀虫
于血水中挣扎

4.折角的城堡

从圆里试着寻找四隅

折起衣角

三

想起一群乌鸦

呼吸去了

黑不溜秋

兰波哥哥参加革命

大白天我想着妹妹

把我一个人留下

那深深的根

那年他十九或二十

戳破天穹

放了一群白鸽翱翔

作者简介：

小调，原名张伟，1982年生，宁夏作家协会会员，有诗歌发表于《诗歌月刊》《中国诗人》《朔方》《黄河文学》杂志等，并有部分文字收录《2009年中国诗歌民刊年选》。

5.一九或二十

一

二

阿拉善有的地方没有下雪(组诗)

寇艺儒

游阿拉善王府

听其名
心中不由生出一种
莫名的庄重和肃穆
安民定塔和长长的王府城墙
好像特意为此证明
气派的格局和石碑也是
在冷风中游王府
不会感觉到寒意
零星飘来的雪花
似乎有意加深王府的沧桑与古老
在王府里外各种柜台和支架上放
置的
从各处聚于此地的大自然奇石
不但印证了王者的疆域和实力

也加重了我的敬畏
就像那几只飞过的鸟一样
不敢大声鸣叫
我,亦不敢高声喧哗
哈斯姑娘
总会有一些物或事或人
在某个时刻某个环境中让人动心
比如阿拉善沉默的石头
比如在沙漠深处的胡杨树
比如这个叫哈斯的蒙古族姑娘
一个从服饰就能断定是蒙古族的
姑娘
一个来自草原牧区具有民族原始
值域的姑娘
一个用蒙古长调表现喜怒哀乐的

姑娘

一个用诗一样的语言讲述本民族
的传承图腾的姑娘
一个也能用《祝酒歌》迎接八方客
人的蒙古族姑娘

接近蒙古姑娘哈斯

需要慢慢地
就像慢慢地接近沙漠中的湖泊
就像慢慢地闭上眼接近飞雪中的
哈达

慢慢地接近戈壁

阿拉善不但盛产红玛瑙白玛瑙
也盛产像玛瑙一样的蒙古族姑娘

老乡的小吃店

黄昏之前

我们跨进了这个店
雪没有下
一碟小菜,一碗蒿子面
炒的是义,煮的是情
还有,几句乡音拉近了距离

一个少妇确定了缘由

这些呀,转身后
旅途有了故乡

蒿子面与蒿子面间是异乡

蒿子面下有根
升起贺兰山
流出黄河
蒿子面贺兰山和黄河都沉淀着
千年的时光

我们又一次跨进这个店

一半是因为美食
一半是因为故乡

阿拉善的石头

石头用沉重说话

阿拉善的石头

是鹰,用来飞翔
是骆驼,用来崇拜
是牛,牛气冲天

阿拉善的石头是玛瑙是翡翠是玉

同心 TONG XIN

挂在脖子上,戴在手腕上,攥在手
心里

称之为首饰

立在门口,立在书桌上,立在院子
的中心

有时也立在王府,墓地

称之为碑

有光漏下来,有冷风漏下来
手摸到的石头冰凉

骨骼生冷

走在阿拉善的天空下

冷风和阳光,抱紧万物

我抱紧自己

阿拉善的石头

有的高耸入云,有的深藏于地

所以有时至高无上

有时又卑贱如土

阿拉善的石头是书,仓央嘉措的诗

是征服,成吉思汗的刀

是寓言,珍藏着疼痛与泪水

是自然是原始是不假雕琢的本真

阿拉善石头就是石头

但这里的石头有时是佛

一不小心,就会道一声:

阿弥陀佛

阿拉善的落日

我没有看到落日

在两天的时光里

阴云密布

但这不影响我的想象

我知道,每天它会越过众多的事物

越过高楼,墓地,成片的胡杨林

最后落在跌宕起伏的沙丘上

也可能落在一条河流上

勾画出一幅“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的向晚图

不应该有遗憾

在这辽阔的苍穹之下

有几个下午可以挥霍

没有负担,不想结束

在阿拉善遇小寒

云被剪出了好多口子

只想在那一幅画里
把自己填进去

左旗的雪

真实情况是
银川下雪,右旗下雪
周围都在下雪
唯独左旗没有

这里的天一会儿阳光明媚
一会儿拉下脸子
阴沉沉的

一幅要努力下雪的样子

我想忽视这个世界
但全国性的降雪
会在我脑海里下起了雪
在眼睛中飘起了雪花
仅此记录

作者简介:

寇艺儒,笔名K·意如。宁夏同心县人,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有诗作入选各种选本,偶有诗作获奖。已出版专业专著八本,发表论文若干。

平常的日子(组诗)

马晓麟

数星星

这是夏日的
一个傍晚
我独坐屋檐下
对着浩瀚的宇宙
发呆。长夜
黑得如此安静
以至于,我
忽然怀疑自己
是不是一个活物
为此
我抬头,发声
细数天上的星星

三朵,开在水渠边

四朵,五朵
开在幼儿园围墙上
七朵八朵,开在远方
九月渐凉
晨露微重
此花却开得随意
安静
一眼望去
抛却多少纷扰和苍茫

平常的日子

不知不觉,已近五月
一些该开的花都开了
现在只求一败
还没开的继续跃跃欲试

牵牛花

两朵,开在庭院里

阳光有时温暖，有时阴郁
大街上一如既往的汹涌
人们看上去都很忙
但不是很开心
不远处的脚手架已运转多时
一些外地的民工一边干活
一边偷偷遥望着故乡
而此刻
我的 88 岁的爷爷在失声中
开始绝食
世间并无大事
继续繁荣着
风一阵紧，一阵缓
远山苍苍又茫茫
已在轮回的戏弄中
再度复活

对 弈

更多的时候
我不过是
楚河汉界的一把蒿草
任敌兵压境，车马践踏
但我依然执著于
如此折磨自己

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中
唱楚歌，重拾旧山河
青铜之下
青铜之下
有人正襟危坐
心怀远古
听余音袅袅
叹我生不逢时
不会耍枪弄棒
无法金戈铁马
可我心藏剑戟
骨质坚挺如铜

美人！请向我
款款走来
青铜之下
已无英雄
但有
情深如我的男子
气魄如钟
为爱等你，直到生锈

十 月

不治之症

一场细雨之后
又是一夜大雪
我忙把火炉支了起来
我的 85 岁的奶奶
形容枯槁
做着去往天堂的准备
孩子们都上学去了
多数的时候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我喜欢在屋里抽烟, 踱步, 或者歌唱
有时候, 我会期待
某个朋友忽然推门而入, 和我拥抱
我会在惊喜中为他递烟, 递茶
但是, 我所期待的东西多半不会实现
但这样依然很好
温暖总是多于寒凉
十月的北方很好。人间也很好

四十刚过
腰背开始略显不适
几次寻医问诊
也没查出名堂
平静之后
终于自己找出了病根
其一, 外面世界太冷
让我的骨质一度受寒
其二, 不会点头哈腰
长此以往, 腰背
没能得到很好的锻炼
知道了以上两点
我略感欣慰
痛感也顿时减半
(不治之症, 不治也罢)

作者简介:

马晓麟, 回族, 笔名斧子, 宁夏同心人, 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出版诗集《野山竹》《带露的草芥》。

春 天(外六首)

马存梅

春天一头撞开了三月的门
我听见了河里的冰
破碎的声音
东风鼓着腮帮
把绿色从平川赶到山坡
柳树用婀娜的舞姿迎接春天
桃杏用灿烂的笑脸拥抱春天
百鸟用婉转的歌声吟唱春天
农民用锃亮的犁铧翻晒春天
孩子们用欢快的线放飞春天
不同的口形
不同的音色
发着同一个音
春天
春天
春天

秋 韵

菊花瘦瘦的手指
轻轻地翻开秋的诗笺
风悠悠地拨动着雨弦
缠绵婉转,撩人愁绪
寂寞的秋月
总是在失眠之夜
掀开伊人的心帘
飞舞的黄叶
恋恋地向树枝道别
西风过处
泪叶满地
雁鸣深邃
雁阵渐远
衔走了故土牵挂的目光
田野里的稻谷
如饱学之士,满腹经纶

安详地等待收获
熟透的果子
如待嫁的新娘
羞涩地为这清冷的季节
抹上了一笔温暖的色彩

回 归

借树的肩膀靠靠
让鸿雁带给你们
——我的亲人
我的朋友
我只愿在这里
送走夕阳
聆听花开

让黑夜包裹起喧嚣的白昼
用目光连接每一颗星
用洁净的月色清洗疲惫的灵魂
让风穿透每个毛孔
吹走血液里的尘渣
和田野做朋友
对着向日葵学会微笑
听一朵小雏菊倾诉衷肠
让黄鹂的歌声熨平
心中的褶皱
以大地为床
和白云对视
倾听一对蚂蚁爱的私语
让落叶枕在胸口
让草的清香浸透每一寸皮肤

晒太阳
阳光的金针穿透玻璃
刺进我的每寸肌肤
僵硬的肢体如惊蛰后的蛇
慢慢舒展开来
阴郁如毒素被驱出体外
星期六的上午
我坐在阳台上
接受阳光的沐浴
如一盆花
静静地聆听着
阳光的细语
任阳光的笔在脸上涂抹出
淡淡的晕红
任太阳的吸管慢慢地

吸走阴冷
吸走水分
吸走思想
把自己变成
一朵花的标本
夹在岁月的书中
暗香残留

沙 尘

想想把盏的东坡
想想多情的若虚
想想被风吹走的
我亲爱的伙伴
添添干涩的嘴唇
叹一声气
只有自己才能听到
依旧自在
依旧快乐

我是腾格里沙漠中的一粒沙尘
被风吹到了你的眼睛里
又被你的泪水冲出
静静地躺在黄土高原上
被一只蚂蚁驮去
筑了温暖的巢穴
有一天
一个小男孩用木棍捣蚁穴
我又被带了出来
见到了明媚的阳光
如今
我幸福地依在骆驼草的脚下
作着自己的小梦
在月圆的晚上
想想醉酒的李白

平沙落雁
在生命的流程中,我们
不仅需要苍宇的辽远
也需要家的温暖
当生命的平衡
被打破时,有时我们
需要一片柔软的沙地
整理自己
抚平心灵的创伤
啄理思想的灰尘,为的是
更高更远的飞行
不必匆忙地飞行,歇歇脚,
留意身边的风景,也是
生命的另一种灿烂。

桃花源

桃花 一个暖意的字眼
三月在中国人的心里大片地
盛开 灼灼如霞
擦拭着伤痕累累的心
桃花源 总是以清凉惬意的
姿态 走进无数中国人的梦中
过去了一千六百年 桃花
依旧笑春风 依旧逐流水
依旧在失意的中国人心里
积成一片暖色的云 温暖着
随时冷却的灵魂

桃花源的泉水依旧汨汨流淌
流出一片洁净清凉 滋润着
千年干渴的心灵
那个采菊东篱的陶公
浪漫地编织了桃花梦
惹得多少痴情人撑一叶桃瓣小舟
往返于古今 让桃源的清泉
濯洗满身的疲惫 打捞着
动人的诗篇

作者简介：

马存梅，女，回族，宁夏作家协会会员，
2002年开始诗歌创作。诗歌主张：文约、意深、
境美、气畅。

再回故乡(外四首)

锁桂英

迁徙之夜,当我写下一滴晨露
被风吹干的苦难时
一声乌鸦的啼叫掉到地上
就能冒出一股烟来
不想再让荒芜背着荒芜的名份了
只能从你额前摘走风
和众山之间的辽阔
那些金字旁的姓氏
平铺在缓慢的坡地上
把一百年前的安营扎寨再叙述一遍
把一些提心吊胆的大事再叙述一遍
女人只是黄昏里的一个背影
渐行渐小。小成一个标点
或者是陪衬物
但我还是忍不住回头
忍不住用方言再喊一声
喊疼在苍穹与沟壑之间
嘶哑的回声
失眠是月光与湖水的重叠
满月太满。一不小心
就溢进屋子。像丝绸一样
缓缓铺开。在床上
一些小激动占领我
并与细微的波浪保持平行
它起伏,我也起伏
它展开,我也跟着展开
它潮湿,我必须写下三点水的诗句
像两朵努力开败的花
从不拥抱,也不虚度光阴
当月光与湖水有了相同的倾斜角
梦,就是生长在夕阳上
无比幸福的草木

二 月

二月依旧落雪，有大风刮过
也有寒流入侵。天空的心事自不
必搭理
我们偎在炉具旁
望着玻璃杯中的茶垢发呆
偶尔盘算一下去年的积蓄
当说起亲戚们不能按时归还的
借款

以及儿子愈加倔强的脾性
你只能给炉火中添一些新炭
那些飞出的星火瞬间化为灰烬
落在铁器发出尖锐的响声里
整个屋子陷入藏匿身份的黑夜
如此绵长。因为有一朵花将要开放
嘘——
黎明的光早已偷偷落满人间

父 辈

除了火焰一样的山风
和迷离的日光
还有沟底流过咸水的痕迹

一圈一圈地渗出
苍白无力的白

远处的村庄在宽大的幕布里
有着参差的暗影
单调的羊群和沙哑的唤礼
高于倔强的黄土
和黝黑的臂膀
高于歉收者的哀伤

寂静的墓园里
盛产荒草和墓堆
也盛产泛黄的经卷
和沉默着的背影

初暑兼致秋雨

风再小些吧
她可以自己滑落
可以再轻些，再冷些

落在饱满的禾里
阡陌上，微红的笑容
收获着比禾更低的一次次弯腰

落在那些难逃鹰爪的绒毛上
一阵凄惨的叫声过后
殷红的血液便会渗入高空

勿须牵挂。母亲早已安坐于
一颗露珠里
用泪取暖

落在仰起的脸颊上
我便匍匐在城市的边缘
像一枚叶子孤悬着,渴望成熟
却又害怕收获后的空荡
女人一样温柔的山脉呵
如此肃静。我的兄长

作者简介:

锁桂英,女,笔名香山红叶。回族,现居宁夏同心。宁夏回族自治区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作家班24期学员。诗作发表在《朔方》《民族文学》《兰坪》《回乡文学》等刊物。

故乡的炊烟(外四首)

王学军

二月的太阳抛洒下万千光点

光芒

如安详的蜜蜂,舞动着翅膀

我的国,正亮着浓浓油烟味和热

大地鲜艳,摆开的村庄端坐在暖

烈的灯火

阳中

沉沉欲睡。正是初春

太阳拖着奔波的身躯,已经回家

诗意的雪花还没有褪尽

月亮在农历月末还迟迟不愿露面

凛冽的寒风却在一周前走远

荒凉的天空中只剩几颗星星

那个读经的老人,跪在明亮的清真

举目的空旷中,一眼迷失

寺里

打开的经典是安详的湖面

把快乐的小女儿搂在怀里

只有他低沉的诵读声

她若有所思地对我说

是波浪,催起生命薄薄的风声

“爸爸,我最爱吃草莓也爱玩过

家家

更喜欢的是,听爷爷讲

你小时候去放羊,在雪中迷路的

故事。”

阅读与生活

“琐碎的日子里有诗意的光芒

母亲的电话

平凡的幸福中饱含生计的苦涩”

合上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集

母亲打来的电话在深夜里响起

加拿大在地球的另一个边界闪烁

铃声激越，我的半边大地开始微微颤动

夜啊，安静又包容的怀抱

只有明亮的残月，挂在东边的山头上

把微弱的光，慷慨地赠给大地

鸡鸣狗吠从地底传来。村庄是安详的湖泊

正在消失

北斗星装扮的天空也归于黯淡。

只有

笔下的火苗在册页里燃烧

撕碎千张纸，随风飘扬的只有灰烬

那一星火花躲在水中

等待又一个春天，终会燃起绿色的火焰

父亲的呻吟声是命里的歌谣

我丢下包袱，愿重回童年的时光陪你远行

夜晚怒涛

我似乎听到大海的叹息，从夜的深处涌来

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澎湃

人流喧嚣如潮，如万马奔腾般滔滔远去

夜如纱，隐藏的美貌在闪闪星光下，渐渐隐现

我怎能安眠，风中弯曲的背影还在呜咽

在我的心田里，荒草疯长

时间撕裂的身躯已经腐烂，夜行人

某 日

如此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太阳照常升起，鲜活的明媚普照大地

寂静仍然，苍茫依旧

汗水浇灌希望的方式属于昨天

还有人性深处的黑洞

行者生命的卑微

昨天是一链纠结难忘的绳结

鸟鸣依然，虽然桃花已经败落

心里的和旋是光

一页沉重的门，正悄悄开启

作者简介：

王学军，回族，宁夏作协会员。

野菊花(外五首)

杨桂香

她像一朵野菊花	像流泻开的堤坝
在尘世里蔓延了半个世纪	原以为一个行囊,抑或一杯黄土
而后,她以悼念的形式离开	能包裹,能掩埋
清晨她祷告过,黄昏也是	夜幕低垂
那些晨钟敲响的时候	一座城池已然沦陷
她早已沐浴更衣	
她是干净的,她的祝祷词也是干	
净的	另一个所想
在新年的第一天,她脱离尘世	
走的时候,除了不舍	有人说:珀斯是世界上最孤独的
什么也不曾带走	城市
沦 陷	我荒废于这座城市 已久
	像一位常客
思念是剥了皮的狐狸	新一年的花开了
躲进再深的森林	我想去威尼斯,想去弗罗里昂咖
风一样带不走裸露的疼痛	啡馆
黑夜,罪恶地延伸	想看卡纳雷托的风景画

想听弗罗里昂·法兰西斯科尼讲
最新的市井小道消息
做一个沉静的女子
坐着藤椅，最好还有秋千
咖啡溢着香气，书页也是
一群鸽子落下，又飞过
边上有我的爱人，我的母亲，我的
孩子
我为他们唱爱的情歌

一封情书写了三年，一份爱情不
仅只有三十年
你的语句
被枝叶婆娑成了月光的碎片
每一片都不同的形状
精致得像女人的长睫毛
每闪动一次都迎来秋波荡漾
“没有谁在枕边等我醒来”
而我却在等你看过来

瓦楞草

你是精致的
像山涧的泉流
不问出口，不问入口
沿途路过什么就是什么
那些砾石有音乐、有光华
而你有流淌，还有温润
我听过你的爱情故事
仅一次 却像千遍
光线是自纱帘缝隙绕过洒在你上
你的发如同打了蜡
目光澄澈 神色清明

退回自己的心灵
喜欢在有阳光的午后
一杯清茶
一本书
岁月很安静
窗外只有鸟鸣和花香
而尘世是喧嚣的，无处躲藏
马可·奥勃留说：“一个人
退到哪里都不如退回自己的心灵
更为宁静。”
而我手捧读了一半就放下的人生

只有那么一丝光亮悬挂在
我
不能触及的地方
心底住着忧伤
走在涨潮的暗夜
灵魂和一些未曾谋面的声音纠缠
暗流肆意涌动
一些气息泛着霉味
一些疼痛泛着血色

作者简介：

杨桂香，女，回族，70后，笔名香茅草，鲁迅文学院第20期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散文、诗歌散见于区内外各类报纸杂志及公众平台等。现供职于宁夏同心县教育系统。

特色小镇(外三首)

马相红

仅仅半年,罗山东麓
被开垦的山地,水地,荒滩上
全都成了绿绿的地,与新耕的地
地头上一株不知名的野草,象征性
阐述了这些地曾有过的寂寞
一块挨着一块,躺在宇宙的怀抱
山脚下的地,浮云一样
与潜意识里凸出的地……握手成
了盟友了。
有人说,地在这里将不复存在了。
因为将来这里是一个考验场(酒厂)
连山风都不愿意来爱抚它们。
而我却没思谋那么多,毕竟许多事
你认不认同,它都存在
你否定或不否定,它都不会消退。

在天下,在高高的天空上,
太阳系在台前幕后都会关照这里。
你择取,可以不种地,
而光都会把生命从土里带出来。

喜 悅

这自脊椎骨喷发出来的种子
这一大片,一大片携带土香的生命
这紫葡萄叶子
胳肢窝里孕育着的孩子
在一行行稚嫩的笋子旁
母毛驴迎风哺乳幼崽的雕塑旁
我们显得多么唐突
冒失有时候不单来袭击于陌生人
有目的,似乎更说明情况

我心房柔软颤动数次,是喜悦
初次怀抱新生儿的感觉:
上空是众生共享的屋顶,风云变
化,风格各异。

地上是万物共享的床铺,跌宕起
伏,生命力盎然。

从黑毛驴养殖场的观望台上,一
波又一波的麦浪,顺风而倒的狗尾巴草
涌进了我们的眼眶

大地啊!这惹人爱恋的翻滚
这自然而然的膜拜……

杂草与野花与特色基地镶嵌的画
面——

令人动容
一帮多少年前的乡下人,和叫不出
名字
植物们
拉进了距离
生出喜悦

神奇鸳鸯湖

这一大一小,平静的两湾水,每天都
轮流抱着天空,太阳,月亮和星星

她们像母亲一样,有着无私奉献的
情怀
长年累月,不图回报,只为欣赏

不知不觉,母性的光辉就
撒满了两湖,让你眼也迷离心也
迷离
每一个光点儿都是萤火,美极了
日出时,日中时,日落时

芦苇,水鸟是多么合理的存在
每一次有美好的事物从我身边流逝

鸳鸯湖都会给我补给,让我感恩,
感恩
内里抱着和这里一模一样的天
在爱中

太阳是热情的,关照了世间的所有
有名字的,无名字的,还有
不需要名字的

天空是永恒的出处和归宿

一直以来星球都是众生的眸子
现在,它们受光
承受爱与被爱

除了爱,这样的定制
我们耸肩卸责

我用爱完成的功课内里通透
结了光的果子,
在爱中成长

作者简介:

凡姝,原名马相红,回族,宁夏韦州人,吴忠市作协会员,同心诗社社员。鲁迅文学院第37期创作班学员。发表诗歌,散文。

想与李白对唱饮(外四首)

吴 玲

居一茅舍望江	当月饮唱,共举一杯
悠悠江水,笑一人痴于月下	诗仙或我
今日备酒	暖 意
与皖南见李白	一盏灯,摆成了生命的样子
白衣长衫自月而来	挂在风的顶端
诗仙醉卧石斜处	那是指尖能触到的地方
手举杯,文飞扬	
曲折一生,不叹不怨	
今居茅舍,赏天地灵气	一缕清风,染成岁月
欢歌倾间响彻江畔	钻进了绣着蝴蝶的锦袋
诗仙李白扬袖吟唱	之后汇成了一种牵挂
李白乘舟将欲下,忽闻岸上踏歌声	
似见今人,又似见古人	放进了
笑饮一杯	月圆天晴的日子里
莫论古今	以 为
越千年之梦	以为自己只是一个生活的看客
只为与诗仙一聚	仰头拂云
莫说是梦,莫说是梦	

天空是永恒的出处和归宿

那深的无边的天空
拥抱了我的所有
赋予了我清明与透亮

走过长路,以为自己只是个过客
那柔情的路一点一点的点亮了我
一直延伸到心的尽头
那般绚丽多彩

无言成了唯一的表达
心,不再有太多的奢求

但愿长久的岁月里
与日同耀
与月同宿

未来的自己

以为只是轻轻在一个空间里
取走了自己
却不知
那是辜负了生活

有一个世界的内容,我们从来没有
预约过
阳光中有雨露
风雨中有晴阳
一路是多彩的也是自由的

心 象

不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表达
太阳直射时的那份温暖
感念着万物的供养
吃、穿、住,还有脚下延伸的那条路

所有的一切
远远超出了我想要的

当太阳升起的那刻

我们真实的哭着、笑着
我们真实的活着
走该走的路,努力了该努力的
一直爱着生活,幸福着

在路的终点我们遇见了另一个自己
之后 道一声早安

作者简介:

吴玲,女,同心人,现供职于同心县文联。

下马关(外四首)

陆小梅

黄沙从大郎顶下来

城更近了

战袍携卷着九百年前的风

她飞身下马

笔直的路伸向

下马关——

从此,再没人记得这座城之前的

名字

路 过

天上的飞云

落入人间,若隐若现

那些黄土

蒙上薄薄的纱巾

风一吹

那些山的褶皱里闪出更多白

长在深山的树

它不诠释孤独

它的枝丫上筑着一窝鸟巢

它们独自承担人后的

风声——

荒草渐渐隐进春风

西山坡上那道火光

已经被更多的灯光淹没

偶尔落下的流星

也没留下划痕

我已习惯了

蓝天偶尔蒙上灰色的纱巾

他说要涅槃，

陈年的荒草聚集在一起
等着破晓
等着羊群路过

要蜕变

天 使

你说 重要的不是治愈
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
你说 看阳光明媚的画面
会接触阳光
你说 内心宽容辽阔的人
才会真心善良
你说 假如爱真的有天意
一定不会辜负散落在人间的天使
你说 一定会有奇迹
因为你还有我
而我相信 努力

她说,诗是逻辑

要符合推理

她说,诗要真实

避免矫情

她一遍一遍,求证

我一遍一遍,体检

我的情人,我的孩子

我的诗

一粒种子

那么多葡萄苗
列队站在风里
站在罗山脚下

大卸八块

他说,诗是孩子
要洗干净,穿整齐
他说,诗是情人
传递温暖和爱

太阳偶尔会缺席

但一颗颗葡萄苗列队

站在风里

站在罗山脚下

像极了我和我的乡亲

高原的五月患有风寒
我们看见那些绿色的生命正孕育
着弱小的果实
弱小的果实里孕育着一整个秋天
的希望
一个生长在高原的人
一个居住在风里的民族

他们拥有一粒种子最初的梦
他们保留一粒种子的鲜活和使命
哪怕风再大

作者简介：

陆小梅，女，回族，笔名苏芯。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鲁院民族班学员。有作品散见于《回乡文学》《同心》等刊物。

在塬上(外四首)

丁永贤

我们说起往事	就像我的味觉
一定会说起云彩	在尝到苦涩之后
覆盖的青山	也会复活
也一定会说起坡上	父亲在他的晚年
吃草的驴子	用药盒堆砌
以及赤脚放牧的孩子	他黑白分明的一生
我们还会说起	村 口
长在沟边的野枸杞	当我写下这样一个名字
以及它的功效：	就无法略过这样一些形容词
生津安神，益精明目	山高 沟深 干旱 贫瘠
后来，我们病入膏肓	这还不够，我也不会忘记
但我们没有食用	灵魂深处的那颗土豆
味 觉	赖以生存的土壤
每一个春天都有	暴晒在赤裸的日光下
蜜蜂复活	——龟裂

离 别

于是 父亲拖家带口
去往百里外的
陌生的荒漠里扎根
一排沙枣树
被遗忘在村口

凌晨三点,一些风
也安静了下来,街角空阔
有影子飘过,时而停顿
时而加速,他们这些
有故事的人呐

痕 迹

争吵还在继续
她把袖口的一团棉花
塞进黑暗的阴影中
以便于阻止飞溅的唾沫

亮着远光灯的车子开过后
我看到他们的面孔上
坚毅的表情里隐藏着不舍
于是,我和他们
一一挥手道别

许多年以后
每当想起那个场景
她的心里都有一座塔倒下

作者简介:

丁永贤,1982年生于宁夏同心,现居红寺堡。

像玻璃杯一样透彻(外三首)

马彩芳

注入一股清泉饮不出一丝浊酒 因为有一股淡淡的醇香从液体中
捻一撮茶叶绽放不出百花的姿态 分离
绽放一朵雏菊溢不出玫瑰的花香 诱使双唇在不断地翼动
添一勺蔗糖溶着甜蜜在里头 呷一口回味无穷

一枚玻璃杯的预言 玻璃杯剔透出了体内的色道、味
道、温度

捻一撮绿茶叶 怎能不让你形影不离?
投几粒红枸杞 就因为这个
倒入一勺白砂糖 免不了被磕碰
注入一股沸腾的清水 是外壳先破碎的那种
玻璃杯里的静物 内胆完好无损
由上而下 间或由内而外 茶水的色香味没有丝毫遗漏
不断地翻腾 但毕竟受损的外壳容易伤及他人
这股激流给杯体注入了激情 我只好将它连同令人神往的茶水
液体由淡而浓 一起埋葬在一处干净的穴里
涌动的姿态没有减退的趋势

粉色的山风

追逐吧,追着粉色的山风
奔跑在杏花雨的时节
撑一枚伞吧,粉色透亮着
溅起涟漪
填补忧伤留下的余白
狂奔吧,在杏花吐蕊的芬芳中
聆听花香
幽居在风中奔放的旋律
待山风烂漫
杏花已自醉

你的爱

披着晨曦的霞光
踩着暮春的晨露
迎着新的朝阳
沿着心的历程
触碰波光的悸动
聆听千鸟的心语
清水河啊
把你的爱已浸满整个河塘

作者简介:

马彩芳,70后,同心作家协会会员,现供
职于教育系统。

如果(外三首)

马鸿儒

走过无数个曾经
时间的拐点
总是停留在某个节点
久久不肯褪去原有的色彩
缄口不谈的事情
总有难言之隐
就像窖藏的陈酿
时间越久
越耐人寻味

切肤的记忆
总是在暗淡的时光中发亮
我终于从秋天的树梢上
理解了如果的含义
——除了假如
还有
如那颗坠落的果子
再也回不到树上

春雪卧龙山

我无数次想起过你

一路铺满了回眸一笑
总想为自己找个完美的理由
可一次次被谎言所击倒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如果一切可以从头再来
如果……
可惜没有如果

我以为我能看透
卧龙山的心事
这么喜庆的日子
大红灯笼足以让人敞开心扉
披着白色斗篷的松树
脸色暗淡 疾行如风
廊桥里有爱情溢出

拱桥上红衣少女刚刚飞过
那几位雕像只顾了吹吹打打
我预感到了一场巨大阴谋
天空张起了灰色的帷幕
抖起大把大把的湿润
我拾起一段柔软的柳枝
把身后的足迹一一藏好
只要不抖动一片落雪
挂在眉稍上的那瓣梅花
定会暴露春天的行踪

飞雪迎春

或许再过些时候
蝴蝶会翻飞在花丛里
谁会在这刺骨的冬天吟唱
北国之春早已来临
秋天的时候就该倒计时
我早已将田野 山头
收拾的干干净净
雨水可以作证 只不过
掌心的火无法将它们变成六边形
山舞银蛇令人迷醉
原驰蜡像最能留住记忆

灯光是橘黄色的
风中 摆曳着丝丝湿润
一如我飞扬的思绪
精灵般的飘来舞去
其实 你所述说的
只不过是一种纯洁的白
与夏天的酷热无关
梅花点点落红,最是晃眼
脚下一片绿
被遮盖的严严实实
北风吹过

煤油灯

我常在煤油灯的梦里夜游
回想起家中那些
月光下的嬉闹 追逐
那猫头鹰,那蝙蝠,还有萤火虫
在山林里,在草垛旁,在麦场上
煤油灯的点点光亮
总是把星星挤得摇摇晃晃
一盏油灯 照亮了整个夜晚
爱听古经的孩子

学着爷爷打盹的样子
妈妈拿着线针挑亮灯花
先在额头划一道皱纹
再从锥子钻过眼的鞋底穿过去

我在线的这头 娘在线的那头
妈妈纳得千层底
如今成了念想

月亮在父亲的烟圈里钻进钻出
一会在树上
一会落在我的作文本里
银河里的星星 被我画成
所有人都吃不完的白面馒头
梦里的月亮
被弟弟啃成了镰刀的模样
一纸光阴 望不透

母亲眼角流淌的月光

那时 父亲的脊背还算挺拔
时而坐在田埂上等雨
时而在干涸的土地里翻来刨去
我总想站得离灯再近一点
土墙上的影子才会疯长
我那越长越老的村庄
只有夜里才会溶入一片星光
提灯打更的人 敲出一声响雷
油灯在闪电里
点亮了村庄

作者简介：

马鸿儒，男，回族。宁夏同心县人。诗歌，散文，短小说等发表于《银川晚报》《黄河文学》等报纸杂志。部分诗歌入选诗词合集。

母亲的手(外四首)

杨宗林

月亮还在树梢上
来回的摇晃着身子
母亲早已丢下
还在梦中的我们

去耕织属于我们的生活
父亲长年累月不在家
里里外外所有的重担
沉甸甸地压在了母亲
一个人的肩膀上
也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
母亲的手耕织着农田
也耕织着家务
母亲啊！母亲啊！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
最慈悲的母亲
您的双手
耕织着十八亩田

也耕织着我们的岁月
高 原

在城里生息的人们
在高原上游玩
气候还有些不适应
高原气候变化无常
风沙随时来袭
龙卷风把你打个趔趄
你就像荡秋千似的
都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在高原上生息的人们
听不惯城里的嘈杂声如汽笛声、
叫卖声
一场大雨
街道到处都是垃圾
废弃物遍地开花

霎时间

随生息在高原上
除交通不便利
经济不流畅以外
一切都是那么新鲜
自得其乐融融
新鲜的空气如一剂良药
又像调节器
能缓解疲劳

孩子们围得水泄不通
都在欢乐的气氛中
校内外彩旗飘飘
欢乐的“六一”
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平时摇摆不定的树木
今天都在祝福孩子的节日
静静地聆听“六一”的心声

舞色童年

为迎接“六一”
老师和孩子们一样兴奋
整个五月鲜花盛开
一直沉浸在热闹的气氛里
歌曲、舞蹈、音乐、小品、相声
都在谱写新的篇章

“六一”这天早晨
孩子们穿着节日的盛装
一早便来到学校里
小鸟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
好像都在祝福孩子们的节日

校门口的摊点
冷清变得热闹

校园里到处人头攒动
孩子们个个喜气洋洋
细微的诗歌
如乡间的民歌
“六一”也是一首诗歌
这首歌曲
传承了多少年
孩子兴奋不已
小鸟和孩子一同
过一个愉快的节日

绽放的花朵

一棵小树
来自遥远的西吉
一路风尘仆仆飘来的
小花

如春天般的少女
婀娜多姿
我踏着春天的脊梁
也要走完四月的最后一天

你轻轻地来了
又轻轻地走了
留下许多
令人深思的问题

画 面

原来小花
也是一位诗人
沿着足迹
趟过江河湖海
书画诗词歌赋
样样精通
弯弯的臂膀
能屈能伸
需要光合作用的辐射

走进阅海公园
一副波澜壮阔的画面
缓缓地铺平在眼前
图书室、水上公园
赛马场、旱冰场、公务员
餐厅、商店、旅馆、游客、商人、盗
匪、农民、警察
都在同一平面上
一个拄着拐棍的老人
朝大树的方向走去

小花一颦一笑
能歌善舞
出乎我的意料
感谢文字让我们相遇
感谢人生的大舞台
在人生的道路上
小花如一片
浮云

作者简介：

杨宗林，笔名雨中印记，回族。鲁迅文学院第三十期少数民族培训班学员。吴忠市作家协会会员，同心诗刊社成员，青铜峡市文学协会理事。作品发表于《宁夏日报》《宁夏文艺家报》《同心》《回乡文学》《六盘山》《古峡文学》《大西北诗人》《西南当代作家》等报刊。

无题八首

余生成

(一)

你用一片云彩遮住了我的眼睛
我看不见风从哪里来
冬天已是如此寒冷
我在荒原上迷惘

尽管逆流吞噬了生命
你想挣扎
但你只是一个雨点
是千年的河道
注定了你的宿命

(二)

你的洁白欺骗了我
当我拥抱你的时候
才知道什么是寒冷
而你从天际飘落无边无际
我想逃离已无退路

别虚伪了
你只是闪电的帮凶
你响彻寰宇后
没有滴下一个雨丝
你让小孩子捂上耳朵
却最终成为一个游戏的开始
在嘻嘻中结束

(三)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尽管黄河淹没了家园

(五)

别在天上悠闲了

我知道你是一些尘埃的混合体
从大地汲取水分
借着太阳的光芒
卖弄一袭白色
别再招摇了
与风达不成密谋
你什么都不是

你怕你的泪水
滴进金制的酒杯
进了谎言者的嘴唇
你累了
几千年一幕长剧
最终只是一堆灰烬

(八)

(六)

你比雪更阴险
于无声处遍布人间
最后一丝绿色
已生机殆尽
你如愿了又能怎样
你终是挡不住
春天的脚步

我终要和你作别了
尽管你对我有情
你说了你的无奈
你自三界沉沦
最后一丝温柔
在你的白骨里消尽
我不再看你的长发
我怕那是另一个深渊
我终要在这有情世界消失

(七)

我知道你为何选择了沉默
你已不再感动
你怕你的多情
变成另一个笑话
你也不再流泪

而你也是
只不过在六道轮回里

我注定是一个人
而你不会是

作者简介：

余生成，回族，先后供职于同心教育系统。

院子里的桃花开了(外四首)

马 超

三月的风	唯有蜂儿在安慰
缠绵得让我忧伤	爱我的人儿走了
我知道	桃花凋落了一地
这个时候再也打不起精神	又一个桃花的季节
仰望天空	寒冷退却
再也没有麻雀对我柔情细语	早春的时节
空荡荡的院落	在冰雪的缝隙里
将我的心封在尘埃中	纷纷生长
推开门窗	冬去春来
春光涌入	我一直在守望着一个梦
我仿佛是囚禁在房间的人	试图在梦中找到你
院子里的桃花开了	可是冰封了一个世纪的世界
我一直在守望	始终没有被融化
爱我的人儿	你匆匆的身影
你走了咋这么久	在天堂的花园里悠然自得
沾满忧伤露珠的花瓣	我孤独的眼泪

滋润着小院里的记忆
又一个桃花的季节
我却没看到盛开的桃花

那一天下雨的中午

雨越下越大,小一些
又大一些
我守望在即将拆迁的院子里
伴着你遗留下的体香
我试探着
努力去抚平心中的失落
可满屋子也找不到
慰藉我的词章

天空和大地
似乎没有了生息
整个世界都阴沉沉的
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和天空一样
的阴霾
你知道
再大的雨,也有停滞的时候
你和我的别离
竟成了不能到站的火车

窗外的雨,不停的下着
紧瑟的秋风告诉我
悲伤总是和孤独
一起缠绵

孤单的呱呱鸡

早晨起来
情绪很低落
窗外院子里
突然飞进一只呱呱鸡
看见它时,我眼里顿时充满了光亮
它的出现,淡化了我心中的痛
我看见了它的孤单

它不停的呱呱叫唤
在院子里寻找着什么
我知道
它和我一样孤单
我多么希望
它是爱人的化身
冷清的院子里让它失望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眼睛变得湿润起来了

在我的院子里

早晨的阳光

覆盖着平静

呱呱鸡飞走了

我的心空荡荡的

淡化的思念

我把一颗思念的种子

埋进久违了的土壤

干涸伴随着心碎

竟忘却了思念的滋味

用力咀嚼这难咽的心碎

只把笑颜展露到最美

我知道

从此后啊

两颗心儿不能再成为一个

只为原本就是两个地极

许多的话语藏在心的角落里

就那么藏起来吧

一个人能承担的苦

何必要两个人来分

何况，那苦涩本就是自己亲手酿

造的

招手呼唤风儿

请你把我的梦高高的升起

再重重的摔落于地

碎掉了的

永不再收拾起

当一切尘埃落地

心儿也会放逐自己

天涯海角

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栖息地

静静地

静静地

枯寂了回忆

那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田啊

从此播种的

只有孤寂

惟愿

在静谧中

轻轻地离去

作者简介：

马超，回族，1968年生于宁夏同心，现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宁夏美术家协会会员，宁夏书法家协会会员，同心县书法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飞天》《金融文学》《朔方》《宁夏文艺家》《中国城乡金融报》《吴忠日报》等。

我的小山村(外二首)

田淑兰

我老了	我的少年和暮年
必将回到我的小村庄	总在梦里的故乡相遇
盖一所房子	我的小村庄
养一头牛和几只鸡	我必将回去
还要挑水	和你依偎
种菜	我就在母亲的怀里
我少年时	在雨中
也生活在我的小山村	雨随风溅起白色水花
门口的大榆树和碾台	你踩一脚水花溅我
和步履蹒跚的挑着大桶的水的我	我踩一脚水花溅你
还有等着喝水的牛	街上行人纷纷扰扰
和一群觅食的鸡	我们却只有彼此
中间的这段时光	和溅着的水花
我离开了我的村庄	和恋人间眉眼的快乐
从此	
村子住在我的梦里	

一场雨的声音

是有颜色的：绿、白、红、粉

都是水幕中的影子

在雨中

一个人

目光长不过街道

长长的雨线

拉下来，密集着

像是想家的水

回到人间

写诗的心情

我果真能写诗吗

这精致的

纯粹的

豪放着的

哀婉着的

植入灵魂的文字

我果真敢写诗吗

这思想与词汇完美的结合的

灵感与艺术的产儿

这海洋中涌动着

闪烁着的光的浪花

这顽皮的行走在想象

空间里的孩童啊

我动笔了

孱弱的文字

无法表达腾涌的心潮

守旧的思想

关不住诗意的远方

让这钝笔记下

这矛盾的憧憬的忐忑的喜悦吧

我深爱着的

我深沉爱着的写诗的孩子般羞涩

的心

作者简介：

田淑兰，女，回，吴忠市作家协会会员，
现供职于同心县实验小学。

牧心的诗

牧 心

(一)

七月的天空
掉下的是乌云
我头顶上这片天,在七月更高
更亮,更蓝,更像一棵大树
树皮上刻满雷雨闪电
我倚着它
自己的声音不再沙哑
双脚,比树根更紧地站在大地
风,一缕缕穿越我的眼睛
一些比黄土更柔软更湿润的事物
站在我胸前
天在七月给我一种启示
高处,确实寒
但更多的是希望与崇高

(二)

静静地小城
在这里,除了怀念
还是怀念
盛夏的零晨
风一次又一次掀起门帘
母亲,开始虔诚的祈祷
星宿,夜的眼睛
曾否迷失过方向
月亮慢慢隐下去
东方将要露出的肚皮
这将开始新的一天
那些不经意的事和人
在时间里越来越清晰
做个懂事的孩子
做个装傻的孩子
做个安静的孩子

这样够不够好
小城，静静地
只有风掀起门帘时
拍打门面的声音

(三)

小城七月
我和雨同时跌进小城
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巷子深处有我望不见的背影
雨中更加模糊
我只能凭回忆
一点一点连成片
一点一点剪断
这次，我选择了另一条巷子
请原谅我的选择吧
遗忘和回忆
同样让人疼痛

(四)

我有一座秘密花园
如果
交出月亮、交出星星

交出整个夜晚
那么
请留下最后的一片云朵
盖过盛夏的天空
秘密花园，有爱在延续
破茧成蝶

蝶在花丛中
你可曾盛开过
悄悄说话、悄悄绽放
萤火虫燃烧的篝火
只适合这样的夜晚
你微醉的脸庞
低垂在半露的
奶酥的花瓣里
看你的人
在远方
在深处，在更深处
花朵紧挨着花朵
你要说的花朵
躲在爱人怀里
悄悄说话、悄悄爱恋

作者简介：

牧心，原名马学英，1979年出生，女，回族，宁夏同心县人，现居银川。

乡村散章(古体组诗)

马彦仓

夜雨晓晴

屋外熟音响，阵阵雨歌唱。
醒来庭鸟啼，碧窗进阳光。

风风火火盖新房。

指望他日院谁嚷，
亲戚路家来还账。

陈石塘

游子吟

志在出远门，立足创业红。
四海传乡音，咱是同心人。

油坊牛羊肥土地，
到处跟集做生意。
紫宅林立人气旺，
大鸟腾飞十万里。

山上草

寒山枯离根，又是西北风。
跌撞磕碰去，心在故乡中。

风电一阙

讽嚷院者

贷款借债赊欠忙，

白塔如云翅膀转，
座座山头风发电。
尤其西南连成片，
疑是竹林飞九天。

山路所见

自古山野多生草，
近年改良种柠条。
日月风雨数十载，
走进林海静悄悄。

鲁院二题

(一)
故人乡音吴忠留，
凤城坐机抵京都。
鲁院明月一回圆，
哪怕足迹落满楼。

(二)

万里心声夜网入，

醉聊前日辞皇都。

鲁院转眼一月习，
满载文艺下广武。

笔耕者

写作不同抡大锤，
才人八九容憔悴。
耳闻目睹过笔端，
苦耕十年觉少睡。

作者简介：

马彦仓，男，回族，同心县人，农民，有作品发表于《吴忠日报》《同心》等报刊，系吴忠市文学协会会员，同心文学协会会员。

“在我们的来处和去处之间”

——《同心》诗歌专号述评

苏 涛

诗人昌耀曾说，“我觉得我们生命的整个过程已经贯穿在跟命运作斗争这样一个自始至终的过程”。对于昌耀来说，写诗即意味着跟命运作斗争。而观察今日的中国社会，在这个追求效率和崇尚速度的时代语境中，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似乎正不断地走向边缘；而在这日渐边缘的境况中，诗歌自身的命运似乎是最复杂难测和颇受冲击的。比起其他文类，诗更富于精神性和真理性，而诗人本质上则是一个时代最可贵的诤友和疏离者，因而反思也就随之产生，如此堪称“神迹”的文字为什么显得模糊和朦胧，是现代化带来的读图时代使人们更愿意去碎片

化的与物质合谋，从而去消费、去狂欢？还是我们天性中本就充满了惰性，不愿意去感受内心，更不愿去真诚坦然的面对灵魂？我想，无论社会文化经历怎样的转型和交集碰撞，诗与诗人都应该保有自己的立场，从这个角度而言，本期《同心》诗歌专号恰似一个同心圆，从全国、宁夏、同心三个不同的场域回归“同心”，在一首首诗作的背后，跳动着的是一颗颗诚挚的心。

草木葱茏，海水幽静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诗歌是“澄明之境”，他引用诗人荷尔德林的

诗句将人类理想的生存状态看作是“诗意地栖居”，可现实似乎总是充满了更大的隐秘。黄怒波和翩然落梅似乎就是游走于这样一条分割线上，直面一望无际的现实主义，从而逼视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诗人笔下虽展现的是世俗生活中普通人的现实人生，却给人提供了一种更为开阔和深邃的话语空间。“马玉成细着嗓子哼唱兰花花/我想哭又想跳进河水里边。”（黄怒波《兰花花》）“再后来/他的坟墓渐渐长满了枯草/后来/他的清明再没有上供/后来/我用红漆重描了他的墓碑。”（黄怒波《金虹》）“那个男孩还在挖洞/他说他来自时光深处/他眼珠黑得象地底下的煤。”（翩然落梅《洞中男孩》）这样的诗句就像是一道瀑布中的水流，静静的流淌，到了悬崖边便一泄而下，释放出无限的能量。通过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生命的哲思，以及诗人所特有的敏锐感知，从而将文字与情绪融合为一；此外，通过对个人情感的节制表达，化为对现实细致入微的书写和对生命细腻独特的感受，充满了一种理性的智慧，

正如鲁迅先生在《两地书》中提到的，“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同样的表达还有诗人熊焱，他将笔触伸向母亲与土地，将一腔热血诉诸于清幽的语言和浑圆的意象之中。而张作梗的诗歌则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探索，“浮力的脾性”、“削苹果”、“大理石客厅里的罂粟”，奇异的想象之中隐含着诗人日常生活中不断的思索，从而以另一种角度把握世俗人生之味。“我很看重趣味，以为这是美也是善，而没趣味乃是一件大坏事。”这虽然是周作人针对散文的态度，但借来品评诗歌，也是极合适不过的。陇南诗人夏沫、藏族诗人刚杰·索木东、爱新觉罗·德龙的诗中亦体现出日常生活中矛盾的张力，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描摹生活的同时似乎更多了一层地域色彩，在“特殊”的土地上发声，但透着洗练从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审美品质和别样韵味，这是来自“土地与歌”的情感和温度。“遍地草色/掩不住那场终年的积雪/就算夕阳咬住山脊/飞鸟眷顾巢穴。”（夏沫

《八月，格桑花一样盛开》)“陌生的人啊！安宁东路的良夜/给你一支兰州。给你一杯黄河。”(刚杰·索木东《一个夜晚》)诗作传递出中国边地区域不同民族间对精神价值追求的相似性，更为可贵之处在于其中所具有的世界意识和边缘视野，而这恰恰是当代中国主流诗坛所应重视和珍视的。

顾城要用黑色的眼睛来寻找黑夜中的光明，而商震寻找到的却是“一个清白的我”和“一个黑色的我”，清白对应善良，黑色则对应野兽的贪心。诗人在黑暗的夜里近乎冷酷地拷问自己，如何对付“黑夜”？在这一场角力之中，诗人所追问到的是彻骨的绝望和浓稠的黑暗，心底的黑暗“比夜还黑”，最终只得在黑夜的废墟中消亡。这正如商震自己所言，“我写的文章大多是废话，只有爱和恨二字是真的”，《半张脸》中所流露出来的爱憎分明让人读之一惊，那是诗人对一半是黑一半是白的面孔的轻蔑与反抗。同样的表达还有诗人刘年。和商震一样，刘年的着眼之处也在浓郁的化不开的黑暗，正

如诗句“与世俗对峙，与金钱和权力对峙，与虚荣和堕落对峙，甚至要与亲人和朋友对峙”所透射出的爱恨之分。刘年自称行吟者，有着一种如王小波“浪漫骑士”情结，却多了一丝悲悯的伤感。在诗歌《英雄》之中，“屎壳郎”“秦大娘”和“西西弗斯”一同出现，世俗中的小人物和神话中的英雄形象都有着一股执念，体现出一种原始的野性和彻耳的悲鸣。相比之下，聂权追求的是诗法自然的本质和纯真的人性，“人世繁华，三只羊/从自己的骨架上倒挂下来/那是无关之种。”(聂权《回民街》)霍俊明行进的方向则是寻找隐匿的黑夜之中的“一盏灯和熠熠的眼睛”。正如唐小米的诗句“给白日梦患者一身夜行衣”所揭示的，诗人在对现实的感悟中体味着清澈的诗意。张牧宇、马文秀的诗作则更多地回到生活本身，有青春色调“此时我失去语言，翻看到这些旧时光/一路漫烂而来，多么忧伤。”(张牧宇《恍惚》)，也有残酷物语“生活抽出的血肉间/我看不到边缘徘徊的局人。”(马文秀《坐在黑夜里的人》)

相比于商震在黑夜中冷冽地角力，周所则同是从山水之间捕捉细微的情感，从而发掘自然纯灵的诗意图。“我的肩头已落满隔夜的白霜/它不是落英，一样不是花朵/是风尘一样的风尘落下来/像余音，像这片林子一样安静。”(《山楂林 山楂林》)这是一个自然的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正如郁达夫笔下的清灵世界：“如无却有，似薄还浓，一半透明，一半沾湿的湖雾湖烟”。灯灯用纯粹的诗情“和世界沟通、和万物对话”，“湖水幽深。/树林细密。/水鸟带着一天的记忆，来到这里。”(灯灯《命名》)慕白的诗则柔情似水，超脱潇洒。莫卧儿如一朵“暗夜中的苹果花”，不断追问着生命的本质，“黑雾在河里翻腾/鱼群都赶往天空。”(莫卧儿《毒》)高鹏程淡淡的乡情总是贯穿于意向之中，读其诗句往往多了一份怅然，“我喜欢一粒孤星和一盏渔火的对视/喜欢它们中间那些虚无的波浪。”(高鹏程《我喜欢》)夭夭和唐果关注现实与心灵的矛盾，而包苞的诗在婉转清丽的语言之下则暗藏着一层美丽的哀愁，

“即使没有了眼泪/月牙泉，也是一只慈悲的眼睛。”(包苞《鸣沙山：那些尖叫的沙子》)三米深的诗多了一分从容批判的冷静，齐宗弟则更多北方诗人粗粝之下的柔情，沈文的诗颇有古风。翩然落梅的诗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抒情，“在昨夜，我隐隐听到/一千匹白马的嘶鸣/而一千匹白马有一千种孤独。”(翩然落梅《秋声》)诸位诗人均有如舒婷“清新的艺术之风”，在自然之中发掘哲理，进而将个人的经验自然而然地融入其中；某种对自我的暗涌般的表达在诗意的推敲之中，隐含了一种淡淡的余香，从而达到一种新的美学追求。诗人笔下的生灵万物是拟人化了的自然，处处流露出生机的昂然勃发，契合了古典诗歌情景交融，诗画交融的审美品格。这里拟人化了的自然不单单是自然景与情的直观复现，更不是一味地放逐抒情，而是在哲思的基础之上将感性上升为理性，对生命的沉思浇筑于意象之中，让思想包裹于自然天地之中。如杭约赫的诗《启示》所言，“涉过水，爬过山，抛弃

了心爱的镜子，开始向自己的世界外去寻找世界。”用诗人吕达的话说，“我认为生活和写作是无法割裂的。口，手，心，是一体的。”吕达的诗似乎多了一种细致与飘逸，含蓄细腻，行云流水，“草原上没有我爱的人，草原也只能用来牧羊/神山下没有我爱的人，神山转也转不完/圣湖边没有我爱的人，圣湖也显得太过宽广/拉萨没有我爱的人，拉萨也只是一座空城。”（吕达《情歌》）

词语的银器正被轻轻擦亮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诗歌创作在宁夏文学整体格局中的地位正逐渐凸显出来，并展现出潜在的能量。关注今日的宁夏诗坛，其在创作阵地的建设、诗人队伍的聚集、诗歌主题的探索等方面展现出来的新气象和新方向让我们对宁夏诗歌的言说有了更多的自信。宁夏诗人以饱满的热情和直指灵魂的表达方式，以朴素的生命情怀和民间立场坚持着诗歌创作。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不懈追求，才使得我们对

宁夏诗歌的评述有迹可循。

好的诗歌应该展示出对生命、对自然应有的敬畏感，这是优秀诗人应具有的创作姿态，而这恰是宁夏诗人的表现主题之一。诗人杨森君的作品即擅长通过对大地万物的描写而引发其自身对宇宙深层问题的所思所感，在《雪中》透过雪景的描写从而对宇宙万物的“虚空”进行了阐释，“万物看似一片死寂/但我知道/服从于虚空的事物与生灵从不挑选命运/一切看似静悄悄的事物/都在接受一种大于我想象的布局。”他的诗歌总能从一个看似“很低”的起点，跳跃到极为深层的境界之中。与杨森君有着某种相似思索的还有苏小桃、查文瑾与瓦楞草。苏小桃的组诗《绿色把绿色献给了草原》中通过对草原的诗意化描写，展现出自我对于“虚无”的理解，“把老去的经络软化在皈依的路上/一场空前的虚无淹没了我/在归回的路上/该有多少重生的灵魂啊”，这样的思索闪烁着宗教般的圣洁感。查文瑾的《落红》有着不同于龚自珍的解读，“落红/当然不是无情物/

它只是/风的产物”从诗中可以看出她对于诗歌的定义，在凝练的语言中追求更高层面的升华，去自然之美，还自然以魅。瓦楞草的诗歌则有突破地域限制的趋向，“她害怕/恐惧来自莫虚有的空想/痴狂的意识流为无意识的到场”，她的诗歌语言别有味道，对芦苇、草等描写有种蒙太奇的梦境效果。

有意味的是，在杨梓、高鹏程、雪舟、常越、马杰、邱新荣等诗人的诗歌中均能看到其在自然景观的描摹中所折射出的人生态度。无论诗歌的形态发生怎样的变化，诗歌的边界拓展到怎样的维度，对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将会是其不变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所要真正探索的则是永恒的哲学问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润于自然之中的诗人在山河中感受着生命个体的卑微与渺小，在细微的世界中体察草木时光。从组诗《巨峰观日》中，可见诗人窥见人间大美的澄澈真心。在诗人杨梓眼中，个人是渺沧海之一粟，是海滩上的一粒粗砂而已，而自然中的旭日则是光芒万丈的，在这大与小的

对照之中，对自我身份的定位终得以确认。诗人雪舟则如同那一棵“悬崖边的树”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诗人将哲理式的思辨融于对自然的细致的观察之中，由感性经验上升为理性思索，字里行间让我们感受了更为开阔的境界。在组诗《风吹高地》中，诗人木耳将黄昏林畔年年归来的候鸟自比，塑造出一个流连于已经没有庄稼地的游子形象，表达出对故土深沉的爱恋。常越的组诗《星海湖畔》中，“风啊/请把落叶带走/把它们带到该去的地方/让我抵达星海湖的芦苇荡/找寻那朵丢失的小花”丢失的小花成为诗人笔下的一个追求美的朦胧意象。来自西吉的诗人马杰在《兰州行记》中，用文字来触摸着兰州这座城市的记忆痕迹，在绵长岁月中找寻一个不知目的的旅途归人。“他多像一个赎罪的人/蹲在炕沿上/对着另一个自己不停述说：远方好远，我迷失在回家的路上。”而在邱新荣的组诗《2018 纪实》中，诗人则通过对田野、草原、春天的

花朵等描写传达出他内心对美的炙热情感,犹如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中写到的“那些感受大地之美的人,能从中获得生命的力量,直至一生。”在马雪梅、李向菊、马生智、孙燕的诗作中则闪烁着对于生灵万物的敬畏之心。如马雪梅在诗作中就将个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联系在一起,从世俗的“小我”上升到世间的“大我”,表现出对天地万物的大爱。因为诗歌的内涵,即在于它是人类精神生命最直接的呈现形式。

生活无处不蕴藏着诗意,拥有能够思谋美的眼睛,仿佛就能够在一亩田地里环视整个世界。阅读宁夏诗歌可以真切的感受到来自小城市里的安稳的诗意。“我和你围着暖炉/喝着小酒/吃几粒花生米/我们的幸福比金圣叹强/怎么过日子也不到头”。阿尔的诗歌《黑胶时代》中各帧画面的整齐排列,集合了他诗歌的美学特点和人生况味,他的诗歌中没有对于喧嚣的讽刺,而是竭力抓住城市中普通人的甜蜜瞬间来进行书写,多了几分惬意的

味道。诗人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即使是对循规蹈矩的庸常生活,也能找到诗意地栖息方式。林一木的诗歌即是如此,她的诗作节奏、韵律以及主题的选取都很别致新颖,“你就去写诗/在诗里,好好地爱自己/深深地爱万物。不去写诗/你就去生个孩子,好好地爱他/深深地爱这个世界。”(《好好地爱这个世界》)在悲怆的交响乐中,林一木选择了聆听喜悦的歌声,去欣赏长满鲜花的小径,她敏感的触角总是能探测到生活的爱意。在诗人马晓雁的诗歌中,同样能看到她积极从容的生活态度,在忙碌之中享受着短暂闲暇,一些细碎的美好都是她感恩的额外赏赐,“在午睡中忘记自己/像一句诗失去出处/然后醒来/消磨时光/不觉得是最后”(《一日闲暇》)所谓诗意或许就是一种人生态度。王强在组诗《茶馆旧事》中给两只“坐在一起”的凳子赋予了诗意,进而思索着它们在一起的岁岁年年中等待着什么,读罢别有一番意味。杨贵峰在组诗《摇晃的天幕》里将一场春雪的到来写出了人生的戏剧

意味，“夜里，一场春雪背叛了季节，赢得了四月的芳心”。此外，西野的组诗《节气歌》中将各个节气赋予生命的律动，王金林的组诗《那时的远山依然伴着落日》将片段的景物关联进岁月的余温。生活的尖锐和困境并没有遮蔽它本有的晴朗，而正是诗人用他们的文字铺展开了那些被折叠起来的诗意。

诗歌自然离不开语言。诗性与语言是同步的，是思想到形式的一种“演绎”，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语言体系，更多一种陌生化与疏离感。单永珍的组诗《零件与沉思》即荡漾着随处可见的“语言的狂欢”，他的诗歌所书写的，就是他的性格和才情，在观察人生的角度和风格提炼上，都彰显着独一无二的智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出来打扫屋子/再擦拭一下自己的墓碑/上面写着我从前的两句话‘活不为人，死不为神’”。（《日记：后来》）王怀凌的组诗《第七个春日或21床》将一次春日的生病经历凝结成诗章，不经意间折射出诗人洞察人世的精微。由生病到痊愈的过程，透过整个身

体和心灵的变化得出“人生就是不断被治愈的过程”的结论，诗中蕴含着隐晦曲折的意味，打破了常规的思想模式，体现了诗人的人生哲学。艾青曾说，“诗是由人对外界所引起的感觉，注入了思想情感，而凝结为形象，终于被表现出来的一种‘完成’的艺术”。导夫的“列车沉入黑色的等待/无法冲破没有墙垣的边城”、刘岳的“我们用掏空的眼眶里来回跑动的一只黑蚂蚁/想象系住的铁桶在如何晃动”、张富宝的“某个瞬间，我像是读懂了光的暗语，看它穿透我单薄的肉身”等几首诗作将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焊接在一起，简化甚至是省略了日常性，而在诗歌的美学意境中将文本自身的篇幅拉长，从而抵达“感受到实现”这一文学化的质变。他们的文字正印证了那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作为独立的创作个体，他们的诗歌并没有讨好和臣服于大众审美的趋向，而是树立着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和书写系统，有着无法压抑的独特个性。

天空是永恒的出处和归宿

诗人马占祥曾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半个城》，一座地理空间中的偏僻县城在马占祥的笔下有了骨骼、肌肉和表情，那些宁静温婉的语言是诗人的生活态度，似舒缓写意的长镜头展示了一种最真实的生活的剖面。我至今依然记得第一次观看贾樟柯《小武》时的感受，被电了一般的触动了神经，发现他对故乡的那种凝视感我仿佛在马骥文的《喊叫水诗篇》中也曾感受过。如果你试着骑一辆摩托车或自行车穿行于此，在走走停停中便会感受到这座县城的尘土和烟火味，与此同时那些精神世界里的隐秘也浸润其中。然而历史的通道未必是开阔的，这样一个文化地理上朴素的轮廓和描述，倘若没有文学参与其中，想必是一片残冬般的荒芜。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是，同心文学正日益成为宁夏文学中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但评论界至今对同心文学的接受还比较有隔膜，对于同心所提供的丰富当代宁夏

文学多样性方面的启示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同心文学中尤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诗歌创作，同心诗歌汇聚了包括 50 后、60 后、70 后、80 后、90 后等一众作家构成的年龄分布均衡的创作梯队，这些诗人正用他们的创作实绩向主流诗歌界发出自己独特而响亮的声音。此次专栏中对于同心这一诗歌地理以及同心诗人这一诗歌群落的集中展示，除可呈现同心诗歌的基本样貌外，也多了一份为历史“存档”的意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民族的、传统的；现代的、先锋的；神性的、世俗的；封闭的、开阔的等诸多景观，它们共同构成了同心诗歌的基本格局，同时也是同心诗歌的魅力所在。

观察同心诗坛，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年轻一代的诗人正以不俗的创作亮相于主流诗坛，他们不但壮大了同心诗人的创作群体，更为同心诗歌带来了新的言说方式和美学理念。生于 1990 年的马骥文即是其中的代表。马骥文的诗作近年来颇受关注，所获各类诗歌奖项即是对他的诗歌创作的一

种肯定。尤为可贵的是,他在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还对诗歌理论颇有研究。在马骥文的诗歌中,我们隐隐感受到新一代回族青年正以他们感受世界的方式诉说着对传统与现代的独特感悟,特别是其中的哲学体验赋予了其诗歌更宽广的精神向度。在《叙利亚之死》中,诗人的道义情怀和深层反思在诗句“一个民族是他自己的拯救者/也是行刑人/当又一轮新月升起/那庆祝的难道/不再是篝火前闪动的身影?而是虚无?”中得到了升华。

几乎可以作为一个文学现象来进行言说的是,在同心青年诗人群体中对神性话语的探索,这在马泽平、凡殊、王学军等诗人的诗歌中都有体现。在地域文化与少数民族身份的双重影响下,原生态的炙热情感更为直接的与自然、生命进行交流,这也成为他们每个人拥有的诗歌灵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敏感的捕捉到某种“神秘”体验,从而抒发对生命的深层感触。马泽平的诗歌带有自己鲜明的个人印记,一种炸裂般的焦灼沉潜在他早期的诗

作中。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当下的创作似乎正经历着一个“过渡期”,他的诗歌中有人文关怀的温情与美丽伤感的意蕴,而鲜有过于整饬堂皇的修辞,但其毫无掩饰的质朴与动人之处却足以介入生活的深度。正如诗人在《我知道生活远不止如此》写道的那样,“所以我宁愿客西马尼花园/伏地痛哭的人是我/所以我宁愿/违背诸神旨意/推巨石上陡山的人是我。”凡殊的身份较为特殊,她是一位女教师。这不仅意味着拥有知识,更多意味着对于本民族记忆的保存与传承。可凡殊偏偏“执拗”的执着于诗歌创作,她的诗颇有灵气,时常闪烁着轻盈的哲思,如《在爱中》就有这样的诗句:“我用爱完成的功课内里通透/结了光的果子/在爱中成长/除了爱,这样的定制/我们耸肩卸责”。另一位身份独特者则是“牧羊诗人”王学军,他可谓是民间写作的代表。他在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面临着较大的物质压力,但尤为可贵的是,在他的诗作中我们并未发现某种想象中的贫困书写,或是对生活的控诉和不满足;相

反，他的诗作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份对生命来自内心深处的热爱，在《阅读与生活》中他写道：把快乐的小女儿搂在怀里她若有所思的对我说“爸爸，我最爱吃草莓也爱玩过家家/更喜欢的是，听爷爷讲/你小时候去放羊，在雪中迷路的故事”，如此单纯明亮的诗句让人动容。和80、90后青年诗人的诗歌状态形成某种“错位”的是，50后诗人民冰的诗歌则我们看到了同心诗歌的另外一种存在方式，他的诗歌在娓娓讲述中似一副没有装点的风俗画，穿透了岁月的瞳孔和迷雾，透着谦逊而诚实的情思，这也是他的诗歌特色所在。在《也说密码》中，诗人回忆着外祖母的教诲，“人间事委/尽在看破/不可说破了”，但“我没能做到 因为，我常心口不一”，这样的坦诚恐怕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后才可以做到。有意味的是，在80后诗人张伟的诗作中，我们也看到了对大道至简的追求。张伟的语言精致、讲究，将一首首短诗打磨的十分耐读，内里有着自己的节奏，似鼓点轻轻敲打着节拍，如“废弃的时间

滴下/今日黄历/动土/移徙/入宅/破土/安葬”这样的诗句颇为别致。

不能忽视的是，女性诗人的创作声音在当下宁夏诗坛愈来愈显示出自身的特殊分量和价值所在，而同心女诗人的创作则更为突出。女性诗人以其特有的对生活的体会，表达着女性内心深处的独特感悟。周瑞霞、马存梅、锁桂英、杨桂香、吴玲、陆小梅、马彩芳、田淑兰等人都表现出了不俗的创作潜力。周瑞霞的诗歌有着使尘世遁入光芒的色彩，她的语言散发着雕琢的美感，蕴含着深刻的生命思索，如“在我还没来得及动身前/一场寒流抢先一步/可见暴力更热衷于美/热衷于践踏和摧毁一切美好的事物”。马存梅的诗精致、细腻，如对春天的描摹颇有意思，“不同的口形/不同的音色/发着同一个音/春天/春天/春天”，带有浓浓爱的私语，暖色调的语气温暖着被冷却的灵魂，富于一种韵律美。相比马存梅的暖色调，杨桂香的诗中则露出冷色调的气息，她的诗歌有着独特的洁净端庄，同时还有着一抹触摸不到光亮

的淡淡哀伤,如“而尘世是喧嚣的,无处躲藏……而我手捧读了一半就放下的人生”。锁桂英与吴玲的诗歌中都有着一种大气、厚重的质感,如“只能从你额前摘走风/和众山之间的辽阔”(锁桂英《再回故乡》)、“但愿长久的岁月里/与日同耀/与月同宿”(吴玲《心象》)。陆小梅的诗歌则似在风中播撒的种子,让我们不由感叹一颗种子蓄积的巨大能量。马彩芳的诗句“我只好将它连同令人神往的茶水一对于起埋葬在一处处干净的穴里”通过对玻璃杯及里面的茶叶的动态变化进行诗意描写,可见其观察细节的敏锐,诗中关于玻璃杯碎后的描写也能看出她富有仪式感的表达方式。

诗歌可以离我们很遥远,它是高山仰止的李白、杜甫、博尔赫斯、塞尔努达;诗歌又离我们很近,它可以是寇艺儒笔下的阿拉善王府,可以是马晓麟、丁永贤琐碎平常的日子,也可以是马鸿儒、杨宗林摄取的对于过往人事的种种怀念。一束阳光、一滴露珠、一缕炊烟都是诗,这几位诗人日益走向

沉静、自省,他们对语言的打磨过滤掉了修辞,从而直达灵魂。但诗人必须具备写作的诚意,马占祥的组诗即流露出诗人对生命的清澈感悟,人性的柔和与平淡的生活在马占祥的笔下有了某种哲学的思辨色彩。如在《风中》他这样写道,“有些细节描画的不够彻底:羊只在墙角吃下槐树的叶子/它们嚼碎绿/喂养了白/更绿的玉米在庭院外/一排排整齐的直立着/风吹叶响像人间的号角”。对于生存与生命自身的体验与追问,以及从日常平静的琐碎中去发现诗意是马占祥诗歌的独特价值所在,因为他那里思考的终极意义是重新覆盖到生活中去。

现代化无疑是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空间概念,而城市则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某种意义上而言,所谓现代化就是城市化。在一个个小县城蜕变为城市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卷入边地与内地、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精神与物质这些二元对立的话语体系中,随之而来的则是远离乡土

中国本有的诗意图。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中,摆在我面前的《同心》杂志就不单单只是一份地方性的文学刊物,而是一种对待文化的态度和选择。我一向认为,弥合速度和科技所带来的空间差和时间差,并填补由此带来的心理错位,文学是现行的唯一解药。从这个角度而言,《同心》杂志的坚守

和坚持便拥有了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她的每一份努力和尝试都值得关注和钦佩。

作者简介:

苏涛,回族,1985年生于同心韦州,文学博士,现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